



曼殊全集

5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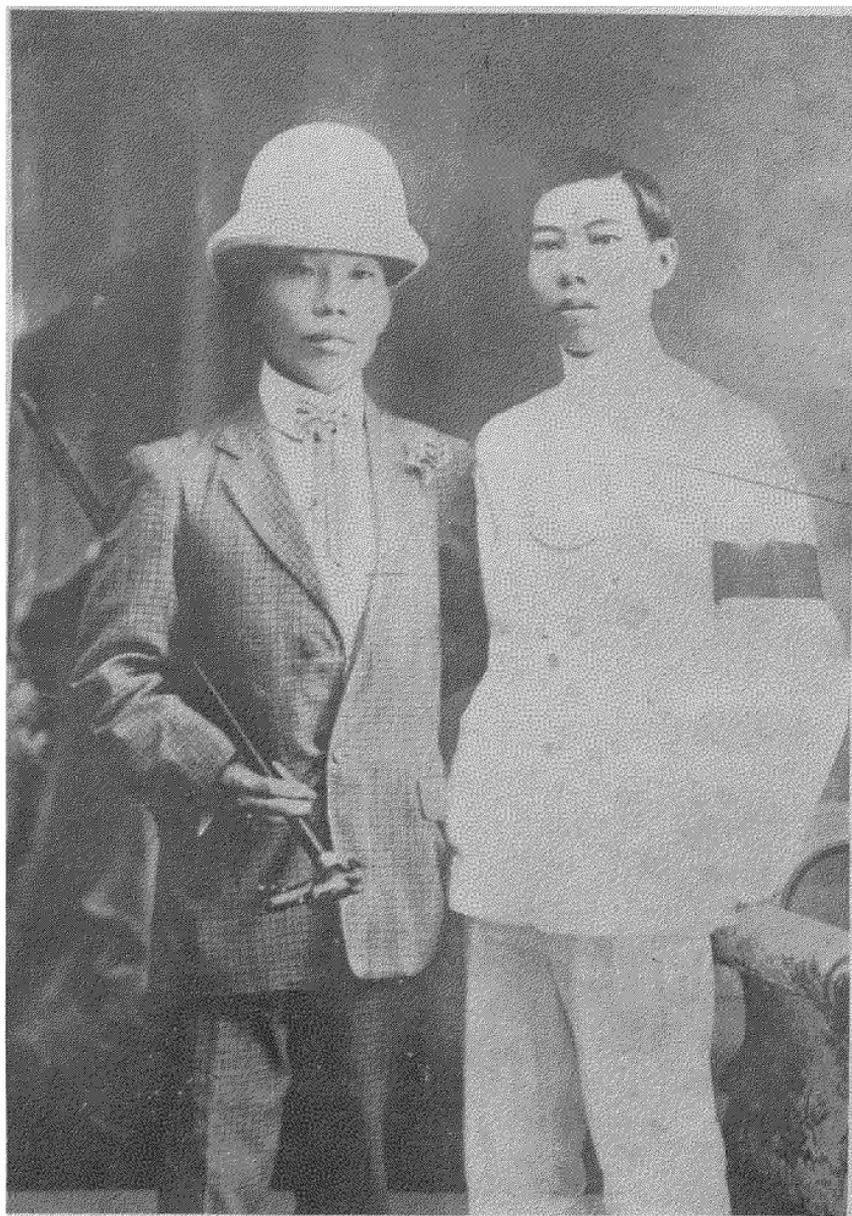
蘇曼殊全集

柳亞子編

5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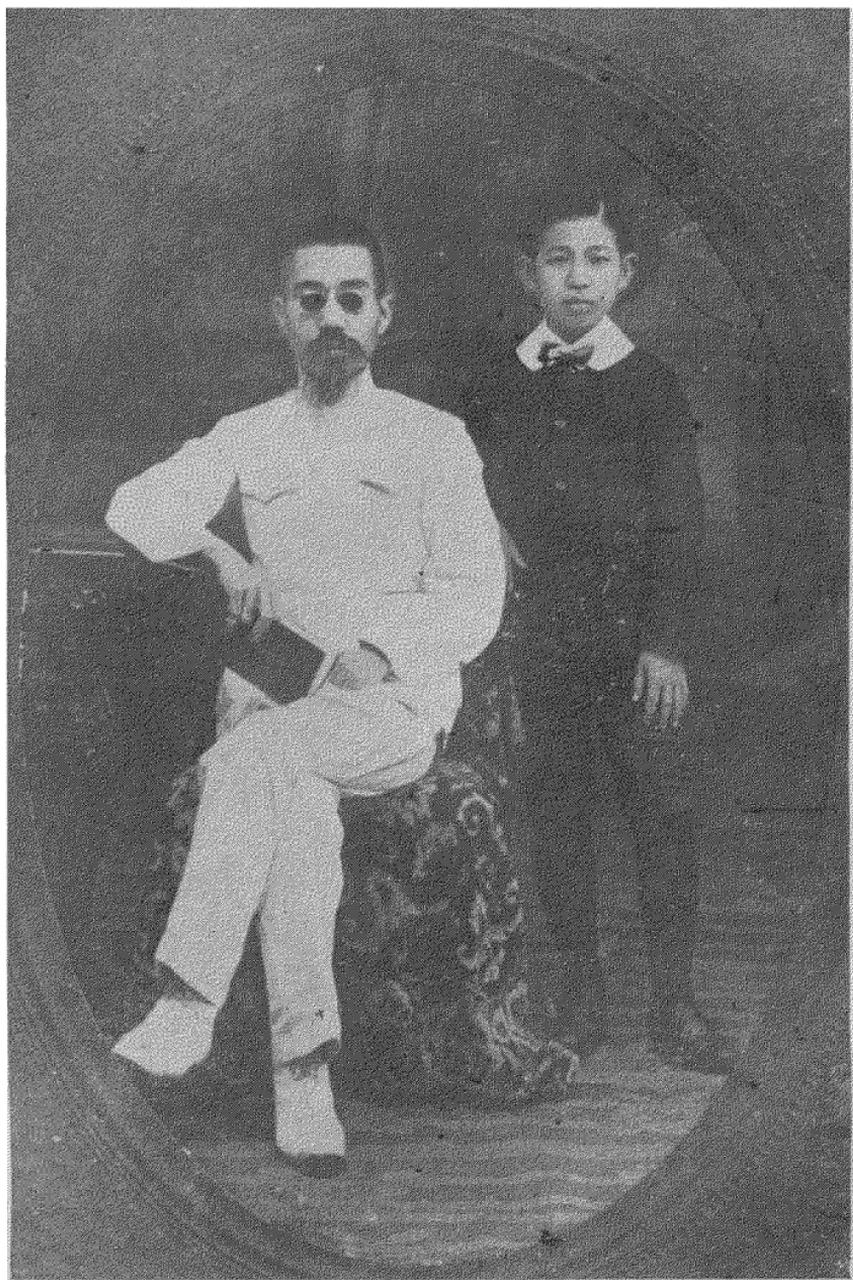
己酉仲冬南渡，舟經星州，偕桂弟



造相一幅，寄呈哲夫先生，瑛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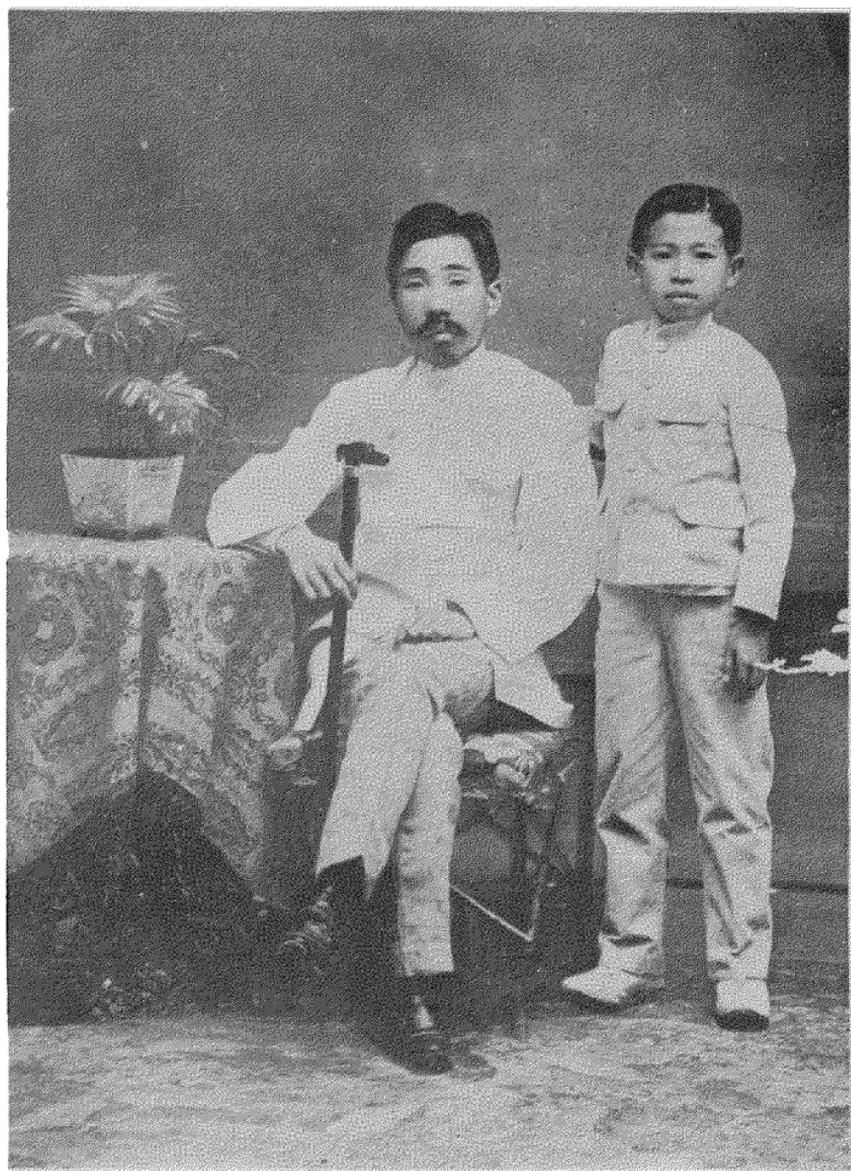
曼殊大師遺像一
(蔡哲夫藏)

宣統二年春，同季弟南洋泗水埠造相一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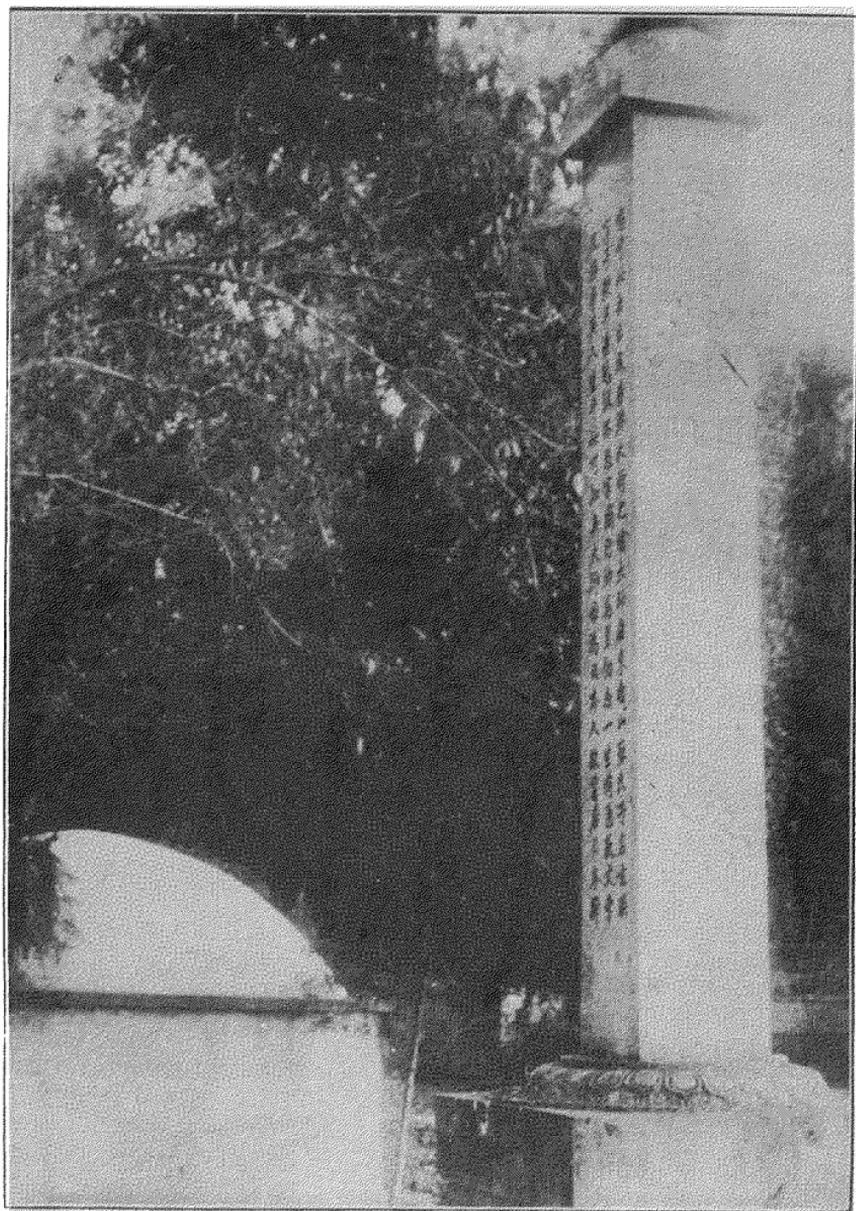


余爲也班埠中華會館英文教習也，蘇元瑛記。

曼殊大師遺像二
(蕭紱秋藏)



曼殊大師遺像三
(柳亞子藏)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一
(一九二八年劉旣漂攝)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二（一九二八年劉旣漂攝）

蘇曼殊全集第五冊目次

柳無忌：蘇曼殊及其友人	一
陳學昭：關於曼殊大師的卒年	八三
柳無忌：曼殊大師塔銘的一點考證	八六
段菴旋：關於燕子山僧集	九二
柳無忌：關於焚劍記等	九八
何世玲：關於曼殊大師的幾句話	一〇〇
影心：關於曼殊大師	一〇四
銘彝：蘇曼殊詩集及其他	一〇七
顧醉莢：關於蘇曼殊之記述	一一〇
郁達夫：雜評曼殊的作品	一一四
周作人：答芸深先生	一二六
柳亞子：蘇和尚雜談	一三〇

目次第二頁

高 旭：願無盡廬詩話	二三二
楊德鄰：錦笈珠囊筆記	二三五
黃 侃：繡秋華館說詩	二三七
汪 東：鉛槧餘錄	二四四
于右任：獨樹齋筆記	二四九
周 然：綺蘭精舍筆記	二五一
葛克信：波曇筆記	二五五
胡寄塵：說海感舊錄	二五七
菊 屏：說苑珍聞	二六〇
周瘦鵑：紫蘭花片	二六三
周瘦鵑：紫羅蘭外集	二七六
包公毅：詩二首	二七九
鄧菽孫：詩一首	二八〇
陳仲甫：詩九首	二八一
劉 三：詩八首	二八六

目次第三頁

陳去病：詩十首	二九三
高旭：詩二十首	二九八
柳亞子：詩三十八首	三一二
諸宗元：詩七首	三三五
黃節：詩七首	三四三
蔡守：詩詞十八首	三五〇
張傾城：詩二首	三六〇
葉楚傖：詩五首	三六一
沈尹默：詩詞十首	三六五
潘飛聲：詩二首	三七二
景耀月：詩一首	三七三
章炳麟：詩一首	三七四
費公直：詩一首	三七六
高燮：詩五首	三七八
鄧萬歲：詩二首	三八三

目 次 第 四 頁

陳 蛻：詩一首	三八五
黃 侃：詩五首	三八六
姚錫鈞：詩二十五首	三九〇
馬駿聲：詩五首	四〇六
林百舉：詩三首	四一一
俞 鏜：詩詞十五首	四一五
鄭之蕃：詩一首	四二一
程演生：詩二首	四二二
方守彝：詩一首	四二四
田 桐：詩一首	四二六
邵元冲：詩一首	四二七
黃 鈞：詩一首	四二八
林之夏：詩九首	四二九
沈兼士：詩一首	四三三
王德鍾：詩四首	四三五

目 次 第 五 頁

李 光：詩四首	四三六
楊庶堪：詩二首	四三七
陳 寂：詩十首	四三八
黃懋華：詩四首	四四一
汪 洋：詩一首	四四二
普陀太虛：詩一首	四四三
劉 復：詩八首	四四四
周 然：詩二首	四五一
盧冀野：詩一首	四五二
凌景埏：詩一首	四五三
傅熊湘：詩二首	四五四
秦錫圭：詩一首	四五五
王蘊章：詩一首	四五六
趙 藩：詩一首	四五七
陳 樞：詩一首	四五八

目次第六頁

陳小蝶：詩三首	四五九
胡寄塵：詩一首	四六一
張根仁：詩一首	四六二
何俠：詩一首	四六三
高麟：詩一首	四六四
謝鵬翰：詩一首	四六五
蔡髯青：詩一首	四六六
田興奎：詩八首	四六七
田名瑜：詩六首	四六九
嚴既澄：詩詞七首	四七一
葉么鳳：詩詞三首	四七五
無畏：詩三首	四七七
萍實：詩四首	四七八
孫鰲：詩四首	四七九
馮趙冰雪：詩四首	四八一

目次第七頁

區植楷：詩四首	四八三
任白浪：詩一首	四八四
黃海章：詩八首	四八五
朱雲光：詩三首	四八八
葛克信：詩八首	四九〇
鐵翹：詩二首	四九二
黃開宗：詩九首	四九三
唐大圓：詩五首	四九五
張昭漢：詩詞七首	四九七
黃佩曼：詩一首	五〇〇
楊霽雲：詩一首	五〇一
今雲：詩一首	五〇二
何世玲：詩三首	五〇三
劉大白：詩四首	五〇四
顧悼秋：詩二首	五〇五

目 次 第 八 頁

徐忍茹：詩二首	五〇七
平智礎：詩四首	五〇八
釋萬休：詩一首	五一〇
馮 至：詩一首	五一三
陳翔冰：詩一首	五一四
Y H：詩一首	五一六
編 者：附錄著作者名號籍貫考	五一七
編 者：校後雜記	五二八

附錄下

蘇曼殊全集第五冊插圖目次

曼殊大師遺像一	一
曼殊大師遺像二	同上
曼殊大師遺像三	同上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一	同上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二	同上
曼殊與鄧繩侯江彤侯合影	一九
曼殊與劉申叔何志劍等合影	二一
曼殊與柳亞子葉楚傖等合影	三七
曼殊與朱少屏合影	三九
曼殊與沈燕謀合影	四三
曼殊與沈燕謀鄭桐蓀等合影一	同上
曼殊與沈燕謀鄭桐蓀等合影二	同上

插圖目次第二頁

江湖滿地一漁翁圖	四五
曼殊贈程演生印章拓本	同上
曼殊與邵元冲合影	四七
曼殊與邵元冲宮崎寅藏等合影	同上
曼殊與馬小進合影	五一
曼殊詩印拓本	一四五
曼殊與周小山朱少屏合影	一六七
曼殊與孫作純合影一	一七三
曼殊與孫伯純合影二	同上
曼殊與孫伯純等合影	同上
東海女詩人	一八三
無忌女第	一九七
陳仲甫贈曼殊詩墨蹟	二八三
葬花圖	二八五
黃晦聞弔曼殊詩墨蹟一	三四九

插圖目錄第三頁

黃晦聞弔曼殊詩墨蹟二	同上
張默君弔曼殊詩墨蹟	四九九

蘇曼殊及其友人

柳無忌

曼殊生在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死在民國七年，在中國這是一個最紛擾多故的時期，也可以說是個人才薈萃的時期。在政治的方面，曼殊看見專制剷除，種族方面，曼殊看見清室推翻；當時的外交是失敗的國恥，甲午庚子的遺恨留在曼殊幼年的印像中；當時的思想是在澎湃混攪，新的罪惡瀰漫在舊禮教中。在這樣極亂的時代內，曼殊翱翔其間，他沒有帶得一些塵俗的習氣，像雲中白鶴樣他出沒於腥腐的社會。是的，他沒有為世俗的罪惡所染污，他留給我們的始終是個潔白的一生；但是他却並不曾十分的忘情世事，像他要給現在及將來的時代以極大

影響，他的生活也曾爲時代所影響着。他並未脫離時代而獨立，因爲這是不可能，他所脫離的祇是時代的腐孽。他的隱在僧侶中亦是暫時而極短，他不曾真正的遁世離俗^勢，他祇是入世而不爲世所污。這些都可于他言行思想中顯證出，現在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他的朋友。在他與友人的關係中，我們能看出他的爲人，我們也約略的尋出友人所給與他的影響。曼殊的交遊極廣，柳亞子蘇玄瑛傳中曾講他在日本時的情形：“海內才智之士，鱗萃輻湊，人人願從玄瑛游，自以爲相見晚。”

在安慶的時候，鄭桐蓀的與柳無忌論曼殊生活函中亦講過：“他到安慶後，人家仰慕他名氣的非常之多，天天有人要想來看他，他總是設法避去，以爲討厭。”

尤其在晚年，當他聲名已昭著時，慕名而願交

附 錄 下 第 三 頁

結他的朋友極多；但比較同他關係深一點，交情密切一點的，却是在早年時認識的友人。

因為他的友人太多了，敘述時一方面嫌繁瑣，一方面又易掛漏。我略把時期來分配彙聚出，這樣或者系統線索可尋些。

香港讀書時代的朋友

馮懋龍——鄭貫一

曼殊三次革命軍題辭：“馮君懋龍，余總角同窗也，少有仁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璧。”馮懋龍和鄭貫一，大概是他在香港讀英文時代的朋友了。曼殊在絳紗記上講：“余束髮受書，與瑛友善，在香港皇娘書院，同習英文。”皇娘書院就是現在的皇仁書院，英文名 Queen's College，鄭，馮二人或即曼殊當時在此校的同學。貫一早死，馮懋龍就是後來的馮自由，號建華，他們倆都是廣東人。

長沙實業學堂時代的朋友

楊性恂——楊篤生

民國紀元前九年，曼殊主講長沙實業學堂，與楊性恂同事。在性恂所著的錦笈珠囊筆記中，有這一段的描寫：“香山曼殊居士，姓蘇，名玄瑛，十年前與余同任湘中實業學堂講席。除授課外，鎮日閉戶不出，無垢無淨，與人無町蹊。嫻文詞，工繪事，然亦不常落筆，或畫竟，輒焚之。忽一日，手筇杖，著僧服，云游衡山，則飄然去矣。”性恂名德鄰，湖南長沙人。

錦笈珠囊筆記又講：“亡弟篤生爲余言，曼殊

附錄下第六頁

固深於憂患者。”又，曼殊答蕭公書：“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曼殊與篤生相識，疑亦在此時。篤生名守仁，別號三戶憤民。

蘇州吳中公學時代的朋友

包天笑——祝心淵

湯國頓

吳中公學設在蘇州，是由學生自己組織的學校。當民國紀元前九年曼殊在校中當教授時，和包天笑，祝心淵都是同事。

包與祝都是江蘇吳縣人。包名公毅，號朗生，有送別蘇子毅詩兩首，見國民日日報。在他的小說海上蜃樓中，亦有這幾句記載：“那時朋友中，有蘇玄曼……等，同在蘇州當教員。”玄曼就是曼殊。在此書第二集內亦有許多關係曼殊的記錄。曼殊曾把印有

靜女調箏圖（即調箏人百助眉史小影）的明信片送給天笑，并題識於上。他在與劉半農書中亦講過：“朗生兄時相叙首否？彼亦纏綿悱惻之人，見時乞爲不慧道念。”曼殊最後發表的一篇小說非夢記，就在天笑所主編的小說大觀上登載，原稿現亦存天笑處，字跡娟秀可愛。

祝心淵那裏，聞有曼殊送他的畫。祝名乘綱。

曼殊離開蘇州以後，就到上海國民日日報社當繙譯。在國民日日報上，有他的留別湯國頓詩二首（國民日日報彙編作留別湯覺鈍），大概湯氏也是曼殊在蘇州時的朋友了。鄭桐蓀疑心湯國頓就是廣東人湯覺頓，是在民國五年開海珠會議時被龍濟光刺死的，未知是否。

上海國民日日報時代的朋友

陳仲甫——章行嚴

何靡施

在章行嚴用‘爛柯山人’名字所做的小說雙桺記內說：“後靡施復來自閩，余方經營某新聞社，即約與同居。……獨秀山民性伉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時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畫，亦靡施劇譚之友。”

記中的所謂某新聞社，就是國民日日報社，獨秀山民是仲甫，燕子山僧是曼殊。在此三人中間，曼殊和仲甫交誼最深，在學問方面，亦頗受仲甫的影響。

曼殊所譯的慘世界，由仲甫潤飾過；曼殊在此時期開始學做詩，也由仲甫指導。所以曼殊在文學因緣自序中，稱他是‘畏友仲子’，且常有詩畫送給他。關於畫的方面，曼殊有題‘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的一幅。詩的方面，有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及東行別仲兄兩首。仲甫爲曼殊所作的詩文，有題梵文典七律一首，別曼殊七絕一首，和絳紗記，碎簪記上的兩篇序文。碎簪記即登於仲甫主辦的新青年上。曼殊死後的八載，在民國十五年秋，柳亞子曾爲曼殊的事訪問過仲甫，並記有一段與仲甫的談話，此段談話現刊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一書內。讀後我們可約略看出曼殊與仲甫的交誼。仲甫名仲，一名由己，號仲子，又號獨秀，安徽懷寧人。

大概曼殊和行嚴關係，比較仲甫不深切一些。文字上的來往，曼殊有雙桺記序，稱行嚴爲‘書記’

翻’。行嚴有絳紗記序，絳紗記和焚劍記即登於行嚴主辦的甲寅上。在雙桴記中亦有幾處道及曼殊，除上面所引一段外，還記有一段無錫伍天奇的談話：“此女回顧時，夕陽波面，好一幀冶春圖畫。倘燕子山僧在此，又與之以美人標本矣。吾輩更爲縮色，歸以告之，彼必頓足不迭，恨其未見。吾豫想其憨態，是以失笑。”民國十六年一月甲寅內行嚴答柳無忌的通訊中，有‘然釗自應爲之立傳，因循未就，深負死友。勞君見促，會當奮筆’數句。倘使這篇曼殊的傳能草就時，我們定可尋得許多有關曼殊的極好材料。行嚴名士釗，號秋桐，又號孤桐，湖南長沙人。

何廉施號梅士，福建人，事跡詳雙桴記中。據記中所講，他是同曼殊劇談之友。曼殊在雙桴記序首二句曾云：“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實紀亡友何廉施性情遭際。”

附錄下第十二頁

國民日日報社在上海英租界，編輯者爲行嚴，仲甫等，曼殊住此時爲民國紀元前九年，僅二十歲。

南京陸軍小學時代的朋友

趙伯先——劉三

柏烈武

曼殊到南京陸軍小學教書，在民國紀元前七年。這時期重要的朋友，有趙伯先和劉三。

趙伯先名聲，江蘇丹徒人，是同盟會的鉅子，在黃花崗失敗之後，嘔血而死。曼殊和他的交誼，見燕子籠隨筆，又見曼殊答蕭公書內。在隨筆內曼殊講：“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携壺購板鴨黃酒；伯先豪

附錄下第十四頁

於飲，余亦雄於食。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至樂也。別後作畫，倩劉三爲題定菴絕句贈之曰，‘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答蕭公書中有：“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此外曼殊尚有贈伯先畫一幅，題譚嗣同終古高雲一絕於上，現在伯先的表親唐軼林處。據狄君武講，這就是荒城飲馬圖，圖中有城有馬，但不見飲馬的樣子，或非是。

劉三號季平，別號江南，江蘇上海人；曼殊民國紀元前十年在日本東京成城學校學陸軍時，即與同學，又是此時在南京陸軍小學的同事，和曼殊交誼甚切。曼殊詩亦有經劉三修飾者。曼殊所畫的白門秋柳

附錄下 第十五頁

圖，文姬圖，黃葉樓圖，都是送給劉三的。曼殊爲劉三作的詩，和劉三送曼殊的詩，略見燕子龕隨筆。隨筆中一則有：“劉三工詩善飲，余東居，畫文姬圖寄之……”等等。又一則有寄劉三白門的二首絕詩，即曼殊詩集中的有懷二首。第二首的末二句爲‘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徵命作詩僧。’此外詩集中尙有西湖韜光菴夜聞鶻聲簡劉三的一絕詩，詩云：“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跡烟波又一年。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鶻。”此詩別見曼殊畫跋，畫跋上亦另有幾則提及劉三。曼殊與劉三書札，存者有四十餘通，在書札中并知劉三時以金錢周濟曼殊。劉三贈曼殊詩‘懷人紅絆影’句，自注：“東海女詩人，曼殊臨別，以其攝影贈余。”曼殊與劉三書中講：“又致照片數幅，一爲吾幼時隨大父大母所照，一爲吾母撫余，一爲吾姊。吾大父大母棄余數年，今唯吾母吾姊與曼三

附錄下第十六頁

人形影相依而已。”這時是民國紀元前五年，曼殊年二十四歲，在陸軍小學同事後二年。同年十月，曼殊曾囑劉三作傳，其信中云：“如兄肯爲曼作傳，若贈序體，最妙；因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無他人矣。千萬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飾詞以爲美，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如此，可知二人交誼之深。

柏烈武名文蔚，安徽壽州人。據鄭桐蓀言，亦曼殊陸軍小學同事，與曼殊甚熟悉。

蕪湖皖江中學時代的朋友

鄧繩侯——江彤侯

陶煥卿——龔薇生

張伯純——張默君

曼殊到蕪湖皖江中學教書，在民國紀元前六年，是劉申叔介紹他去的。申叔的事情，留在下面講。在蕪湖的朋友，有鄧繩侯和江彤侯。繩侯有憶曼殊阿閣黎詩，見潮音。詩云：“寥落枯禪一紙書，
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處滄波問曼殊？”曼殊答繩侯詩云：“相逢天女贈天書，暫住仙山莫問予。曾遣素娥非別意，是空是色本無殊。”曼

殊又有畫送給繩侯，曾影印在天義報上。畫上的題跋講：“懷寧鄧繩侯先生 莪孫，為石如老人之曾孫，於其鄉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識先生，與共晨夕者彌月。”陳佩忍處藏有曼殊在南京與繩侯及江彤侯合攝的小影，題曰‘白門塵夢’，并題識如下：“此曼殊大師在南都時與懷寧鄧繩侯 莪孫，歙縣江一木 彤侯兩君所攝之小影也，藏之且二十年矣。繩侯為石如老人之孫，曾與彤侯在蕪湖勾當教育，予于乙巳冬往訪無畏（申叔），始相識焉。及丁未九月，大師來滬，以此影見贈，恍然如遇故人。光復後，兩君先後任安徽教育廳數年。鄧死未幾，大師亦逝，今惟彤侯在耳，為可悲也。”繩侯名莪孫，安徽懷寧人。彤侯號一木，安徽歙縣人。

陶煥卿和龔薇生，是皖江中學的同事。曼殊與劉三書中講：“昨日到蕪，此間風潮，愈出愈奇，不

附錄下 第十九頁

可思議，煥卿，薇生與曼日間當拂袖去矣。”煥卿名成章，浙江紹興人。薇生名寶銓，浙江嘉興人。

張伯純名通典，湖南湘鄉人，是皖江中學的監督。曼殊與默君女士書：“尊翁亦十餘年闊別，都不聞動定，思念弗置。”默君就是伯純的女兒，她在先考伯純公行略中曾有下面這幾句：“歲乙巳，應友人公推，監督皖江中學于蕪湖。……校中教授，如蘇玄瑛，陶成章諸人，固當時知名士，而富革新之志者。”默君名昭漢，號涵秋，有孤山弔曼殊上人詞一闋，鬪寄解珮令。

日本民報和天義報時代的朋友

劉申叔——何 震

章太炎——黃季剛

孫少侯——陳陶怡

在這個時代，可算是曼殊朋友最多的時代了。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和劉申叔兩人。太炎主持民報，申叔創辦天義報，曼殊和申叔同住，也常和太炎往來。太炎，申叔兩人，都是研究佛學的，也喜歡講梵文，曼殊頗受他們的影響。梵文典有太炎和申叔的序，曼殊畫譜亦有太炎序，申叔夫人何震的後序。何震自稱為曼殊的女弟子，有梵文典，亦是為曼殊所

作的。在天義報上，有女媧像一幅，並附贊語，署名何震，實則畫像爲曼殊手筆，而贊語的捉刀人却是太炎。後來申叔變節，太炎在書蘇元瑛事上有這一段的記載：“元瑛與劉光漢有舊，時時宿留其家；然諸與光漢陰謀者，元瑛輒嘗之，或不同坐。……光漢爲中訶事發，遂以誣元瑛，顧談者不自量高下耳。”陳仲甫亦講過，申叔把曼殊認作傻子，他們夫婦和端方的關係，都不避曼殊面談講着。曼殊聽了，却把來告訴仲甫。像這樣的朋友，曼殊與之訂交而始終不爲所污，這點就曼殊的難能，所謂‘礪而不磷，涅而不滓’的就是了。有一次，當曼殊在西湖白雲菴時，忽然接到一封警告的信，指曼殊爲清室偵探，這就是因曼殊與申叔的關係而生了誤會。然而高抗的曼殊怎能爲腥腐之流所染污呢？申叔名師培，一名光漢，號少甫，別號無畏；何震號志劍；夫婦二人同是江蘇儀徵

人。民國六年，申叔在北京死後，何震曾削髮爲尼，釋名小器，後來便不知道她的踪跡了。申叔亦號劉三，與劉季平有“大江南北兩劉三”之稱。

曼殊和太炎的關係最深，在文字上得太炎的幫助更多。有泪紅生在記曼殊上人文中講：“……與太炎居尤久，其文字常得太炎潤色，故所譯英文擺輪詩，中多奇字，人不識也。”

據周作人說，曼殊所譯的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和瞿德題沙恭達羅詩，都是出於太炎之手；我想未必盡然，或者這些是曼殊譯後而經過太炎潤飾的。章行嚴亦講他藏有曼殊所譯去國行數章的手草，并有太炎增削之跡。曼殊與劉三書中曾講：“前譯拜輪詩，恨不隨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太炎）爲我改正，亦幸甚矣。”這樣，可見太炎對於曼殊影響極大，曼殊的詩文得力於太炎處亦多。不

附錄下第二十三頁

過曼殊文墨所以能如此卓絕獨出，却還在他自己的天才與用功。在仲甫的談話中他講得很明白：“在日本的時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並不曾好好兒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不管是古人的，是現代的，天天拿來讀，讀了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進步了。”太炎所作書蘇元瑛事，曼殊遺書弁言二文，于曼殊的身世，亦間有述及。可是曼殊與太炎交遊雖密切，即于當時對太炎爲人亦不能釋然。在隨筆中他有這一段：“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謂居士深於憂患。及余歸至上海，居士方持節臨邊，意殊自得矣。”又曼殊答蕭公書，中有：“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曼殊不滿意於太炎當時的那種行爲，亦可在言外看到了。太炎名炳麟，又名絳，號枚叔，別號末底，浙江

餘杭人。

在曼殊詩集中，有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的一首五古，末公即太炎，曠處士是太炎的門生黃季剛。季剛名侃，號運甓，別號病禪，一作病蟬，湖北蕪春人。據他在縉秋華館說詩內所講，曼殊所譯拜輪的哀希臘和贊大海，實際上是他所譯；但我不能相信，大概是曼殊草稿而季剛爲修飾罷了。曼殊送劉三的文姬圖，有季剛題字，署名靜婉。

此時仲甫亦在日本，和曼殊往來甚密。曼殊的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仲甫的題梵文典詩，都是這時候的作品。

此外，孫少侯，陳陶怡等，都和曼殊很熟。曼殊有和少侯的兒子伯純，仲戟等合攝的小影。少侯名毓筠，別號夫公，安徽壽州人。曼殊又有代柯子簡少

附錄下第二十五頁

侯一詩，這‘少侯’不曉得是否即孫少侯？

陳陶怡號道一，別號止齋，江蘇金山人。在此時曾和曼殊同住。民國紀元前一年，又和曼殊同客南洋羣島。在柳亞子處所保藏的原版潮音集上，有以下的幾句題識：“是書乃三郎囑致亞盧伉儷，陳大誌。”這‘陳大’就是陳陶怡。

其餘同盟會的人物，和曼殊有關係的甚多，却不能一一遍述了。

民報和天義報都在日本東京印刷發行。曼殊往來此間是民國紀元前五年至四年左右。

上海國學保存會時代的朋友

黃晦聞——陳佩忍

諸貞壯——鄧秋枚

蔡哲夫——張傾城

高天梅——高吹萬

曼殊在民國紀元前五年秋天，曾到上海頗久，住在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內。和他同在一起的，有黃晦聞，陳佩忍，諸貞壯，鄧秋枚諸人。

黃晦聞名節，廣東順德人，有贈曼殊詩甚多，散見燕子龕隨筆，太平洋報，南社叢刻及甲寅雜誌。隨筆中一則有云：“晦聞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

附錄下第二十七頁

可與山谷詩並讀。……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居士有兼葭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此圖現藏晦聞廣東家中，他覆柳無忌信曾講：“敝藏其所繪贈之畫（風絮美人），未携北上，當函至粵中檢寄，但恐舍間遷移靡常，或不易尋出耳。”此外曼殊尚有寄晦聞一絕，見詩集中。又有畫跋一則，云：“晦聞居士客余于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曼殊死後，晦聞有戊午六月江干視曼殊殯一詩憑弔，詩云：“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負死生元伯語，（曼殊歿前三日，屬高君劍父致書告余，言將不起。）所哀塵露步兵詩。尺書病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數月。）勝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銜悲。”註中所講的江上

藏書樓，就是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

陳佩忍名去病，號巢南，別號病情，江蘇吳江人，在曼殊書札中時有提及。他和曼殊相識，在民國紀元前九年留學日本時，此時留學界因對俄事件，發起義勇隊，佩忍和曼殊都是隊員。佩忍贈曼殊詩頗多，散見南社叢刻及浩歌堂詩集。其題曼殊幼年照片一詩云：“正朔天南奉盛明，孤忠唯有鄭延平。百年又見田中嫗，一樣寧馨裹錦繡。”曼殊死後，佩忍為經理葬事，并撰有為曼殊大師建塔院疏。最近又曾寫了幾封很長的通信，于曼殊身世及葬事經過都有極好的材料。他又因為欽仰大師者便於到西湖謁訪墓塔的緣故，畫了一幅‘曼殊墓地圖’，此圖及信兩封均搜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內。

諸貞壯名宗元，號真長，別號大至，浙江紹興人，是為曼殊撰塔銘的。此塔銘現已刻成石碑，高樹

在西湖孤山背後曼殊的墳上了。他和曼殊的交誼，詳見所著曼殊逸事內。

鄧秋枚名實，號枚子，別號野殘，廣東順德人，主辦國粹學報，及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在蔡哲夫編印的曼殊上人墨妙冊子上，有許多是秋枚的題識。沈尹默曾謂其字頗瘦整似學歐陽體者。他與柳無忌信上曾講：“蓋曼殊工畫而不能題，遂由弟代書。”

蔡哲夫名守，又名有守，號守一，成城，寒瓊，別號蔡八，廣東順德人。為曼殊輯印遺畫，搜集甚富。畫中題跋有哲夫所書字頗多。此中的‘傾城大家’，就是哲夫的夫人張傾城。在題識上哲夫曾有一段記初見曼殊事，頗有趣，為錄下：“乙巳之秋，著書被議，避地如孤山。一日，過靈隱巖前，見一祝髮少年，石欄危坐，外雖雲衲，內衣毳織貫頭，眉宇間悲壯之氣逼人。余以為必奇士，大不得已而為之也。

附錄下第三十頁

今讀斯圖，知曼殊是歲亦客西湖；因語曼殊，遂知當日所見，固曼殊也。去秋讀文學因緣，恨未相見，詎知五年前已識之矣。守記，己酉八月。”傾城名洛，廣東合浦人，亦自稱曼殊女弟子，遺畫內有她的題字。曼殊曾爲傾城繪一願樓圖。

曼殊與哲夫夫婦訂交在後此二載，即民國紀元前三年。因爲哲夫夫婦和高天梅叔姪，都是國學保存會的會員，故均附見於此。

高天梅名旭，號鈍劍，又號劍公，慧雲，慧子，江蘇金山人。高吹萬名燮，號時若，又號寒隱，黃天，是天梅的叔父。二人都有詩送給曼殊。天梅有題曼殊大師所著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七古一首，吹萬有聞曼殊將重譯茶花女遺事集定公句寄之七絕兩首，均見南社叢刻。天梅所著願無盡廬詩話中曾論及曼殊詩句。吹萬有與曼殊上人書。

附錄下第三十一頁

曼殊爲天梅繪萬梅圖。吹萬索曼殊繪寒隱圖，則已在曼殊晚年，未及下筆了。二人與曼殊相識在前此一載，即民國紀元前六年。

南京祇垣精舍時代的朋友

楊仁山——陳伯嚴

李曉墩

民國紀元前四年秋天，曼殊在南京祇垣精舍教書。此時代的朋友，有楊仁山，陳伯嚴，李曉墩諸人。

楊仁山和陳伯嚴，都是祇垣精舍的創辦人。陳伯嚴號稱大詩人，而楊仁山却是有名的佛學研究者。曼殊對仁山景仰極深，他的佛學觀念，大概亦頗受仁山的影響。在曼殊與劉三書中講着：“瑛于此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十餘齡，道體堅固，

附錄下第三十三頁

聲音宏亮；今日謹保我佛餘光，如崦嵫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在另一信上講：“仁山老居士創設學林，實末世勝事，不敢不應赴耳。”燕子龕隨筆中亦有兩則提及仁山，其一則如下：“十一月十七日，病臥祇壇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楊仁山名文會，安徽石埭人。陳伯嚴名三立，別號散原，江西義寧人。在絳紗記上曼殊寫着：“時陽文愛，程散原創立祇壇精舍于建鄴，招瑛爲英文教授。後陽公歸道山，瑛沈跡無所。”陽文愛爲楊文會的諧音，程散原當然就是陳散原了。曼殊和伯嚴的兒子陳彥通相熟，有彥居士席上贈歌者賈碧雲一詩，其認識彥通疑亦在此時。

李曉暎名世由，別號暎廬，湖南寶慶人，喜研究佛學，是祇壇精舍的漢文教授。在飛錫的潮音跋上

附 錄 下 第 三 十 四 頁

講：“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偕詩人陳伯嚴，創辦祇垣精舍於建鄴城中，以爲根本，函招闍黎，并招李曉暉爲教師。”曼殊與劉三書中，亦曾提起曉暉。

上海太平洋報時代的朋友

柳亞子——胡寄塵

朱少屏——葉楚傖

費天健——姚鷓籬

李息霜——林一厂

胡樸安——余天遂

在太平洋報時代，曼殊的朋友也很多。此時是民國元年，太平洋報在上海印行，經理是朱少屏，總編輯是葉楚傖，文藝編輯是柳亞子，後來亞子以事離滬，由胡寄塵繼續編輯。曼殊稿件，散見在該報者極多，有詩文書札；但最緊要的爲假名飛錫的潮音跋，和小說斷鴻零雁記。

附錄下第三十六頁

柳亞子名棄疾，號安如，別號亞盧，江蘇吳江人。在他上海七浦路的寓廬內，曼殊曾同朱少屏居住多時。他們分散後，曼殊與亞子時有音信來往，這些都保存着，成爲曼殊書札集的大部分。曼殊死後，亞子將他的遺詩搜集選印，成燕子窺遺詩一冊，并撰有蘇玄瑛傳一篇。此書爲以後各家刊印曼殊遺詩的祖本，與蔡哲夫輯印的曼殊遺畫，同是介紹曼殊作品的重要部分。他所撰的傳亦爲供給曼殊身世資料的最先一篇，不過寫時憑了一種友人的傳說，有數處不免疏略誤謬。他在蘇曼殊年譜後序中，首數句自己講着：“曼殊既歿，余爲最錄其遺事，成蘇玄瑛傳一首；顧疏略殊甚，……紕繆百出。”因此于他提出了飛錫的潮音跋，證明曼殊爲完全的日本血統後，他又作一篇較可詳信的蘇玄瑛新傳，并屢次增刪，成爲定稿。此外于曼殊的詩，文，畫，及斷鴻零雁記，絳紗記，他

附錄下第三十七頁

均寫有考證研究。亞子現在正編輯蘇曼殊全集，廣搜曼殊作品，將來此集出版後，可爲曼殊遺稿的定本了。亞子與曼殊的關係，生前固極深厚，但最緊要的，却在曼殊死後遺稿的流行，作品的考證，身世的闡明。

胡寄塵名懷琛，號季仁，安徽涇縣人。他曾把斷鴻零雁記原稿交書局刊印單行本出版，使曼殊的傑著能藉以流行。在他的記斷鴻零雁中，他講：“斷鴻零雁記稿，前數頁係從日報翦下黏貼于簿上者。其後爲曼殊親筆所書，字極秀娟，惜被排字人油墨所污，殊屬可惜。余藏之數年，兩次謀爲刊行，均不果。直至前年，始得如願印行。然原稿係未完之稿，發刊單行本似不相宜，不得已，余於其末略加若干字，似未完似已完而了結之；此非余好事，實無可如何也。”

沒有他，我們或者很難有讀此書的機會了。寄塵又把

曼殊慘世界，交書局重刊流行，他是介紹曼殊小說的第一人。據寄塵講，曼殊親筆的斷鴻零雁記原稿，爲書局遺失去，殊可惜。

朱少屏名葆康，號天一，江蘇上海人。他有與曼殊同攝的照片數張，在曼殊信札中亦時提及。曼殊臥病時，他到廣慈醫院探望過幾次。曼殊曾畫有紈扇一柄送他。據他對柳無忌講：“曼殊沒有錢用時，我有銀一元必給曼殊半元。曼殊要吃糖時，我必買糖給曼殊吃。”

葉楚傖名葉，號小鳳，江蘇吳縣人。曼殊替他畫過汾隄弔夢圖，詩集中亦有南樓寺懷法忍葉葉一首。

費天健名公直，原名善機，號一瓢，江蘇吳江人。他還是民國紀元前九年在日本時就和曼殊認識的，此時在上海重遇。曼殊曾把從印度帶來的藤杖一

附錄下第三十九頁

枝贈他，他有曼殊上人贈印度藤杖歌。曼殊又有用毛筆在白綾上寫的蘇格蘭詩人彭斯頌頌赤牆靡英文原詩并譯詩一幅，送與天健，天健爲裱成立軸。

姚鵝雛名錫鈞，號雄伯，江蘇松江人。曼殊與劉三書中常常提起他，有一次在信上講：“鵝雛仍在滬否？久不聞此公幽憶怨斷之音矣。”鵝雛贈曼殊詩亦極多。他又是曼殊吃花酒的朋友。他作的小說恨海孤舟記內，有一點關於曼殊吃花酒的事情；曼殊的假名是‘秦佛陀’。此書無單行本，僅登載文明書局出版的小說畫報內。

此外，太平洋報的同事，還有李息霜，林一，胡樸安，余天遂諸人。息霜工書善畫，是有名的美術家，晚年出家爲僧，與曼殊的棄僧還俗，相反而實相類。一有詩贈曼殊，曼殊有畫扇送給他。樸安有曼殊上人哀詞及曼殊文選序，曼殊文選是樸安所輯

印南社叢選內文選的一部分。天遂別號三郎，與曼殊小字正同，太平洋報內有許多小品署名‘三郎’的，都是天遂而不是曼殊。息霜名凡，號叔同，出家後法號弘一，直隸天津人。一厂名百舉，廣東梅縣人。樸安名韞玉，號頌民，安徽涇縣人。天遂名壽頤，號疚儂，江蘇崑山人。

安慶高等學堂時代的朋友

鄭桐蓀——沈燕謀

程演生——易白沙

傅盛勛——應溥泉

曼殊到安慶教書，在民國元年冬天，到民國二年夏天中間。此時高等學堂校長爲鄧繩侯，教務長爲陳仲甫，都是曼殊從前的熟人。同事中新朋友關係最深的，有鄭桐蓀，沈燕謀。

桐蓀名之蕃，別號焦桐，江蘇吳江人。曼殊曾到過桐蓀家中三次。曼殊有幾封給他的書信，現保存在書札集內。與柳亞子書中，曼殊亦時時道及桐蓀。信內所講的舜湖，紅梨，就是桐蓀的家鄉盛澤，在那裏

附錄下第四十二頁

曼殊并曾同桐蓀和燕謀翻譯過一部漢英辭典。安慶高等學堂的生活，曼殊信札中有數處均講及，現錄下一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在桐蓀與柳無忌信中，亦寫有下面這一段：“我們在安慶，每天上小蓬萊吃點心，或吃飯，這也是他的主動。現在回想當時的每天‘上蓬萊’亂談今古，覺得生平快樂，莫過于此；而一念及故人黃土，則又不覺悲從中來，不能自慰。”這就是他們在安慶時的一段交誼了。在當時曼殊曾與桐蓀，燕謀等合攝小影數張，現桐蓀家中尚有保存着。（桐蓀處小影共三張：一是曼殊，燕謀兩人；一是曼殊，桐蓀，燕謀，應溥泉，傅盛勛五人；一是曼殊，桐蓀，燕謀，傅盛勛，喬義生，及喬之夫人施女士，共六人。末一張在長江輪船上所攝，曾

附錄下第四十三頁

登入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北京出版的世界畫報曼殊大師死祭特載上，唯誤以施女士爲陳獨秀，今附正於此。）後來曼殊臥病廣慈醫院，桐蓀曾同朱少屏去看過他一次。曼殊還對他講：“前幾天幾乎要死，現在已經出險，以後我的雪茄煙及糖，不能再亂吃了。”然而曼殊終於不能出險，却遂因此離世奄化了。今年我們研究曼殊身世時，除了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刊出的一篇鄭桐蓀論曼殊生活函，頗有精銳的斷論外；在他別的一封信中，他有關於曼殊血統的幾句：“潮音跋考證兩篇，均已讀悉。我對於曼殊血統，亦向有疑心，不過因爲沒有聽見過他的老朋友說到此節，（我以爲他的老朋友自應知道他的底裏……）故遂不敢疑下去。”這樣，可見桐蓀對於曼殊的血統問題，亦已早經疑心及了。曼殊在桐蓀家中曾畫有扇面數幅，惜一時未能尋出。

附錄下第四十四頁

燕謀名一梅，別號易生，江蘇南通人。曼殊在燕子龕隨筆及信札中，常常提起他，稱他作燕君。曼殊與他交誼亦甚深厚，在寓滬上第一行臺時，他們是吃花酒的朋友。

西冷異簡記的作者程演生，號總持，別號寂寞程生，安徽懷寧人，也是曼殊在安慶時的朋友。曼殊曾贈他江湖滿地一漁翁圖，并印章一顆，刊有‘二古軒主人’五字。

在安慶的朋友，尚有易白沙，號月村，一作越村，湖南人。據鄭桐蓀論曼殊生活函：“我們同離安慶那一天，易白沙（易寅村培基之弟，在粵蹈海而死）強勸其作畫。”

此外，高等學堂的同事，尚有傅盛助和應溥泉，傅是浙江寧波人，應是吳興人。傅盛助也是曼殊吃花酒的朋友，曼殊與柳亞子鄭桐蓀書中的阿傅，

附錄下第四十五頁

就是他。

在應溥泉家中，藏有攝影一幅，為溥泉，曼殊，桐孫，燕謀，盛助等。曼殊手中抱一小孩，即溥泉的女兒蕙德，小名阿麗思（Alice），現已在美洲學了。

日本民國雜誌時代的朋友

居覺生——田梓琴

邵元冲——鄧孟頌

蕭級秋——楊滄白

民國三年的時候，曼殊在日本，恰值民國雜誌社在日本東京成立。曼殊常和社中人來往，所撰燕子龕隨筆，及小說天涯紅淚記，都署名‘三郎’，在民國雜誌上發表。社中主幹人物與曼殊相熟的，有居覺生，田梓琴，邵元冲，鄧孟頌諸人。

覺生名正，別號東辟，湖北廣濟人。他是民國雜誌的發行兼編輯人，所以曼殊在這時候出版的漢英三昧集，也就以東辟為發行人了。曼殊與鄧孟頌書：

附錄下第四十七頁

“吾自十月，即遷來覺生先生處。”下署‘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正是此年。後來民國五年覺生在山東起兵獨立，曼殊也曾到過青島去看他。

梓琴名桐，別號玄玄，湖北蘄春人。曼殊曾有憩平原別邸贈玄玄一詩，詩云：“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雞處士家。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梓琴也有答曼殊平原別邸見贈元韻一絕，並見民國雜誌。

元冲名庸舒，號翼如，別號玄中，亦稱中子，浙江紹興人。他有與曼殊孟碩同游江之島古詩，曾在民國雜誌上發表。

孟碩名家彥，廣西桂林人。曼殊和他及元冲通信頗多，有送鄧邵二君序，是為孟碩和元冲做的。

此外，還有蕭紉秋，楊滄白，和曼殊來往，大概都在此時。紉秋藏有曼殊畫稿二十餘幅，裱成長

附錄下第四十八頁

卷，又有曼殊親筆所寫雜記一冊，并袈裟戒牒等，擬編成曼殊遺蹟一書行世。滄白處亦有曼殊畫稿兩幅，正在設法借印。紐秋名萱，湖北均縣人。滄白名庶堪，四川巴縣人。

排不出時代的朋友

桂伯華——馬小進

沈尹默——劉半農

林寒碧——徐懋慧

張卓身——周南陔

排不出時代的朋友，而比較和曼殊關係重要的，有桂伯華，馬小進，沈尹默，劉半農諸人，現在彙寫在此處了。

伯華名赤，原名念祖，江西人。他是研究佛學的，曾爲曼殊所著梵書摩多體文署籤。在潮音跋上講：“爲梵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捐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仲甫，章枚叔諸居士議建

附錄下第五十頁

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據曼殊與劉三書，爲梵學會譯師是民國紀元前三年的事，則議建梵文書藏亦必在是年，此時民報和天義報都已停版了。

小進名駿聲，號退之，別號夢寄，廣東台山人。曼殊曾和他同攝小影，在民國紀元前一年。據天荒雜誌所載記曼殊上人一文：“辛亥夏，從南溟萬里航海，訪蔡寒瓊於廣州，鬚長盈尺，寒瓊竟莫能識，及聆其聲音，始知之；信宿忽又北去，浹旬在滬濱，以與馬小進攝影郵寄，又復一翩翩少年也。”又曾和他同到劉三家中住過，在民國元年五月初。曼殊與劉三書：“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聯牀，夢寄中酒之際也。”柳亞子蘇玄瑛傳的材料，就是小進所供給的。

尹默名實，一號君墨，浙江吳興人。曼殊有畫送他，他亦時爲曼殊題畫。曼殊去世後，尹默有劉三

附錄下 第一百五十一頁

來言子穀死矣五古一首，及讀子穀遺稿感題詩詞共六首。他又曾手寫曼殊上人詩稿一卷，由張氏影光室石印流傳。可惜所印甚少，現在已經絕版了。尹默的弟兄如士遠，兼士等，都和曼殊相熟，士遠有戲曼殊斷句，兼士有病中聞蘇曼殊以胃病死追懷往事悵然有作七古一首。

半農名復，江蘇江陰人。他和曼殊相識，在民國五年冬天。曼殊死後，他曾有悼曼殊的新體詩六首發表。最近，他在語絲上發表曼殊給他的尺牘三通，并有追懷曼殊的舊詩二絕，題名今朝，自註：“理舊篋得曼殊遺簡，寫五十六字。”末二句有云：“賸得今朝一湖水，五更幽咽哭詩僧。”

此外，陳佩忍的曼殊西湖墓地圖上，在曼殊墓塔旁邊，他寫着：“林寒碧墓，曼殊之友。”另一處則寫着：“澁慧詞人生壙。”又在他的論曼殊葬地函

中講：“蓋自齊盧戰爭以後，……僕亦從未到過西湖一次，故每歲清明，僅由徐懋慧姊妹前往省視一番而已。緣曼殊之墓，完全得懋慧夫人一力相助而成。……今蘇墓更與懋慧生墳相鄰，其地亦即由懋慧割讓。”林寒碧名景行，原名昶，號亮奇，福建閩縣人，他和曼殊的交誼，我們不甚清楚，大概大家是南社社友罷了。徐懋慧名自華，號寄塵，浙江崇德人，她是寒碧夫人徐小淑的老姊。

民國紀元前四年，曼殊在日本東京，曾和張卓身同居小石川智度寺。卓身名傳琨，浙江平湖人，他和曼殊的交誼，詳見他所著曼殊上人軼事內。

在半月雜誌第二卷第一號上，有周南陔的綺蘭精舍筆記，講起曼殊。據他講，民國五年，他曾和曼殊同客青島。後來曼殊在上海病重時，他也曾到醫院裏去看過曼殊幾回。南陔名然，貴州人。

曼殊的外國朋友

莊 湘——雪 鴻

喬悉磨——波邏罕

水野氏——佛萊蔗

法 蘭——西村澄

萱野長知

曼殊外國師友之可考見者，有上列諸人。此中認識曼殊最早的，要算他的歐文先生羅弼莊湘，和莊湘的女兒雪鴻了。雪鴻又名碧迦，見絳紗記。莊湘父女是西班牙都城瑪德利人。在飛錫潮音跋中，他講：“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州詞學，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闍黎垂淚曰：‘我證法身久，辱命

附錄下第五十四頁

奈何？’莊公爲整資裝，遂之扶南，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這裏莊湘是曼殊歐洲詞學之師，并有以雪鴻嫁曼殊之意。斷鴻零雁記中有：“乃即日午後易舟赴香江（香港），翌晨，余理裝登岸，即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牧師隸西班牙國，先是數年，携伉儷及女公子至此，構廬于太平山。家居不恆外出，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遂從之治歐文二載，故與余雅有情懷也。”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莊湘爲人，及其在香港的業務。絳紗記中有：“……乃同余訪莊湘博士，博士年已七十六，蓋博學多情，安命觀化之人也。”稱莊湘爲博學多情的，又見曼殊的答瑪德利騰湘處士書：“騰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

附錄下第五十五頁

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寧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鴈卽壯字的古體，莊壯一音之轉。）有了這四段記載，我們可知莊湘真有其人，他于曼殊交誼既深，影響亦極大，曼殊的歐洲文學，得到他的啓示更多。此所以曼殊要稱莊湘爲恩師了。

曼殊的燕子箋英文譯稿，未能在中國刊印，這是因爲雪鴻把來帶到歐洲去的緣故。在潮音跋上，有這樣一段記載：“又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文，甫脫稿，雪鴻大家携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斷鴻零雁記述雪鴻送別曼殊返日省母的一段，描寫着：“其女公子（‘其’指莊湘牧師，女公子應卽羅弼雪鴻）曳蔚藍文裾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余拜謝受之。”又在曼殊題拜輪集的一詩中，有下列的一篇小序：“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

附錄下第五十六頁

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勸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鬚，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痛，爰扶病書二十八字于拜輪卷首，此意唯雪鴻大家心知之耳。”在此詩序中贈含羞草及拜輪詩集，與斷鴻零雁記的一段正相對照，雖然事情並不是同時的。（據柳亞子蘇曼殊詩年月考證，雪鴻過存病榻，應在民國紀元前三年曼殊赴星加坡時。）而‘余早歲披鬚，學道無成’，至‘此意唯雪鴻大家心知之耳’一節，則又與潮音跋莊湘欲以雪鴻妻曼殊，曼殊因已證法身而辭謝的幾句，隱隱似有蛛絲馬跡可尋。此外在斷鴻零雁記第十九章中，曼殊復叙因接得羅弼氏的褪紅小簡，致引起靜子的醋意，有：“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三郎固豈能忘懷者？……嗟乎，三郎，爾意究安屬？心向麗人則亦已耳，寧遂忍然弗爲二老（指曼殊之母，及其姨母）計耶？”言外之意，我們

附錄下第五十七頁

不難想得曼殊與雪鴻的關係，或竟超過純粹的友誼以上。柳亞子考證絳紗記上的碧迦女士，他講：“本書的碧迦，我疑心就是雪鴻，碧迦或者是別號，也許是曼殊送給她的，和賈寶玉替林妹妹題別號一樣。燕子龕殘稿曼殊與某君書，‘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可見碧迦確有其人了。”我以為記中既稱碧迦為莊湘博士之女，碧迦應為雪鴻無疑。而記中碧迦所講，有：“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吾生于香港，亦諳華語。”與斷鴻零雁記上載莊湘僑寓香江，亦大致相似。鄭桐蓀曾疑雪鴻為中國人而非西洋人，乃為曼殊移花接木，另有所指。我意不如認雪鴻確有其人，并是曼殊外國女友中關係最深切的一個，較為直捷了當。況且西班牙莊湘及其女雪鴻的名字，亦見于曼殊遺詩及信札中，似不能疑其祇是在小說上所假託的。曼殊潮音內，附刊有一卷的英吉利閩秀

附 錄 下 第 五 十 八 頁

詩選，在表紙上寫着：“曼殊阿闍梨英吉利閨秀詩選一卷，西班牙雪鴻手鈔於南天旅次。”又，曼殊答莊湘的長信，曾親筆用紅格紙鈔好，訂成一冊，現保存在柳亞子處；此小冊子的封面，寫着：“舍馮湘博士書，雪鴻署。”照此兩樣東西看來，更足以證明雪鴻的確有其人了。

在暹羅教曼殊梵文的，是喬悉磨長老，又稱鞠宰磨，大概是個印度人。在潮音跋上有兩句：“遂之扶南，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扶南即是暹羅。曼殊梵文典自序上，前面有：“繼遊暹羅，逢鞠宰磨長老。”末後又有：“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納拜受長老之旨，于今三年。……今納敬成鞠宰磨長老之志，而作此書。”喬悉磨與鞠宰磨是譯音的不同，定是一人，住暹羅時曼殊從他學梵文，又因他的勉勵成梵文典一書。曼殊的精通梵文，可說是

喬悉磨長老一人的栽培所成。

波邏罕學士也是印度人，又稱鉢邏罕，他與曼殊的關係，可在曼殊畫跋上找出。有一段是如此：“丙午贈別鉢邏罕歸印度。”又：“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因作江干蕭寺圖一幅贈別。”他有梵文典題辭，在天義報廣告和潮音跋上都提起過，但原文未見。

另外一處曼殊畫跋上，有：“丙午初秋，須磨海岸送水野氏南歸。”此水野氏不像中國人，但他與曼殊的交誼如何，國籍何處，沒有別的材料可考證出。

參訂拜輪年表的，係英吉利詩人佛子，見飛錫潮音跋。另外在燕子龕隨筆中，曼殊有這一節：“曩者，英吉利蓮花女士，以師梨詩選媵英領事佛萊蔗於海上，佛子持貺蔡八，蔡八移贈於余。”這樣佛子是詩人又兼領事，他原姓佛萊蔗，曼殊簡稱他佛子。

附錄下第六十頁

又在曼殊潮音上，有署名 W. J. B. Fletcher 所做的英文潮音序一文，題曼殊畫冊一詩。此 Fletcher 氏就是英領事佛萊蔗。曼殊初識佛子，蔡哲夫曾在其所題的一段畫跋內講過：“己酉秋八月既望，曼殊上人過滬，出是冊委守夫婦爲之題識。詰朝，佛子萊蔗過我，讀之折服難極，遂題長句焉。曼殊因以是幀把似佛子，并命守識之，八月廿四也。”這是佛子從哲夫處看見曼殊的畫，由哲夫介紹而二人遂相來往。佛子華名苻佑之，曾任領事于福州，據羅建業說。

曼殊拜輪詩選自序：“去秋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游秣陵，會納於祇桓精舍。”白零大學疑卽柏林大學，法蘭居士不知是否德國人？

曼殊畫跋：“癸卯南遊，客盤谷，西村澄君過我，以耶馬谿夕照圖一幀見贈，并索予畫。”耶馬谿是日本的名勝，西村疑是日本人。

附錄下第六十一頁

周南陔綺蘭精舍筆記：“曼殊在青島時，日與覺生之夫人，日人萱野長知之夫人，及予，以賭麻雀爲戲。”據陳佩忍說，萱野長知爲孫中山先生老友，與曼殊亦相熟。

在日本僧飛錫的潮音跋，他自稱爲曼殊的遠親，又是潮音的刪訂者。但我在此跋的考證中，曾疑爲曼殊所弄的玄虛，主張此文就是曼殊所做，而並無飛錫其人。所以飛錫不能列入曼殊朋友之中，祇在此附帶聲明幾句就算了。

我們雖因飛錫的潮音跋，證明曼殊爲日本血統，但是除了血統外，此外一切曼殊完全是中國化，就他自己也承認作中國人。根據了這個原則，所以此節中我所謂的外國友人，也就指曼殊朋友中之非中國人而言，也帶便在此處聲明。

曼殊的女友

雪梅——靜子

馬玉鸞——尹維峻

百助——金鳳

花雪南——張娟娟

柳亞子在斷鴻零雁記研究上講：“至于雪梅和靜子兩個人和曼殊的關係，我以為都是實在的。”又在絳紗記考證上講，“斷鴻零雁記叙靜子和雪梅兩段情史，我疑心都是事實。”這樣，雪梅和靜子，可算是曼殊最初的女友。據張卓身曼殊上人軼事：“曼殊高尚敏慧，素為其姨母所鍾愛。有姨表姊靜子，幼

附錄下第六十三頁

時與曼殊同遊，兩小無猜。其後姨母欲爲撮合，靜子亦以情志相契，終身默許，非曼殊不嫁。姨母乃以鑽戒贈曼殊，永留紀念，不啻爲訂婚之禮物。無如曼殊訪道名山，年年作客，萍踪無定。又以梵行清淨，未便論娶。以致婚事延擱，蹉跎復蹉跎，而靜子竟以積愁成疾，鬱鬱逝世。”據此，則靜子確有其人，決非子虛烏有，而雪梅當然也是真名了。

在絳紗記考證上，柳亞子又講：“書中還有一個玉鸞，不知是誰？燕子龕殘稿有爲玉鸞女弟續扇詩一首，……大概也是曼殊女朋友了。”絳紗記記的玉鸞是這樣：“玉鸞香山人，姓馬氏，居英倫究心曆理五稔，吾國治泰西文學，卓爾出羣者，顧鴻文（即辜鴻銘）先生而外，斯人而已。然而斯人身世，淒然感人。”後來曇鸞在獄中碰到了一個犯人，從這犯人（玉鸞的未婚夫）的談話中，我們又得了一

附錄下第六十四頁

些玉鸞的故事。‘吾妻（玉鸞）年僅十七，知大義，嘗割臂療父病。剛自英倫歸，哭諫曰，‘是兒命也，何可背義？’其父母不聽。適吾行乞過其村，宿破廟中，吾妻將衣來，為吾易之，勸余改過自新，且贈余以金。’像這樣一個孝義多才的女子，據曇鸞在絳紗記末後所講，却已削髮為尼，飄然不知所之了。這些是小說中的事實，確否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玉鸞名字既在曼殊的詩中提起，這日暮獨立在瀟湘浦的佳人，我們應認為曼殊女友的一個了。

陳佩忍的曼殊西湖墓地圖上，在附近曼殊墓塔旁邊，他寫着：‘尹維峻女士墓，曼殊之女友。’據柳亞子信上講：‘尹維峻的事我實在不清楚，我所鬻鬚知道的，她是浙江紹興嵊縣人，她的姊姊叫尹銳志，是辛亥光復時與浙江烈士楊旭東同在上海製造炸藥的。楊失慎死，銳志亦受傷，這在南

附錄下第六十五頁

社文選卷五王葆楨的楊旭東傳贊上講過。尹維峻與她姊姊齊名，大概也是一位很激昂的實行家。她和曼殊不見得有十分交情，即使有交情，也決不會超過純粹的友誼以上的。”

在可根據考證的曼殊著作中，百助眉史和曼殊的關係最密切。現在我們還可看見曼殊爲她手續的像；題名‘靜女調箏圖’的就是。此圖曼殊曾印成明信片，分送友人，鄧秋枚和包天笑處各有一頁，都是曼殊加上題識送給他們的。題識可分爲三段，第一段是曼殊的一首詩，第二段是倪雲林的柳梢青詞，這在包，鄧處的兩頁是同樣的。第三段却不同，在秋枚處一頁寫着：“雪蛙拜錄雲林處士柳梢青，以博百助詞史一粲，并示枚公。”在天笑處一頁寫着：“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爲題二十八字，并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闕，以博百助眉史一粲。日來雪

附錄下第六十六頁

深風急，念諸故人，鸞飄鳳泊，衲本工愁，云胡不感？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在秋枚處的一頁，曾被蔡哲夫取去，翻印入天荒雜誌。在天笑處的一頁，也翻印入天笑所主編的小說大觀第五集內。後來周瘦鵑又從天笑處借去此頁，翻印在半月雜誌三卷十六號上，題識亦搜入燕子龕殘稿的雜文中。所謂百助眉史者，實在是一個日本的妓女，在海上屋樓中也曾提起過，稱她為東方之美人，妙婉無倫。她也就是曼殊詩中的調箏人，有疑為靜子的，非是。眉史是妓女的代名詞，燕子龕殘稿中刊作女史，則又差誤了。曼殊的本事詩十章，全為百助而作，題圖的一首詩，也收入本事詩中，不過下半首被改竄過了。此外曼殊贈百助的詩，有為調箏人續像兩首，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兩首，與寄調箏人三首。在曼殊剩下寥寥幾十首遺詩中：百助差不

附錄下第六十七頁

多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熊潤桐在他的蘇曼殊及其燕子龕遺詩中，曾有特別提出的曼殊與調箏人一節。他把曼殊之於調箏人，比拜輪之於雅典女郎；因為拜輪的留別雅典女郎，和曼殊之贈與調箏人詩，都是一往深情，幽艷入骨，為抒情詩之傑作。現在我錄下曼殊寄調箏人中的一首，以見一斑：“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懣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此首的題目，據高鈍劍願無盡廬詩話，又作西京步楓子韻，楓子大概是百助的另一名字了。

民國紀元前七年，曼殊在南京陸軍小學教書時，嘗和秦淮河上伎人金鳳相識。曼殊在畫跋中講：“乙巳，與季平行脚秣陵，金鳳出素絹索畫，未成而金鳳他適。及後渡湘水，作此寄之，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這可以想見曼殊和金鳳的交誼。

附錄下第六十八頁

曼殊有集義山句懷金鳳一詩：“收將鳳紙寫相思，莫道人間總不知。盡日傷心人不見，莫愁還是有愁時。”又有懷第二首：“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日情何限，指點荒烟鎖石城。”此莫愁當然也是金鳳的代名詞了。

曼殊與花雪南的一段因緣，見鄭桐蓀信中。他講：“（曼殊）好吃花酒，而却與他所做的信人，名花雪南，極少交譚；蓋彼之所好，不過一場熱鬧而已，不在花亦不在酒也。”桐蓀曾鈔錄出曼殊的何處一詩，并和一律，中四句是：“詩成百絕情難寫，雪冷三冬恨夢踪。（自註泛指花雪南）漫去深山盟落葉，應憐空谷老名花。（自註指花雪南）”曼殊和雪南相識最早，尙在民國紀元前五年住國學保存會藏書樓時，至民國元二年間，仍往來不絕，可見曼殊的久要不忘了。

附 錄 下 第 六 十 九 頁

據諸貞壯說，雪南本姓許，小名五寶，是新加坡華僑的女兒。貞壯又說，清季爲革命而死的鑑湖女俠秋瑾，甚賞識雪南，嘗有贈她的七絕兩首，以‘雪南可人’四字嵌入句首，可惜詩已忘記了。

貞壯和雪南交情最密，有書雪孃一文，講得極詳細，中間亦牽涉曼殊。

燕子詭隨筆：“張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維摩居士太昌狂，天女何來散妙香。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妨。’娟娟語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敬安和尚即寄禪，有八指頭陀集。”張娟娟是民國元二年間曼殊所做的信人。

雪鴻女士一段應放入此節內，惟爲敘述時便利緣故，先在曼殊的外國朋友一節內提出，此處不再重述了。

附錄下第七十頁

還有，張默君，何震，張傾城，徐懺慧諸女士的不放入此節內，其理由也是一樣的。

曼殊的僧友

贊初——智周

法忍——曇諦

得山——意周

拂塵——蓮華寺主

和曼殊最有關係的僧人，當然是他披髮時的本師贊初長老了。據飛錫的潮音跋：“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由是經行侍師惟謹，威儀嚴肅，器鉢無聲。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刹。……亡何，以師命

附錄下第七十二頁

歸廣州。時長壽寺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聞黎乘歐船渡日本。”斷鴻零雁記第五章：“飄然之廣州常秀寺，哀禱贊初長老，攝受爲驅烏沙彌。”又第六章：“二日已至廣州，余登岸步行，思詣吾師面別。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這是曼殊第一次出家時和贊初的關係。後來曼殊重到廣東，在燕子龕隨筆上，有這一段紀錄：“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剩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這所稱師傅，當然就是贊初大師了。師兄不曉得是不是智周禪師？今錄隨筆中關於智周一段如下：“十二月望

附錄下第七十三頁

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竈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與余同受海雲大戒，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

斷鴻零雁記內有個曼殊同伴的比丘，名法忍，曼殊又稱他爲湘僧。據記中湘僧自言的情場奇遇，——有隣女以蠻箋繫蜻蜓身上，使飛入窗內傳達情素——與曼殊在隨筆中所講的：“乃憶十四歲時，奉母村居，隔隣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其踴躍也者。”一事相同。因此或疑法忍並無其人，僅曼殊化身而已。可是在曼殊的詩集中，他有簡法忍，與南樓寺懷法忍葉葉的兩首五絕。詩題不比小說，大概可靠，這樣法忍也定有其人，而且是曼殊的僧友。倘若要解釋上面兩段的矛盾，而是相信隨筆的話，那末我們亦可認法忍是曼殊的朋友，不過在斷鴻零雁記中，曼殊却

附錄下第七十四頁

用了移花接木的方法，把這件他自己幼年的經歷，當作法忍的情史，以爲點綴罷了。

曇諦法師見絳紗記。又，曼殊在碎簪記上講他西湖的游侶：“共曇諦法師一次，共法忍禪師一次。”我們既認法忍爲確有其人，大概曇諦也並非子虛烏有了。

得山和意周，都是西湖白雲庵的僧人。曼殊與劉三書：“瑛居白雲庵（在雷峯塔下）已數日，主持得山，意周諸師，均是超人。”

曼殊與某公書：“一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迎江寺在安慶，拂塵法師當然是曼殊僧友之一。

在原版潮音上，印着：“羯磨阿闍黎飛錫校錄，淀江蓮華寺重刊流通。”又潮音跋上講：“今與蓮華寺主重印流通。”這蓮華寺主是和曼殊有關係

附錄下第七十五頁

的，我們頗擬調查其名號。但據調查的結果，則日本並無淀江的地名，有人說就是淀川，在西京大阪之間，但其地並無蓮華寺，更講不到蓮華寺主的名號了。這大概是曼殊所弄的玄虛吧。（曼殊與柳亞子書：“六月返西京紅葉寺，吾兄可肯一塵游屐否？”又在漢英三昧集上印着：“吳縣蕭孟瞻校刊，銀鈎紅葉寺藏版。”但最近我們到日本西京去找紅葉寺，竟找不到，更無論所謂‘銀鈎紅葉’了。據日本畫家橋本關雪講：“西京多古寺，以紅葉稱者未聞，唯東福寺通天橋以紅葉著名，人不呼東福寺，唯稱通天紅葉。或是貴國人因而誤稱者乎？”關於淀江蓮華寺的問題，他也講：“淀江即淀川，其地有巨椋池，夏時蓮華盛開，惟亦無蓮華寺之名。蓮華與紅葉，共是詩人雅稱耳。”這便是我們調查蓮華寺和紅葉寺所得到的答案了。）

總論曼殊的朋友，有兩點可特別提出：一是曼殊的交友既如此廣多，我們應約略提出最重要的幾人重爲申述一下；一是在這些友人中，品格流降墮落的亦已不少，而曼殊却能獨全其節。

在這許多曼殊友人中，影響于曼殊生時最大的，有章太炎，陳仲甫，莊湘；影響于曼殊死後的，有柳亞子，蔡哲夫，胡寄塵。太炎和仲甫是曼殊漢文的畏友，莊湘是曼殊歐文的先生，于學問上這三人于曼殊最密切。亞子爲曼殊刊集遺詩，哲夫爲曼殊搜印遺畫，寄塵爲曼殊流行小說，這三人把曼殊介紹于以後的時代。但是因爲太炎，仲甫與曼殊交誼最深切，亞子于曼殊著作的搜討，身後的考研最詳細，我現在要特別提出此三人總論幾句。

附錄下第七十七頁

鄭桐蓀曾講：“曼殊的朋友，恐怕要算仲甫最久最厚。他與太炎締交，以我所知，已在太炎出獄以後。他與太炎交情，似亦不如仲甫之久而厚。”柳亞子亦以爲曼殊生平第一個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漢文和英文，法文都曾受他指教的，所以常常稱‘畏友仲子’；其次是章太炎了。他們的觀察都是不錯。仲甫交曼殊在太炎前，當曼殊第一次到上海，住在國民日日報社譯法文慘世界時，仲甫已同他相識，字句間爲他指點修改不少。這時曼殊于漢文的根基尙極淺，文字亦不甚通順，仲甫隱然是他的老師。曼殊漢文的才力可講爲仲甫所啓發，此就是柳亞子所謂生平第一個得力的友人。此後仲甫與曼殊時在一處，常以文字相往來，過從極密，而曼殊受益亦正不少。這樣曼殊就因仲甫的影響，啓示了自己的天才，成爲一個超絕的文人了。他們的交誼還

繼存着，一直到曼殊最後數年，仲甫尚爲他作碎簪記序，作絳紗記序，此鄭桐蓀所謂曼殊與仲甫之交情最久最厚。

太炎識曼殊已在仲甫後，他們來往最密時應在民報和天義報于日本出版時。曼殊的譯詩有幾首都經過太炎點綴，太炎也曾教過曼殊作詩，那些都于曼殊有極大的影響，仲甫外自當推太炎了。曼殊的研究佛學，講解梵文，和太炎的關係亦頗深。有作品可見的是太炎的梵文典序，曼殊畫譜序，與蘇子殺書，自題造象贈曼殊師。不過太炎始終不能了解曼殊，而曼殊亦總究看不慣太炎以後的變節。太炎在曼殊遺畫弁言上所講的曼殊軼事，如哭倡家及美利加肥女二段，他把曼殊描寫做傻子，而其實却是上了曼殊的當，曼殊還沒有像太炎自己瘋瘋癲癲得利害哩。柳亞講：“太炎在遺畫弁言中所說曼殊的浪漫

附錄下第七十九頁

事情三件，我覺得都不可信。吃冰也許是事實，但油醬總加上去的。哭于倡家及美利加肥女，我完全不相信。曼殊對倡家是很客氣的，於其他女性交際尤甚，決不會如太炎所描寫，如此瘋癲的。太炎把曼殊認作傻子，其實上了曼殊的當。……此仲甫所說，我甚相信，我也主張曼殊決不是一個傻子也。”至于後來曼殊對太炎之不滿意，在前面我已指出過，如：“此公（太炎）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幾句，尤可見在曼殊眼中的太炎；而他們交誼的漸趨于疏淡亦可看出一二了。

柳亞子認識曼殊時，曼殊已卓然成家，他們雖以函札來往頗頻，然總抵不上仲甫交曼殊的久而厚。但在死後為闡揚曼殊，為介紹曼殊，那在朋友中要首推亞子了。他刊印的燕子龕遺詩，就是此後沈尹默，馮秋雪，周瘦鵲，段菴旋等所根據的一本。他做

附錄下 第八十頁

的蘇玄瑛傳，雖有數處錯誤，然還是靠了這篇疏略的傳，使後人可依稀的認出曼殊身世與面目。最近他又努力于曼殊作品的搜求，新發現了不少的曼殊遺著。這些他正在編輯成集，想爲付印出，以呈諸愛好曼殊的讀者。散失了的曼殊遺作，至此方能比較的得完備一些。此外他又于各種曼殊作品，做有不少的研究，詩文爲考證出年月時代，小說爲指點出種種證明。于曼殊的身世血統，他提起了別人沒有注意到的潮音跋，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根據此文他復做成了蘇玄瑛新傳，又助柳無忌做成了蘇曼殊年譜。從前曼殊祇像一個飄零的異僧，在人世間他留下的僅是些渺茫的鱗爪，模糊的影痕，經了亞子這番介紹的工作後，而後曼殊在我們腦筋中始留有些清楚的印像，鮮明的見解。當曼殊的朋友都忙碌着別種公務私務時，亞子獨能拋棄一切，爲故人闡揚遺跡，這所以

附錄下第八十一頁

他在曼殊身後為第一個緊要的朋友了。

倘使我們還到上面敘述出的曼殊友人中，一個一個的名字排列在我們腦筋裏，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國以來文人名士的縮影圖。在那些友人中，我們可尋到許多于中國文學上政治上都有永久影響的人。是的，他們于現今及已往的歷史上皆能佔有一頁地位，可是在此中却也有不少品德墮落的人，如同柳亞子在蘇玄瑛新傳上所講：“尋章，劉以私憾失歡，師培夫婦頗遷怒玄瑛。及師培為中調事發，衆論譁然，獨玄瑛皎然物外，不可得而磨涅也。”曼殊生時是個‘獨行之士，不從流俗’，他死後所遺留的仍是一個健全的聲名。他交好的友朋有流于污濁了，但是他不會。他依舊是這般的‘厲高節，抗浮雲’。友人所給與他的影響是很多很多，多至不可磨滅去，但他却辨別認清出好壞，善的他吸收去造成自己清高的

附錄下 第八十二頁

品格，惡的他閃避去不爲所污。他不是脫絕了友人而獨自養成自己的行爲，他走入了廣泛的人羣中，而却能保全其身。此所以爲曼殊作傳者，不得不驚歎着，若玄瑛者，雖雲鶴乎？實星鳳已！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稿，

一九二八年八月重定。

關於曼殊大師的卒年

陳學昭

豈明先生：——連接幾期語絲上刊有許多關於曼殊大師著述的作品，每次我都很注意的讀了，因我亦是一個愛好曼殊著述的人。

記得去年暑假在西湖，曾有二次經過曼殊上人的塔，在這淒涼的塔旁，那時只圍着長長的蔓草，孤山的背面是青青的樹木，倒是面對着西冷橋，橋畔的荷花開得正盛，菱荷的香味陣陣地吹來，在這種境地裏是消失了悲切或是歡樂，不敢讀頌死，但覺得惟有絕滅是安靜的，是人生唯一的解決的。我站在塔旁躑躅了一刻之後，每次總將塔銘默念一過，記得有‘年僅四十有口’一句，我曾與同遊的友人說起

附錄下 第八十四頁

這個卒年的引我懷疑，我不相信曼殊是有如此壽長的，可巧語絲一〇九期上，柳無忌君的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及其考證中，有‘按曼殊歿於一九一八年，年三十有五’語，我乃恍然大悟，敢確定那塔銘上的卒年是錯了的。就想把那塔銘奉上，但背不出，可巧這次歸家，便道經杭州——舍間本可坐滬杭車直達，因戰爭只得繞道而走——乘輿到孤山看梅花，又得見那塔及銘了，今特抄上，聊供關心者的參考罷。

嗚呼，此吾亡友曼殊大師之塔！大師廣東香山蘇氏子，名玄瑛，字子殺，早棄冠服，不忘宗國，行脚萬里，劬志一生，博通藝文，旁及語學，其人生平，此可知矣。大師母爲日本人，故嘗居日本，歸國以還，時時往省，蓋雖捨家，篤於倫紀，其於朋遊，彌勤信納，有所不屑，馳

附錄下 第八十五頁

書方諍，久而益敬，衆所稱焉。往與論交，幾二十年，最後之別，歲爲丁巳，大師遂於是歲五月，遽告怛化，年僅四十有口。甲子五月，友人爲築塔孤山之陰，諸宗元乃爲撰銘，林之夏書之。銘曰：

終隱浮屠 夙戀此湖
藏骨於此 可無慙於林逋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

撰銘者是諸宗元，這在柳亞子先生的關於段庵旋燕子山僧集的我見種種裏已提及了。在那所刻的塔銘上，年僅四十有口，有字之下是空白未刻。我想照柳無忌君所考是確，則此塔銘上的卒年應改正牠，雖然，這於曼殊大師或仍不以爲意的。

一九二七，三，七。

曼殊大師塔銘的一點考證

柳無忌

讀了學昭女士的關於曼殊大師的卒年一文，又見了抄錄下的諸宗元先生曼殊大師塔銘；這事既已引起了注意，我就想把所知道的一點，爲考證寫下。

塔銘中記年歲的錯誤，共有二處：

(1) ‘是歲’係‘明歲’之誤。文中講：“……最後之別，歲爲丁巳，大師遂於是歲五月，遽告恒化，年僅四十有口。”照他所講，曼殊死時應在丁巳，但曼殊死實在下一年戊午，民國七年，西曆一九一八年。我們所以知道曼殊死在七年五月二日的，除柳亞子蘇玄瑛傳中所講外，更可靠的，有此年五月三日的上海民國日報的曼殊上人恒化紀，及同日的曼殊

上人圓寂訃告。現將此二文抄錄如下：

曼殊上人恒化紀

曼殊上人蘇元瑛，工文詞，長續事，能舉中西文學美術而溝通之，其道德尤極高尚。年來慨政局紛擾，社會墮落，常思至羅馬，考察彼都美術；而鬱鬱多病，卒未成行。自去夏復胃病大作，時纏綿病榻，迭入某某數醫院療治，間獲小瘳，然不久輒增劇。至昨日午後四時，竟恒化於廣慈醫院，由汪精衛先生代為料理棺殮。現定今日午後三時成殮，明日午前十時移厝廣肇山莊云。

曼殊上人圓寂訃告

曼殊上人蘇元瑛師，於五月二日，在法租

附錄下第八十八頁

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示寂，擇於三日午後三時成殮，四日午前十時移窆廣肇山莊，此訃。汪兆銘，丁仁傑，林鏡臺，周日宣謹啓。

觀此，曼殊卒年乃在民國七年五月二日午後四時，成殮於三日午後三時，當極詳盡而確定的了。諸文謂爲死於民國六年丁巳，當誤。

(2)關於曼殊歿時的年歲，亦比較三十五歲爲正確。塔銘的所謂：‘四十有口’，可見諸氏知道的亦不甚詳細，僅隨便的就所想到的寫下而已。我們知道曼殊歿年三十五歲，最重要的根據是曼殊進南社時所填的入社表。從曼殊入社的時候，及當時表上的年歲推算起來，至他死時，恰恰三十有五。（此係數年前家父爲推算出的，惟究竟曼殊進社時是幾年，是幾歲，一時疏忽了忘却記下，現在該表不在我處，

附錄下第八十九頁

無從確說。)此外可助證的，有梁社乾君在他英譯斷鴻零雁記的附錄 A Brief Sketch of the Rev. Mandju's Life 上所講的 'Mandju died……at the age of thirty five'，正與我講的相吻合。他做此文時，在我們發表曼殊歿年三十五歲以前。梁君是廣東人，他所得的材料乃與我們不謀而合，這實在是一個極好的證據。又我們以為飛錫潮音跋作於潮音出板的一年，就是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而跋中講：“彈指閻梨年二十有八”，依此向後推算，曼殊民國七年五月死時也正三十五歲。有此三個證據，所以我們敢於斷定諸文所云實係謬誤；或者他作文時原未知道也。

關於曼殊安葬孤山的時日，實係民國十三年甲子六月，諸文所謂的‘甲子五月’，此五月乃是陰曆。民國日報有曼殊上人安葬孤山通告，茲亦錄

下：

曼殊上人安葬孤山通告

茲定陽曆六月八號（即陰曆五月初七）上午九時，奉柩由滬寧北站啓程，約下午四時到杭。凡滬杭兩地同人，與有交誼者，請准期在站迎候可也。九號午時登穴，特此通告，南社同人啓。

至於塔銘的作者諸宗元先生，我所知道的，是他名宗元，號貞壯，又號眞長，浙江紹興人，長於舊詩。光復前做過瑞澂幕府，光復後歷任浙江朱瑞，楊善德，盧永祥祕書。他同曼殊認識時大約在民國紀元前五年秋天，并曾同住在上海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內，當時相聚的尚有黃晦聞，陳佩忍，鄧秋枚諸

附錄下第九十一頁

人。

曼殊在孤山的墓塔，我們有唐鑑玉先生的一張油畫，及陳佩忍先生的一張墓地圖，都印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內。此外，陳林率，黃梅生，李心冥三先生都以攝影見寄，一併在此致謝了。

一六，三，二九，于北京清華學校。

關於燕子山僧集

段 菴 旋

豈明先生：——我前日由東莞回到廣州，在中大友人處談起了我編的燕子山僧集，說是語絲上刊有關於燕集的不少的文字。我聽了非常高興，即忙跑向經售語絲的幾家書店裏購買；但是掃興得很，以前的偏偏賣完了，僅僅買得由一二一至一二五的幾期。在茶肆中，把所有的題目流覽一過，却又看不見一篇關於燕集的文字，只有一篇關於曼殊卒年的學昭姑娘的通訊。在那篇通訊裏面，我知道語絲上確曾刊過不少的關於燕集或曼殊的文章，可惜我無緣拜讀，真是悵惘之至！

燕集的編法，不但讀者們不滿意，（聽說晨副

附錄下第九十三頁

上有人在做文章罵我，我也‘無緣拜讀’，可惜之至！）就是我何嘗覺得滿意！但是燕集的來歷和我編這書的動機，不妨向先生說說。在這部書的短序上也曾說過：“嘗與友人論曼殊大師遺著，瑰麗粲達，出諸自然，以其漫不成篇，引爲深恨。”這算是我編這部書的最大動機了。我愛曼殊的東西，固然由於他的東西‘瑰麗粲達’。也是由於我同情他的身世，同時也是我自己可憐自己！所以平常很留心世人關於他的評論。有一次我在趙景深先生（那時他還在長沙）房中間談，無意中看見了一篇關於曼殊的文章，（題目我已忘記，好似在鄭振鐸編的鑑賞上面。）牠的大意是：I，曼殊的藝術手腕是很高強的；II，埋怨胡適之博士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中何以無曼殊之名；III，希望有人能將曼殊的作品編成一書。我久想要做的工作，至是更使我堅決的去做了。

但是因為我年紀很青，（那時還只十七歲？）很害臊說了出來，恐怕難成事實，給人笑話，所以當時暗暗進行而已。後來因為學校功課很忙，這件事不得已暫時擱下，一直到歸家為止。

我回到故鄉，常向我的三哥和碧玉姑娘談這件事，他們非常鼓勵我，要我轉到長沙時去做。我到長沙以後，着實的做起來：從早到晚，都是忙着怎樣編這書的問題，甚至於‘廢寢忘餐’。只是在長沙可以質問難者無人，不免常常感到失望。後來稍有頭緒，我纔寫信給趙景深先生（那時他已到上海去了）求他多多指教。他的覆信，實在給了我不少的指示，這也約略的在原序上說過了。他並且說：白采先生曾對他說過：焚劍記絳紗記是廖叔凱先生作的，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所以我纔把這兩篇刪去。另外據他所知道的曼殊還有一篇天涯紅淚記載在小說大觀

附錄下第九十五頁

(文明書局出版)第十二集上，偏偏長沙又無這書可買，不能繼下收入，真是可惜極了。所以除了將我素來知道的找得着的編上以外，不能更加上一篇我不知道未讀過的曼殊的作品，我時嘗‘引爲深恨’！我當時曾寫信給景深先生，說是過於草率，不敢拿來出版；他覆信說：你現在所編下的稿件，就算曼殊遺著的第一集，也未嘗不可。於是我所編的書，遂由他介紹到中原書局出版去了。

時間幾乎經過了一年之久，我已由長沙到廣州來了，纔在市上看見這部書。我幾乎已忘記了有這麼一回事！我非常生氣，怎麼印刷得這麼壞呢！我當時在致景深兄的信中曾這麼說過；他覆信說：我們是窮人，沒有辦法；自己印，又沒有錢！

這部書我得到的報酬：第一版書二十本，再版書三十本，如此而已。

附錄下第九十六頁

誠如景深兄所說：我們是窮人，沒有辦法！所以我很感謝劉鐵冷先生，承他將這部書出版；不然，誰肯給我印出來呢！

我本想於再版時改正一下，因為當時我已入伍，非常忙碌；初入軍中，什麼也過不慣，苦悶無限！成天的不是講求‘殺人之道’，就是‘跑步拖鎗’，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聽說柳亞子先生預備弄曼殊全集，我非常歡喜；曼殊有靈，也當安慰些罷。

我說了這許多，空費去了先生的時間；對於我這個過於瑣屑的人，未免有點唐突，就此收場罷。但是此間的情形，趁此機會，不妨向先生一道：世人不是懷疑甚至於相信廣東已‘赤化’了嗎？‘赤化’不就是共產公妻嗎？可是我到此地來仍然是沒有老婆，不待說，十字街頭的攤上擺在那裏的蜜柑甚至尤有小

附錄下第九十七頁

焉者如蘿蔔之類，也還是要錢買的。廣東之所以與他處不同者，因為有人民的政府，人民的組織和人民的武裝而已。這或者就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以及其他愛國者如國家主義派之類所謂的‘赤’吧！然而近來斗變星移，又是另換新局面了！……

四月二十八日，段菴旋於廣州。

關於焚劍記等

柳無忌

豈明先生：——白采誤以為焚劍絳紗二記為廖叔凱所作，而非曼殊親筆，明眼人自能知其不確。今見段君來信，又申言此事，恐易引起誤會，謹請將此函照登入語絲。

- 1, 柳彜是否即廖叔凱——據盧冀野來函，“柳彜姓金，名熊，字煦生，南京人。現任新聞報編輯，人在漢口。白采之說全非也。”
- 2, 章行嚴講：“此二記為曼殊親筆，世何得疑？且他人焉有此冷雋文字？”
- 3, 程筱峯來信，謂當此二記在甲寅發表時，其叔演生（即西冷異簡記之作者）曾向甲寅社詢

附錄下第九十九頁

問，答稱爲曼殊所作。

此外，在語絲上發表的燕子山僧集我見種種，及絳紗記考證二文，亦有確證。其實，祇要看過曼殊之說部，及柳縹在新聞報上之文字，此白采傳說，已可不辯自明。

柳無忌。

關於曼殊大師的幾句話

何世玲

一，軼事

我對於曼殊大師，只是一個絕對的崇拜者，此外無別的絲毫的關係。但關於曼殊的生平或軼事，只要友人中略能道者，我總要細細的探問，這樣很能給我以精神上的滿足。現在我以我所聽來的話寫一點如下：

一，友人夏君在上海時曾與曼殊盤桓過。他說：曼殊終日獨臥，把帳子深深的垂着，他在帳裏，只不斷的吸着烟捲。枕邊擺了幾本破舊的洋文的小說，此外則帳內帳外更找不出一本書了。他飲食極無節制，所嗜食的食品，每

食必過飽以至脹悶，甚且得病。最後，竟以胃病(食物不消化)斷送了他的天年。

二，有丁君者曾爲我說一件關於曼殊的軼事：有一次，曼殊病入醫院，病愈了，因爲衣服典賣已盡，不能出院，有一天，他的友人某君去看他，問他病好了何以不出院。曼殊以衣盡告。友人立贈他龍洋數十元，令製新服。就在那天，曼殊閱報見廣告欄內有德國新出的玩具的露佈。他立即叫人去購買。價昂甚，竟盡友人所贈之洋。買來了以後，曼殊坐病榻上，玩弄不置。忽又有一友人驀然入室。看見曼殊手中的玩具，卽大讚說：“這……真好！”曼殊說：你說好，我就送給了你罷。友人說：我說好，並不是想據爲己有。曼殊說：你如果不受，便不是誠心讚賞；如果是誠心讚賞，你

便不能不收下。友人不得已，携之而去，過了幾天，贈錢的友人復至，曼殊依然是赤條條躺在病榻上，與未贈錢以前一樣。

二，拜弔

去年春末，我到西湖去遊了幾日。有一天與友人陶君沿白堤小步，有一同遊者從堤的彼端來。說他在無意中尋得了詩僧曼殊之墓。我們便請他作了嚮導，一齊再去尋覓。在萬樹中果然把曼殊的孤墳找到了。我們三人在墓前一同展拜，起來彼此互看，三人的眼中，都有了淚意。我當時便在日記本上寫了三首絕句：（我是不大作舊詩的）

（一）

一棺寂寞葬湖邊。萬樹陰森絕可憐。
如此生平如此死！我來揮淚伏碑前。

附錄下第百〇三頁

(二)

右林處士左蘇小，異世相期作比鄰。
好月照波風蕩候，可曾詩酒釣湖濱？

(三)

一雙白鷺掠湖飛，疑是詩人化鳥歸。
悵望碧空無限恨，青蒲白浪映殘暉。

關於曼殊大師

影 心

豈明先生：——近來語絲上常刊有關於曼殊大師的文字，可見曼殊的著作，多爲人所愛好了。我亦自信是喜讀曼殊著作的人，所以於曼殊有關係的文字，也很注意，今將我所見的，鈔幾段寫在下面：

陳小蝶近代六十名家畫傳

“曼殊上人蘇玄瑛，香山人。賸水殘山，深饒別趣。喜畫衰柳孤僧，有萬水千山，行腳打包之意，真乃詩人妙品。”（此則見十四年新聞報國慶增刊。）

王西神題曼殊上人遺畫

狼藉蓮池墨一丸 畫禪參得十分寒

南宗已去維摩老 風雨秋堂忍淚看

(曼殊此畫，係珂羅版印成，有西神此題，彷彿從雜誌等刊物拆下者。)

今雲謁詩僧曼殊上人墓

詩囊酒袋走天涯 文字姻緣處處家

尋得名山寄遺蛻 半依名士半名花

(此詩係遊杭雜詠八首之一，登在新聞報快活林。惟今雲何人，我不知道。此詩雖不關曼殊的著作，可也算是曼殊的身後知音啊。)

此外，又見大東書局出版的小說叢譚上，載有胡寄塵的誦海感舊錄一篇，錄中所感之舊，第一個便是曼殊。現在也把起頭的兩段記下：

“蘇曼殊並不是個專門小說家，不過他做的幾部小說都很好。大概他的小說裡，都有他自己的小影在裡面。我決不敢說他完全是實事，

然隱隱約約，總有一些是實事。

他的畫，他的詩，他的小說，都別有一種風致。有人說他的畫是融化中國畫和東洋畫而成的，實則他的畫在中國和南宋馬遠很相似。詩略近晚唐。總之高逸有餘，雄厚不足，說他是東洋風氣，也不爲過。詩畫如是，小說也如是。”（此篇略長，可按原書，恕不全鈔了。可是寄塵所評的‘高逸有餘，雄厚不足’八個字，是非常的得當。）

語絲第一〇一期刊有柳亞子關於段菴旋燕子山僧集的我見種種一文，說是搜集曼殊的遺著，將來印一部大規模的曼殊全集，并採錄於曼殊有關係的一切文字。現將請你把我所記的這些，也在語絲上發表，想亞子一定可以看見。以上幾段，或者他有可以採取的，也未可知呢。

蘇曼殊詩集及其他

銘 彝

一個有天才而短命的詩人，在我們中間，死去了足足有九年了。在這九年的時光中，我們的文學界，尤其說詩，有多大的變化，有若干的成績？我們真不敢自誇一句啊！蘇曼殊（玄瑛），大家都會知道的，他的生平底浪漫事跡，他的‘身世難言之恫’，用不着我再來多嘴；可是我們有這樣一位可愛的詩人，幾於無人不知的詩人，而他的作品，却東鱗西爪，到處散失，竟沒有人做搜集的工作，使我們得以完全的鑑賞，這是何等不幸的事！假使曼殊而不生在中國，我想他的全集，一定早已就流傳世上了，那裏還等到死後六七年，纔有人替他搜集，有時還費

許多考證的工夫，弄出來不一定可靠，或不知適從。
中國文學家真可憐呢！

柳無忌君這部蘇曼殊詩集，實在比較完善得多。因為他的尊翁是曼殊的朋友，當時的一切，是他老先生親自看見過的。本集計詩八十四首，及斷句五聯。在我們所見過的燕子窠殘稿，燕子山僧集等書，要完全些。這是我們讀書界的幸福。

曼殊的詩是怎樣的好，那是讀者自有感覺，我不必說，說是沒有用處的。實在我們酷好文學的人，能得到這樣仿宋聚珍版刊行的一部完美的小書，除了心頭十分快悅之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拉雜說點，當作介紹。

同時還有曼殊逸著兩種，亦已出版了。這兩種逸著，都是未完結，在世上似乎沒有人知道牠們，真難得到手的東西，現在我們也可以暢快地讀了，這也

附錄下 第百〇九頁

是很好的消息，特附此報告。

十六年六月二日距曼殊死時九年又一月。

關於蘇曼殊之記述

顧 醉 莢

燕子山僧蘇曼殊，畸零身世，蓋代才華，誠輓近之奇士，亦說苑之蒼頭。惜年逾而立，遽赴玉樓。其遺著已付剗削者，有拜輪詩選，文學因緣，悲慘世界，斷鴻零雁記，碎簪記，絲紗記，焚劍記，天涯紅淚記，燕子龕隨筆等書。尚有梵文典八卷，嶺海幽光錄，燕子箋英譯本等，原書皆散佚未見，不過據飛錫潮音跋中所載耳。曼殊歿後，周瘦鵑氏曾爲之編輯燕子龕殘稿，零縑斷紈，網羅殆盡。去年復有段菴旋者，因抱身世之痛，自比曼殊，遂亦編燕子山僧集一書。惟所刊詩文雜作，泰半以周編殘稿爲藍本，復列入碎簪及斷鴻零雁兩記，與夫燕子龕隨筆拉

附錄下 第一百十一頁

雜而成。此書稱集固不能，取材亦嫌重複，謂之段氏抄本則可，至於在曼殊作品上，似無占何等之價值也。予在少時，即嗜讀曼殊文章。猶憶十六歲時，在書肆中獲斷鴻零雁記小本。時正寢饋於林譯小說，及既讀斯編，覺其醇厚處固不逮林書，而自有一種飄逸之氣，拂拂於字裡行間。其後續讀悲慘世界，碎簪絳紗焚劍諸記，益歎其行文之冷慧，實非食人間煙火氣者所能爲。斷鴻碎簪二書，原膾炙人口，毋待贅述。惟焚劍絳紗兩記，人多有疑其非出曼殊手者，聚訟至今，迄未能決。即顛倒曼殊如段君者，亦引其友人之言，謂此二記爲廖叔愷別署柳籊者所作，後人遂誤爲曼殊所著。據愚之見，記中所述，半皆曼殊生平事蹟，半則歷書當時朋好奔走國事之勞，及燕婉游宴之私，若隱若現，按圖可索。視其文，亦瑰麗繁縟，非曼殊不能爲。此姑不論；猶有較著之明證，試

附錄下 第一百十二頁

爲述之。初曼殊造此兩記，先刊之章行嚴所編甲寅雜誌，均署名曇鸞，後人殆以其署名而生疑同。殊不知絳紗記前有獨秀一序，中有句曰：“爛柯山人前造雙杵記，余與曇鸞皆序之；今曇鸞造絳紗記，亦令爛柯山人及余作序。”試觀章行嚴選定之名家小說（焚劍絳紗兩記均刊其中，亞東圖書館發行）內，雙杵記之前有兩序，一爲獨秀山民，一則燕子山僧，然吾人既知燕子山僧爲曼殊，則曇鸞又獨非曼殊之化名耶？又新青年雜誌所刊碎簪記獨秀後序中，有“前者我友曼殊著絳紗記”一語，可見此二記之非僞託，當無疑義，奈何猶作猜測之詞？豈段氏雖重曼殊，而此二記乃猶未之見歟？不寧惟是；去年甲寅復活，亦有以此疑點函質章行嚴者。章氏乃以原函刊之報端，復加跋語於其後曰：“曇鸞爲曼殊別字，二記俱所親草，世何得疑？且他人焉能有此冷慧文字？”觀

附錄下 第一百十三頁

乎此，則滿腹疑團，不難迎刃而解矣。

曼殊死後，其友柳亞子曾輯其遺詩，并爲之傳。於其身世行事，大略已詳，惟猶不及潮音跋之纖悉靡遺。考潮音跋作者，署名爲日本僧飛錫，原文曾於民國元年載葉楚傖所編太平洋報，時曼殊尙在海上。此文縷述其前半生行事，歷歷如數家珍，似爲曼殊自著而託名飛錫者。且環觀曼殊作品中，亦未見有學人名飛錫其人；而扶桑僧人，能撰漢文至洋洋千言者，亦所罕觀。故我疑或曼殊之故弄狡獪耳。特將原文錄後，以備世之好讀曼殊文章者之觀摩；並望明達之士，有以祛我惑焉。（潮音跋原文已見本書第四冊，茲不贅錄，編者記。）

雜評曼殊的作品

郁達夫

因為胡適之氏的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裏，沒有蘇曼殊的名氏，一般年青氣盛的文學家，都起了反感，竭力的在為曼殊出氣。所以這幾年來，關係曼殊的論文紀載，散見於各種雜誌上的很多。曼殊的遺文賸墨，尤其為書賈居奇，這幾年來，他的作品，竟改換頭面的出了幾種。他生前的朋友，也在各處記述他的軼事奇行，想加重他的沒世聲名於萬一。其實蘇曼殊的名氏，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早已經是不朽的了，那些推重過當的稱頌，實在不能在他的名氏上更加上些什麼。

蘇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個奇人，然而決不是

附錄下 第一百五頁

大才。天才是有的，靈性是有的，浪漫的氣質是很豐富的，可是缺少獨創性，缺少雄偉氣，一位英國的批評家對十九世紀的鬼才淮兒特所說的話，也可以用在蘇曼殊身上。

所以曼殊的才氣，在他的譯詩裏，詩裏，小說裏，畫裏，以及一切雜文散記裏，都在流露閃耀，可是你要求一篇渾然大成的東西，却在他集子裏尋找不出。

我所說的他在文學史上可以不朽的成績，是指他的浪漫氣質，繼承拜輪那一個時代的浪漫氣質而言，並非是指他那一首詩，或那一篇小說。

拙統講起來，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因為近來有一般殉情的青年，讀了他

附錄下第一百六頁

的哀豔的詩句，看了他的奇特的行爲，就起了狂妄的熱誠；盲目地崇拜他，以爲他做的東西，什麼都是好的，他的地位比屈原李白還要高，所以我想來做一點批評，指點指點他的壞處，倒反可以把他的真價闡發出來。

他的詩是出於定庵的己亥雜詩，而又加上一脈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詞很纖巧，擇韻很清諧，使人讀下去就能感到一種快味，舉幾個例出來，就可以明白：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庵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涉江誰爲採芙蓉。
軟紅簾動月輪西，冰作欄杆玉作梯，
寄語麻姑要珍重，鳳樓迢遞燕應迷。

附錄下 第一百七頁

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纏綿，
分明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
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
獨有傷心驢背客，暮煙疎雨過閩門。
平原落日馬蕭蕭，賸有山僧賦大招，
最是令人淒絕處，垂虹亭畔柳波橋。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碧欄干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燭影深，
看取紅酥渾欲摘，鳳文雙結是同心。
折得黃花贈阿嬌，暗擡星眼謝王喬，
輕車肥犢金鈴響，深院何人弄碧簫。
鐙飄珠箔玉箏秋，幾曲回闌水上樓，
猛憶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夢蘇州。
蟬翼輕紗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

附錄下 第一百十八頁

誰知詞客蓬山裏，烟雨樓臺夢六朝。

像這些，都是定庵的得意之作，而曼殊去偷了過來，重加點染，就覺得清新順口，讀之有味了。所以我說他的詩比他的散文小說好，因為他的詩裏有清新味，有近代性，這大約是他譯外國詩後所得的好處。可惜我讀他的詩不多，所以不能再仔細的分析評斷他的詩。最後他的詩的清淡味，似乎是得力於放翁，后山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小說裏，也曾這樣的說過，他的雜記裏，也把放翁的“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一絕，稱道得十分起勁。

曼殊有這樣的詩才，有這樣的浪漫氣質，而他的小說實在做得不好。我所讀過的，只有一篇碎簪記，一篇斷鴻零雁記，讀了這兩篇東西之後，我再也不想看他的小說了。

碎簪記係記一個多情多病的少年，屈伏在專制婚姻之下，和一位他所愛的女子，不能結婚，就鬱鬱以卒。同時他叔父婦母爲他定下的一位女士，也爲了這少年而死。三人結成三角戀愛，都是好人，都可以博得人愛，而都在前後差不多同時死了。碎簪記的骨子是這樣，他的文章也做得很 Sentimental。照理是可以做得很動人，很 Tragic 的，然而他的技巧的不高明，描寫的不徹底，真使我出乎意料之外。他的記述方法，用半寫實的體裁，然而使人讀了，處處覺得他在做小說。尤其是作中主人公的性格，和事件的進展，聯絡很薄弱，看不出前後的因果系統來。他有時也用 Suspence 的手法，來挑動讀者的好奇期待之心，然而這手法的用出，決不像曾經讀過西洋近代小說的才人之所用，仍舊是一個某生體的中國濫小說匠的用法。譬如姓莊的那位少年，在病院裏，

與那位他還不曾見過面，然而心裏已經決定生死不渝地愛她的杜靈芳小姐——這事情已經是不可通了——訣別的時候，曼殊竟用了

“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即會晤之終也。”

的兩句濫腐的文章。

還有杜小姐將簪一枝，贈與莊湜，莊的叔父於莊和燕小姐及孀母等出去的中間，去請了杜小姐來，要杜小姐將莊枕下的簪兒折斷，逼與莊絕一段，抄襲茶花女太抄得不高明，我真不解絕世聰明的曼殊大師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文章來。

斷鴻零雁記，是舉世所尊敬的作品，係帶有一點自敘傳色彩的小說，然而牠的缺點和碎簪記一樣，有許多地方，太不自然，太不寫實，做作得太過。

這一篇是用第一人稱的自傳小說，記述他自

附錄下 第二百一十一頁

小孤苦，離了親身日本產的母懷，遠適異國（就是中國），寄養在一家他父親（日人）的朋友粵人的家裏。這養父雖好，然而養父的後娶母却壞得很，養父死後，逼得他不得不去削髮爲僧。一天晚上，那受戒的和尚，於無意中遇見了他幼時的乳媪及她的兒子——這一段不自然得很——又於無意中遇見了狠堅貞的當他養父在日爲他定下了的未婚妻，就還了俗。這未婚妻在後花園贈銀給他，要他東渡去尋親生之母。他到了老母的懷裏——他的生父早已死了，因此所以出養的——又和他的一位姨母的女兒（就是他的表姊），有了婚約，這是他老母所主張，他心裏也十分願意，可是終覺得對不起那後花園贈銀的粵女，所以他就生了許多苦悶。苦悶之餘，他就決計出家，又逃回中國，暫在杭州靈隱寺寄跡。這中間又於無意中遇見了他幼時的鄉親廣東麥某，得知道那贈銀的粵

女，已因忠於他的原因而去世了。他悲憤之餘，就沿門托鉢，回到粵南去弔這少女之墳，在路上遇見了他那乳母的兒子，也爲追薦他自己的母親，已削髮爲僧了。主人公好不容易到了他那未婚妻的家裏，去訪問她的婢女，倒反受了一頓搶白，他終於尋不着她的墳墓。最後的一段結語爲

“嗚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處葬卿卿！’讀者思之，余此時愁苦，人間寧復吾匹者，余此時淚盡矣，自覺此心竟如木石，決計歸省吾師靜室，復與法忍——這是他同行的一位和尚的名字——束裝就道。而不知彌天幽恨，正未有艾，吾擱筆不忍再言矣。”

實在做得太不高明，幾乎把全篇的效力，完全打消了。

斷鴻零雁記，因爲帶有自敘色彩的原因，內容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三頁

稍爲複雜一點，文章也似乎費了許多苦心，前後共二十七章，有三萬多字，然而我覺得可取的，只有第一章的六七百字，其餘的文章裏，破綻很多，隨便舉幾個例，就譬如第四章中，乳母對主人公說：

“今吾爲爾計，爾須靜聽吾言，吾家花園，在三春佳日，羣芳甚盛，今已冬深，明歲春歸時，爾朝攜花出售，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資雖薄，然吾能爲爾積聚，迄二三年後，定敷爾東歸之費，舍此計無所出，三郎，爾意云何？”余曰，“善，均如媪言。”媪續曰，“三郎！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出必肥馬輕裘，今茲暫作花傭，亦殊異事，……”

你瞧，一個鄉下的無知的乳母，何以知道三郎先在東京是一個貴公子，更何以知道他出則肥馬輕裘。

又如第七章中，主人公得了未婚妻所贈之銀，

在東渡的舟中，拿出拜輪的詩來讀後，又翻譯了一篇漢文等處，實在是畫蛇添足，使讀者的自幻觀念，完全破滅，不得不自覺到“在這裏讀虛構的小說”上去。

還有第九章中，主人公到了日本，跟他母親妹妹到小田原龍山寺去上先祖代代的墳的時候，他的感情，應該是如何的急迫，而他在寺的山門口，竟有看取山寺門聯，悠悠批評這“蒲團坐耐江頭冷，香火重生劫後灰”的聯句的餘裕，實在要使讀者感到無限的滑稽。

諸如此類，還指不勝指，我恐怕一般崇拜曼殊的青年，要出來罵我吹毛求疵，不再做下去了。

這一回因為養病山中，偶爾讀到了曼殊大師的遺著，所以拉雜寫了這一篇感想，請讀者勿要誤會，說我在攻擊這薄命的詩人，而藉以自豪。老老實

附錄下 第二百五頁

實，憑我良心說起來，我對於曼殊的漂泊的一生，是很表同情，很表敬意的，不過他的小說，尤其是斷鴻零雁記，我覺得不敢贊成而已。

一九二七年五卅的午前作於逃難養病的山中。

答芸深先生

周作人

芸深先生：——來信對於曼殊深致不滿，我亦有同意處，唯慮於青年有壞影響，則未必然。曼殊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絕句與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頗足以代表革命前後的文藝界的風氣；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說一句不敬的話，實在不大高明，總之還逃不出舊道德的樊籬，——這在詩人或者是難免的？即如白采君的絕俗樓我輩語中也常見到舊時代的舊話。我不相信文學有什麼階級可分，但文學裏的思想確可以分出屬於某一階級某一時代的，如封建時代或有產階級之類，中國現今的道德觀念多半以私產制度為標準，所以世俗對於親子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七頁

男女間的思想也純粹建立在這上面。我不相信詩人應當是‘先知’，擎着十字架在荒野上大叫，但有健全的思想的詩人總更使我喜歡，郭沫若先生在若干年前所說‘詩人須通曉人類學’（大意如此）這一句話，我至今還是覺得很對；法國都德（A. Daudet）關於兩性問題說過惡話，我就有點不敬，覺得他真是有產階級的人，無論他實在有沒有產，雖然他的短篇還是可以愛讀；正如說謊的廚子所做的包子之無害其為好吃也。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點像舊日讀書人，（彷彿胡適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上痛罵過絳紗記，）他的詩文平心說來的確還寫得不錯，或者可以說比一般名士遺老還要好些，還有些真氣與風致，表現出他的個人來，這是他的長處。先生說曼殊是鴛鴦胡蝶派的人，雖然稍為苛刻一點，其實倒也是真的。鴛鴦胡蝶派的末流誠然是弄得太濫惡不堪了，但這

也是現代中國在宣統洪憲之間的一種文學潮流，一半固然是由於傳統的生長，一半則由於革命頓挫的反動，自然傾向於頹廢，原是無足怪的，只因舊思想太佔勢力，所以漸益墮落，變成玉梨魂這一類的東西。文學史如果不是個人的愛讀書目提要，只選中意的詩文來評論一番，却是以敘述文學潮流之變遷為主，那麼正如近代文學史不能無視八股文一樣，現代中國文學史也就不能拒絕鴛鴦胡蝶派，不給他一個正當的位置。曼殊在這派裏可以當得起大師的名號，却如儒教裏的孔仲尼，給他的徒弟們帶累了，容易被埋沒了他的本色。語絲上講起他來，也只是隨便談談，或者想闡明一點真相，這個意思在執筆的人也是有的，此外並無提倡或推崇的意味。語絲社並沒有一個固定的要宣傳或打倒的東西，大家只在大同小異的範圍內各自談談，各人的主張由本人負責。全是三不管的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九頁

辦法：自然，有些話是決不說的，例如獅子牌老虎牌等雜誌的話頭。我們希望讀者只看了當作參考，如聽朋友的談天，不要不經過自己的判斷而就相信。因此我覺得語絲上談論曼殊是不會給予青年以不良影響的，這是我與先生意見不同的地方。事實上，現今的青年多在鴛鴦胡蝶化，這恐怕是真的。但我想其原因當別有在，便是(1)上海氣之流毒，(2)反革命勢力之壓迫，與革命前後很有點相像。總之，現在還是浪漫時代，凡浪漫的東西都是會有的。何獨這一派鴛鴦胡蝶呢？現在高唱入雲的血淚的革命文學，又何嘗不是浪漫時代的名產呢？

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豈明，於北京。

蘇和尚雜談

柳亞子

小序

從去年夏天起，發願做蘇曼殊研究的工作，到現在一年有半，所成就的，只證明曼殊是一個日本血統的油瓶兒子。在情感上講起來，似乎是很對不住老朋友的，然而發現的證據如此，又有甚麼辦法呢？關於曼殊的作品事實，我已寫成了好幾篇專論，不過零零碎碎，在我記憶中間的，當然還很多。無忌！我寫一篇蘇和尚雜談，就趁此流亡異國，一無所事之餘，寫牠起來吧。使曼殊地下有知，不知將作何感想？一九二七年十月，寫於日本東京市外吉祥寺樂天廬。

曼殊的思想問題

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時是極進取的。晚年雖形似退守，其實並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後轉走。我以為他晚年講的話，實在是表示他在極端憤激，因為憤激，有時候也許形成心理的變態而發生出變態的言論了。他一九一五年（乙卯）三月給我的信，有：“阿崔欲來游學，我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留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這一段話，是最容易被人錯認做頑固黨的，也許頑固黨會引以為口實。但是，我以為這未必是曼殊由中之言，不過憤激

附錄下 第三百三十二頁

而已。在一九一五年，不是洪憲帝制漸近成熟的時代嗎？籌安會的發起人，幾乎無一個不是留學生，中間如劉申叔等，還是曼殊的老朋友，叫曼殊如何不痛心而憤激？通番賣國的曹汝霖，陸宗輿，不又都是留學生嗎？此等人叫曼殊如何不罵？他罵留學生，是因為他們貪財賣國，反顏事仇。罵女留學生，是因為她們奢侈浮華的生活，足以促成她們丈夫的賣國事仇而有餘。舉一個例子來講，申叔是曼殊極好的朋友，申叔的變節墮落，我想是曼殊所極端引為痛心的，但申叔的一生，完全斷送於他夫人何志劍之手，志劍不是女留學生嗎？那真不如學毛兒戲的女戲子了。曼殊對於辜鴻銘，在早年是看他不起的。在他一九一〇年（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惜乎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為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這講得何等明白？他現在忽然崇拜他起來，那不是明明說，像申叔這班

附錄下 第三百三十三頁

人的翻雲覆雨，以革命始而以籌安終，還不如辜氏的始終效忠滿清，不失為經經之士嗎？曼殊這一封信，本來寫得很奇怪。阿崔不知是個甚麼人？照前後的另外幾封信上看來，似乎是上海的妓女，如何會到日本去留學？我又不認識阿崔，他無緣無故把這個消息來報告我，且由阿崔而罵留學生，更痛罵女子留學，真不知是那裡來的一股邪勁兒？除了借題發揮，表示他極端的憤激以外，還有甚麼理由可以解釋呢？了解了曼殊對於當時政局憤激的心理，便當然知道他不會和一般的頑固復辟黨人把臂入林了。曼殊還有幾封給鄧孟碩的信，在一九一四年（甲寅）寫的，都寫着‘宣統六年’的紀元，末一信還寫‘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那是更加顯明着在玩世不恭的開玩笑了。這幾封信內有在南社叢刻上發表過的，我當時恐怕人家誤會曼殊的意思，所

附錄下 第三百三十四頁

以把辜鴻銘改作口口口，而皇帝與洋皇帝的紀年，也被我刪去。如今在書札集上，我已還他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在此附帶說明一下。明白了這幾封信只是曼殊憤激時的變態心理，然後曼殊的正統思想；可以繼續研究了。

曼殊的正統思想，可以分幾方面講：關於種族方面，他的民族觀念，是十分熱烈的，在他的著作中間，隨處可以找到，無忌在曼殊遺著兩種後記中講：“曼殊知道記那些明末的忠臣烈女遺事，曼殊知道譯印度人在亡國後苦痛的嘶聲；就是同樣的曼殊，譯拜輪痛哭希臘的哀歌，罵媚外的廣東人（嗚呼廣東人），談荷人待爪哇華人的苛虐（南洋話），寫無政府主義的女傑郭耳縵的氣節（女傑郭耳縵）；曼殊豈祇是一個作綺艷語，談花月事的漂零者而已。”這幾句話是很不錯的。關於政治及社會方面，他也非常

急進。上面所講的女傑郭耳縵一文，便是一個證據。此外，如露伊斯美索爾遺象讚，如海哥美爾氏名畫讚，都可以窺見曼殊心理的一斑。在慘社會上，更有許多具體的表示，楊鴻烈在所做的蘇曼殊傳中，引證得非常清楚。這也許有多少是仲甫的主張，但他同仲甫極契會，當然也是他們倆共同的信仰了。在碎簪記中，攻擊美國資本社會的拜金主義，也十分利害。關於宗教方面，他是很看不起耶教徒的。他在斷鴻零雁記第六章講羅弼牧師的一段，他說：“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那末，除了羅弼牧師以外，在曼殊心目中，一般的耶教徒，當然都是‘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了。對於佛教，他是主張澈底的改革的。在答莊湘書上，及斷鴻零雁記廿三章與湘僧問答一段，十分明白。楊鴻烈說，曼殊的理想，倘然實行

起來，便是佛教中的馬丁路德，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了。關於兩性問題，曼殊的思想比較落後一點。他在斷鴻零雁記第五章講雪梅的一段，攻擊代辦婚姻和買婚姻，非常透澈。但在絳紗記內，却又攻擊‘黃魚學堂’的不貞了。我以為曼殊是主張戀愛自由，而反對自由戀愛的。在前者近乎固定的一夫一妻制，即結婚之權，操諸自己，但‘一與之齊’，却仍舊要‘終身不改’。在後者是主張戀愛有流動性，可自由結合，即可自由脫離，或者同時可以對於幾個人發生戀愛。曼殊贊成前者而反對後者，這當然是時代的關係了。曼殊在碎簪記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禍水也’，頗近叔本華的女性憎惡論，其實只是他做戀愛小說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娑羅海濱遯蹟記內，却碣碣實實的說了女性許多壞話。這一部書很奇怪，不知究竟所謂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的搗

附錄下 第三百三十七頁

鬼？倘然屬於後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過。但他在書中還是少不了賢明的女性，他寫了一個很好的‘壯者妻’出來，又立刻把他自己的議論打破了。曼殊之對於女性，為憎為愛，真有些難於分別吧。此外，在羅建業曼殊研究草彙下篇內講思想的幾段，很有精到之見，可以拿來參看的，

曼殊喫花酒的歷史

曼殊在上海喫花酒，大概有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在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即一九〇七年；第二個時代在太平洋報社，即一九一二年；第三個時代在第一行棧，即一九一三年。現在可以把我所知道的，約略地講他一下。

一九〇七年喫花酒的歷史，大概在包天笑所做的小說海上蜃樓第十二，十三回中曾經紀載過。書中的祖書城，就是天笑自己，蘇玄曼是曼殊，陳百忍是陳佩忍，楊萬里是楊千里，諸季屏是朱少屏，褚長真是諸真長，鄧問秋是鄧秋枚，黃元晦是黃晦聞。書中也提到花雪南，假名是花南雪，說他是巫來由

人。但此時花南雪是陳百忍所叫的局，而蘇玄曼所叫的却是縹緲樓和惜春。據曼殊丁未九月與劉三書：“曼昨夕於佩公筵上，得一晤梨花館。”又丁未十月與劉三書：“比來愁居，朗生，千里，晦，枚，連日邀飲，堅辭不得。”佩公是陳佩忍，朗生是包天笑，千里是楊千里，晦即黃晦聞，枚即鄧秋枚。（海上蜃樓第二十回中又提起曼殊和南社，這裏面的柳安子是我，汪墳海是精衛，宋初仁是鈍初，徐浣塵是寄塵，徐小蘊是小淑。）

一九一二年，我也在上海，於各種事情比較清楚。此時曼殊常叫花雪南，我常叫張娟娟，葉楚傖常叫楊蘭春。曼殊對於她們的批評，曾說：“花雪南得氣之冬，張娟娟得氣之秋。”此時的花雪南，年紀已大，而張娟娟頗靜默，有名士風，所以曼殊有此題品。至於楊蘭春，年紀最小，只是一個小孩子

罷了。張娟娟和楊蘭春，曼殊也都叫過。燕子隨筆上，曾提起張娟娟。關於這一個時代的歷史，在姚鶴雛所做的小說恨海孤舟記中，頗有紀載。書中的趙棲桐，是鶴雛自己，秦佛陀是曼殊，楊平若是我，花吳奴是葉楚傖，陳子佩是陳佩忍，劉伯申是劉申叔，鄭髦公是陳英士，孫公是沈道非，程伯生是陳陶怡。劉申叔此時並不在上海，是書中硬拖進去的。書中的三馬路雪齋，就是花雪南了。此外，葉楚傖做的小說壬癸風花夢，也曾講起我們喫花酒的歷史。書中的小師師就是張娟娟，李正聲有一部份像我。關於曼殊和花雪南，書中曾否提起，我已記不清楚了。

一九一三年的事情，因為我不在上海，所以不大清楚。據于右任獨樹齋筆記講：“曼殊於歌臺曲院，無所不至，視羣妓之尤如桐花館，好好，張娟娟

附錄下 第一百四十一頁

等，每呼之侑酒。”張娟娟已見上節。桐花館和好好，大概是曼殊一九一三年所叫的人了，此兩人我也都見過。恨海孤舟記曾提起桐花館，說是程伯生所叫。好好則我記得鄧孟碩曾叫過。此外，曼殊癸丑十二月與葉楚儉書：“見三少，五姑，乞爲我口述一切。”甲寅二月與劉三書：“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據諸貞壯說，五姑就是花雪南，可見曼殊此時仍和雪南來往了。又，乙卯三月與鄭桐蓀柳亞子書：“湘四，秦箏，阿崔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澹也？”乙卯四月與邵元冲書：“阿崔，秦箏，麗娟，都不聞動定，何也？……劫灰先生風頭甚健，晤時乞爲我問湘老四，素貞，蔚雲諸人近况，幸甚。……老賽尚在富春里否？”以上所講湘四（當卽湘老四），秦箏，阿崔，麗娟，素貞，蔚雲，老賽，大概都是曼殊所認識的妓女。湘四，秦箏，阿崔，麗娟，

附錄下 第一百四十二頁

我都不知道。素貞應作素珍，一名花雲仙；綽號野雞大王，與陳英士，姚鸚鵡都有過關係，後嫁陳伯嚴之子陳彥通。恨海孤舟記前半部的女主角花雲仙，就是素珍。第二回中的素芬，也在影射素珍，所講素芬的歷史，就是素珍的歷史了。蔚雲我只知道她又叫蔚雲廬。老賽即賽金花，就是孽海花中主人傅彩雲，曼殊在焚劍記內，也曾講過她的身世的。

關於曼殊嗅花酒的歷史，在畢倚虹所做小說人間地獄內，也有零碎的紀載，在第二集和第五集中。書中的柯蓮蓀，是倚虹自己，蘇玄曼是曼殊，趙棲梧是姚鸚鵡，華稚鳳是葉小鳳，姚嘯秋是包天笑了。（恨海孤舟記下半部也講起天笑，假名是鮑倦雲。）書中講玄曼叫的妓女是秋波，後來又讓渡給柯蓮蓀。廿一回中講玄曼的朋友喬劍冰做了北方偵探，要賣友邀賞，因此曼殊會被通緝，和獨樹齋筆記

附錄下 第四百三頁

所載相合，但喬劍冰不知是誰？五十一回有關於曼殊臨終時的紀載。

在馬仲殊曼殊大師軼事內，有一段講曼殊對待妓女的態度，我不很相信。我以為曼殊喫花酒，不會胡調，不會敷衍，是有的；講他在食時合十頂禮，那恐怕是不會有的事情吧。

曼殊遺詩辨僞

曼殊的遺詩，很多散失。我們在一九二七年一月的時候，找到了八十四首，編成一部蘇曼殊詩集付印。本年五月，又把牠編入蘇曼殊全集內，却仍舊是八十四首。後來，又補到了三首，截至現在（一九二八年八月）為止，曼殊遺詩的發現者，可說是共有八十七首了。在單行本的蘇曼殊詩集上，本來還有斷句五聯。這五聯斷句，是從文學因緣自序，燕子龕隨筆，及曼殊書札集上找出來的。但後來就發現了一個破綻。五聯中的一聯，是‘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見於燕子龕隨筆，我起初以為一定是曼殊自己的句子了。但羅建業在他的曼殊

附錄下 第一百四十五頁

研究草藁裡面講：「大師的絕句，‘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是模仿陸游的‘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的；可惜太深了，真意反爲所掩，闇而不明，遜於原作。至於‘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是模仿‘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的，却悲豔絕倫，青出於藍。”照上面所講看起來，‘山齋’一聯，一定不是曼殊的作品了。（看羅君語氣，似乎也是陸游所作，但他沒有寫明白，我手邊又沒有放翁的集子，不能斷定。）其餘四聯，除‘恆河落日千山碧，王舍號風萬木烟’一聯，在文學因緣自序上寫明是曼殊所做；又，‘我本將心問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一聯，曼殊曾倩人刻在印章上，與‘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十四字的印章，湊成一對，有黃晦聞署名的邊款，說是曼殊和尚近句，可以證明。此外

附錄下 第四百四十六頁

的兩聯，就很難保證了。所以在蘇曼殊全集上，我已把此五聯一起刪除，以清糾葛。好在文學因緣自序已編入文集，和書札集及隨筆都將在全集中次第印行，倘然此四聯完全是曼殊所作的，也不算有遺珠之憾了。（其餘的兩聯，一爲‘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一爲‘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均見書札集。）

在各種的紀載上，却發現了幾首曼殊的假詩，恐怕有人上當，應分別駁正如下：

（一）在盧冀野油印本的燕子箋詩鈔中，有以
下的一首詩：

贈小隱

小譎蓬萊別有天

素心人共話纏綿

五更殘夢應相喚

莫負雞聲到枕邊

這首詩是汪精衛做的，見南社叢刻第十集。世界書

附錄下 第四百四十七頁

局出版的酬世文庫，從南社叢刻鈔去，却把署名變成了蘇玄英，真是荒謬絕論。大概因南社叢刻內曼殊詩與精衛詩的次序適相啣接，所以鑄成大錯，而盧君却大上其當了。

(二) 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寰球圖書公司出版的孫中山演義第四回後的補白上，有‘曼殊上人詩’六首：

以詩並畫留別湯君覺鈍

蹈海 <u>魯連</u> 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	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血戰玄黃	披髮長歌覽大荒
<u>易水</u> 蕭蕭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西湖邂逅

附錄下 第四百四十八頁

西子湖邊氣象新

相逢何必曾相識

祕密虛無宗旨同

相逢萍水渾如舊

談吐機關彼此投

揮戈恨少魯陽術

携手偕行步晚隄

歸途偶值青雲客

英雄會合豈無因

遍數中原有幾人

英雄到底識英雄

訂得神交片語中

無情紅日不吾留

言論終難大自由

翦橋巷口各東西

驚問今朝什麼題

此六首詩，前面兩首是曼殊的，後面四首却是陶砥中的，同在一九〇三年上海出版的國民日日報附張黑闇世界上發表過。後來又被輯入一九〇四年上海東大陸譯印局出版的國民日日報彙編上，六首詩次序

相啣接，却在後面四首詩題下脫漏了砥中的署名，於是演義的編輯者便根據了彙編，一併認為曼殊的作品了。砥中名庶熊，號佐虞，別號亞魂，江蘇吳江人，是我舊時的好友，所以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此人現已去世。

(三) 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紫羅蘭雜誌第二號上，顧悼秋雪螻上人軼事後，附有‘曼殊上人遺詩’六首，後面還有案語，現為照錄於下：

贈劉申叔

餉君黃酒胡麻飯	遺我白門秋柳圖
祇是有情拋不了	袈裟贏得淚痕纒

憶母

月離中天雲逐風	雁陣淒涼塔影中
我望 <u>東海</u> 寄歸信	兒到 <u>靈山</u> 第幾重

附錄下 第一百五頁

“此兩絕，見東洋真理雜誌，民國紀元前一年何震女士留東所出版者。又‘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亦曼師斷句也。”

天天雅典女

還儂肺與肝

薰修始自今

臨行進一詞

去去傷離別

爲君久摧折

更締同心結

吾生誓相悅

鬆髮未及笄

垂睫水晶簾

駢首試香顛

慧眼雙明珠

九曲如腸結

秋波映澄澈

花染焉支雪

吾生誓相悅

朱唇生異香

儂近儂情切

附錄下 第一百五十一頁

錦帶束纖腰	中作鴛鴦結
擷花遺所思	微妙超言說
癡愛起悲歡	吾生誓相悅
天天 <u>雅典女</u>	儂去影形滅
會當寂寥時	相念勿中絕
儂身不可留	馳驅向 <u>突厥</u>
魂魄持贈君	永與愁腸結
此情無窮期	吾生誓相悅

“右詩錄自真相畫報第九期姬隅瑣識，蔡張傾城編。題爲‘拜倫留別雅典女郎’，曼殊大師譯’。此數詩因燕子龕殘稿中未收，爰錄示瘦鵑。曹薪傳識。”

此六首詩都不是曼殊做的。前面兩首見一九〇七年日本東京出版的天義報第五卷上，是附載在曼殊母

親河合氏所做的曼殊畫譜序內的，第一首是劉季平的作品，第二首就是河合氏的作品。曹君把天義報改做東洋真理雜誌，又把他人贈曼殊的詩改做曼殊自己的作品，未免太弄差了。‘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見天義報第八九十卷合冊曼殊所做的露伊斯美索爾遺象讚，曼殊說明是‘友人詩’，亦非‘曼師斷句’可知。後面四首見文學因緣，在曼殊自序中說明爲故友所譯，又在天義報第十五卷文學因緣廣告上寫着‘盛唐山民譯留別雅典女郎詩四首’，當然也不是曼殊所譯了。在此處，却是曹先生上了真相畫報的一個當。

此外，還應該有遺著辨僞與遺事辨僞的兩件事。甚麼叫遺著的辨僞呢？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橫濱新小說社出版的新小說雜誌上，曾登載過幾篇署名曼殊室主人及曼殊的東西。第一年第一

號上有俄皇宮中之人鬼一篇，是從法文小說內翻譯出來的；第二年第七，八，九號上有班定遠平西域一篇，是粵語的劇本；以上均署名曼殊室主人。還有小說叢話八則，第一，二，三，四則見第一年第八號，第五則見第一年第十一號，第六，七，八則見第二年第一號，署名都是曼殊。這上面的許多東西，實在都不是我們的蘇曼殊做的。班定遠平西域有單行本，一九〇五年十月十日出版，上面有自序及凡例，說明此劇本為橫濱華僑所辦的大同學校紀念會而作。在一九二六年的年底，有一位魏尚文先生發現了此書，就寄給無忌，他斷定曼殊室主人就是蘇曼殊。無忌也相信此說，便做好了一篇考證，預備交北新書局翻印出版。不過我在當時總有點疑心，因為我從沒有聽見曼殊和保皇黨發生過關係，（新小說社和大同學校都是保皇黨的機關）並且我彷彿知道曼殊室

主人是麥孟華的別號。（麥號孺博，廣東新會人，康有爲的高足，與梁任公齊名。）恰好此時梁任公在清華教書，於是我叫無忌寫信去問他。還信很簡單，是批在原信後面的，他承認班定遠平西域是他所做，但他說當初爲什麼署名曼殊室主人的原由，却記不清楚了。照他所講的話看來，班定遠平西域並不是蘇曼殊的作品，已經確定，但曼殊室主人究竟是哪個呢？在新小說第一年第一號上，有梁任公所做的小說叢話序，他說：“一昨平子，蛻庵，璉齋，慧厂，均歷，曼殊集余所。”序中既有曼殊的名字，可見班定遠平西域雖然是他所做，而曼殊室主人決不是他自己了。我以爲曼殊室主人的確是麥孟華，俄皇宮中之人鬼和小說叢話都是他做的，班定遠平西域一劇，或者大同學校本來叫他做，他一時做不出來，就請梁任公代做，而任公却用了他的名字，

這於情理上似尚講得過去。無忌寫信問任公時，沒有提起麥孟華，事隔了二十多年，且孟華已死，也難怪任公會忘記了。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新小說上的曼殊室主人和曼殊，是麥孟華而並不是蘇曼殊，請大家不要再上當呀。還有，曼殊別號三郎及阿瑛，但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出版的太平洋報上，有署名三郎的短文，此三郎恰是崑山余天遂而並不是蘇三郎；又一九一七年在廣州出版的天荒雜誌上，有署名阿瑛的落花夢和美人香草，此阿瑛又是香山孫仲瑛而不是蘇阿瑛；也要請大家注意的。

甚麼叫遺事的辨僞呢？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無忌曾接到署名十刹閒禪的一封信，他說在上海一百名人錄內曾講起蘇曼殊上人與哈同太太的關係。於是我們便設法找到此書，果然在第一百二十節哈同太太之軼史內，有如此一段紀載：

“蘇曼殊上人，佛門弟子，而精於文學者也。頗得哈同太太敬禮，特延之講論文學及內典，待遇之隆，無以復加，雖舊日子弟之待師長，亦不是過。曼殊上人亦頗愛重之，即寓其家，有暇輒與之研究文學及佛學，盡心教導，如家人然。”

不過這一段紀載完全是弄差的。哈同夫人羅迦陵和僧人的關係，我也知道，不過此僧人並不是蘇曼殊而是黃中央。他法名宗仰，別號烏目山僧，江蘇常熟人，能詩善畫，更喜談革命。在一九〇三年時，曾和章太炎，吳稚暉，蔡子民等創辦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愛國女學校。愛國女學校的經費，當時即由宗仰介紹羅迦陵擔任的。至於曼殊和迦陵，却絕對沒有關係，這一段西貝的遺事，也附帶在此辨正了。

曼殊名號索引

在某雜誌（名字忘記了）上有一篇講明遺民傅青主的文章，說他有二十餘個名號，在中國文人中，可算是最多的了。我現在覺得曼殊名號之多，也不輸於青主，為索引如下：

宗之助——此是曼殊幼年時在日本的正名，見潮音跋。

三郎——見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辛亥十月與柳亞子馬君武書：“三郎伏枕上言。”

元瑛，玄瑛——元瑛是曼殊的本名，玄瑛是我替他硬改的。因為覺羅玄暉是清朝聖祖仁皇帝的關係，便避諱‘玄’字，連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黃’都

附錄下 第一百五十八頁

改爲‘天地元黃’。但我在編輯南社叢刻的時候，偏不服氣，常把‘元’字改寫‘玄’字，於是曼殊的‘元瑛’也就被我改成‘玄瑛’了。後來曼殊也自己承認，‘元’‘玄’並用。所以丁未十二月與劉三書：“元瑛叩。”而癸丑十二月與劉三書，却是：“玄瑛再拜謹覆。”此外，戊申十月與劉三書：“納元頂禮。”戊申八月與劉三書：“瑛叩。”癸丑五月與劉三書：“英再拜。”都是元瑛的省稱。

子穀，子谷——是曼殊的正號，‘穀’‘谷’一音之轉。秋瑾遺詩序：“香山蘇子穀扶病云爾。”而潮音跋上却是：“又號子谷。”

博經——是曼殊做和尚的法名，見潮音跋。梵文典自序：“嶺南慧龍寺僧博經書於西湖靈隱山。”丙午十二月與劉三書：“博經合十。”

附錄下 第一百五十九頁

曼殊——是他的法號。章太炎曼殊遺畫弁言：
“子殺貧困爲沙門，號曰曼殊。”

非非——國民日日報附張黑闇世界登載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詩兩絕，署名子殺，但國民日日報彙編上却作蘇非非，非非是曼殊最初的別號。

湜——蘇湜是曼殊在成城學校讀書時的學名。
丙午八月與劉三書：“賜教寄蕪湖楮山皖江中學蘇湜收。”
丁未九月與劉三書：“弟湜拜。”後來碎簪記上的莊湜，也許是因蘇湜而發生的吧。

文惠——丙午九月與劉三書：“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虬轉交蘇文惠收。”

雪蜨——己酉四月與劉三書：“雪蜨頂禮。”

沙鷗——高天梅題無盡廬詩話：“沙鷗卽曼殊。”

附錄下第一百六十頁

嵩——曼殊詩稿墨跡：‘劉三詩人點鐵，嵩合十。’

春籟——曼殊手書頽頽赤牆藤直幅：‘公直居士屬書，春籟譯蘇格蘭詩人頽頽赤牆藤一首。’

阿難——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阿難發於耶婆提舊都。’

行行——壬子十一月與劉三書：‘行行白。’

糖僧——癸丑十二月與柳亞子書；‘糖僧拜。’

燕影——癸丑十二月與劉三書：‘燕影伏枕上言。’天涯紅淚記中亦自稱燕影生。

阿瑛——癸丑十二月與柳亞子書：‘阿瑛謹狀。’

淚香——甲寅正月與劉三書：‘淚香誠惶誠恐。’

附錄下 第一百六十一頁

王昌——甲寅七月與邵元冲書：“王昌頓首。”

宋玉——甲寅八月與鄧孟碩書：“宋玉誠惶誠恐。”

燕子山僧——雙杵記序：“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

孝穆——乙卯三月與鄭桐蓀柳亞子書：“孝穆再拜。”

樂弘——乙卯八月與邵元冲書：“樂弘頓首頓首。”

曇鸞——丙辰十一月與劉半農書：“曇鸞再拜。”絳紗記中亦自稱曇鸞。

林惠連——丁巳閏二月與柳亞子書：“林惠連自長崎舟中發。”

曼殊友人補遺

關於曼殊的朋友，在柳無忌的一文上，可算是應有盡有了。我在書札集中，又找出幾個人來，有有名無姓的，有名姓俱全而沒有籍貫的，也有名姓籍貫都有，但和曼殊沒有多大關係的。補入無忌文中既不類，丟掉又覺是缺陷，所以另寫成此。有幾個已見無忌文中的人，而書札集中名字寫得特別的，也順便注釋一下。

丙午九月與劉三書：“今不得不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虬轉交蘇文惠收。”徐紫虬應是他這時候的朋友。

附錄下 第一百六十三頁

丙午十月與劉三書：“青漪，海航，仲梁諸公處乞致聲。”青漪姓葉，名瀾，浙江杭縣人。海航姓鍾，名鏡寰，江蘇上海人。仲梁姓名籍貫未詳。此三人都是曼殊乙巳年在陸軍小學時認識的，海航和仲梁是陸軍小學的教員。又癸丑十二月與劉三書：“海棠哥乞代問好。”海棠即海航，據劉三說。

丙午十二月與劉三書：“杏南兄放舟在何日？晤時乞爲我道念。鍾公亦於明日來申。”杏南姓楊，上海人。鍾公當即鍾海航。

丁未七月與劉三書，有石丹生，戴鴻渠兩人姓名，石丹生名國柱，戴鴻渠名未詳，都是安徽人，都是曼殊陸軍小學的同事。書中又提起枚公，申夫人，達權諸人，此枚公當是章枚叔，不是鄧秋枚。申夫人即何震。達權姓陸，名守經，江蘇青浦人；劉三夫人靈素女士的老兄。

附錄下 第一百六十四頁

丁未九月與劉三書中的少公和中公，都是劉申叔，申叔在被通緝時曾改姓名爲金少甫，後來少甫便成了他的別號了。佩公卽陳佩忍。梨花館是和劉三有關係的妓女。

丁未十月與劉三書：“朗生，千里，晦，枚，連日邀飲。”千里姓楊，名天驥，江蘇吳江人。晦卽黃晦聞，枚卽鄧秋枚。此信內提及劍妹和效魯，劍妹卽何震號志劍，效魯姓秦，名毓鏊，江蘇無錫人。

戊申四月與劉三書：“伯齡已過余兩次。”伯齡不知何人？另一信中說：“太少兩公又有齟齬之事。”太卽太炎，少卽少甫，章劉交惡之事，觀此信可知了。

戊申九月與劉三書：“今午，杭州夏曾佑居士來此相見，居士深究內典，殊堪佩伏。”夏曾佑號穗卿，浙江杭縣人。此信中的航公，當卽鍾海航。

附錄下 第六十五頁

己酉四月與劉三書，有王盛銘，鄭瑞，鄭璠諸人，當是曼殊此時在日本的朋友。默君當即張默君女士。此信中的枚公，又是鄧秋枚了。

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震新兄不得一晤，奈何？南社一冊，已代呈紹南先生矣。亞子，道公，吹萬無恙耶？”震新姓何，名聿慈，又號震生，江蘇金山人。紹南姓許，名炳衡，浙江青田人。道公即陳陶怡。

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柳亞子書：“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哲子即蔡哲夫。

辛亥十月與柳亞子馬君武書：“天梅，楚倉，止齋，少屏，劍華，吹萬，英士諸居士均此問安。”馬君武名和，號貴公，廣西桂林人，曼殊在文學因緣自序內曾提及他。楚倉即葉楚倉，止齋即陳陶怡。劍華姓俞，名鏗，號一粟，江蘇太倉人，民報時代游

附錄下 第六十六頁

學東京，曾和曼殊同住，有詩詞送曼殊。英士姓陳，名其美，別號無爲，浙江吳興人。

辛亥十二月與柳亞子書：“道兄今日內渡。”又：“陶一，天梅，少屏，劍花，楚倉，默君，貞莊，寄塵，吹萬，君武，伯年，志伊，英士諸公無恙否？”道兄是沈道非，名礪，號勉後，江蘇金山人。陶一即陳陶怡，劍花即俞劍華，貞莊即諸貞壯。寄塵當是徐懋慧女士，不是胡寄塵，此時曼殊尙未與胡寄塵相識。伯年姓周，名覺，浙江吳興人，曼殊曾有畫送他，又有和他老弟周小山及朱少屏同拍的小照。志伊姓呂，名天民，雲南思茅人。

壬子三月答蕭公書：“昨晤程弟海上。”蕭公與程弟，均不知何人？程弟也許是他的義弟吧。

壬子三月與悲華書，悲華亦不知何人？他寄曼殊的詩章，我們也沒有見過。

壬子三月與劉三書：“今與思淵，仲子約定。”思淵即沈士遠，仲子即陳仲甫。

壬子六月與海上友人書：“敬叩亞子，天梅，吹萬，鳳石，震生諸居士近祉。”鳳石姓姚，名光，號石子，江蘇金山人。他在曼殊死後，曾發願印行仿宋本的燕子龕全集，要我編輯，可惜我當時忙着別的事，竟沒有答應他。

壬子七月與某君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阿玄不知何人？又：“碧迦君相見否？”碧迦疑即雪鴻女士，詳見無忌文中。

癸丑四月與鄭桐蓀書：“越公前日還皖。”又：“慶初昨夕亦來滬濱。”越公即易越村，慶初是鄧繼侯的兒子，據鄭桐蓀說。

癸丑五月與某公書：“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區子不知何人？又：“未生養病日本。”未生

附錄下 第一百六十八頁

卽鬢薇生。

癸丑十月與鄭桐蓀書：“易村北上謀差，演生，溫中已返皖矣。”據桐蓀說，易村應作月村，卽易越村。演生卽程演生。溫中姓葛，又號雲中，安徽人，鄧繩侯的女婿。

癸丑十二月與葉楚倫書：“見三少，五姑，乞爲我口述一切。”據諸貞壯說，五姑是花雪南，三少也許就是劉三。

癸丑十二月與劉三書：“靈素夫人萬福。”靈素是劉三的夫人，陸達權的妹妹，名恢權，號守民，別號繁霜，江蘇青浦人。曼殊壬子五月到華涇劉三家中時，曾有摺扇送她，是用胭脂來畫的，極鮮豔。她著有曼殊上人軼事兩則，也曾提及畫扇的事情。

癸丑十二月與柳亞子書：“燕影伏枕謹叩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佩宜是柳亞子的夫人，鄭桐

蓀的妹妹，名瑛，號佩君，別號子佩，江蘇吳江人。曼殊曾畫紈扇兩柄，一柄送她，一柄送她的妹妹繡亞，送繡亞的一柄上，有黃季剛的題詩。繡亞名琮，號蓮君。

癸丑十二月與柳亞子書：“昨犯風雨至大久保孫郎處。”孫郎是孫少侯的兒子，名槩，字仲戟，後改名變齋，號魯望，安徽壽州人，曼殊有和他同拍的小照。

甲寅正月與柳亞子書：“明後日偕阿可，國香赴國府津一游。”阿可與國香，均未知何人？阿可又見詩集中偶成詩小序內，與湘痕並列，湘痕亦不知是誰？

甲寅二月與劉三書：“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我起初疑心花卿與五姑是兩人，但據諸貞壯說，花雪南小名五寶，所以花五姑當然就指她了。

花卿五姑與石君丹生是同一的稱呼。於此，我又疑心絳紗記中的麥五姑，也許有一點在影射花五姑吧。

甲寅七月與邵元冲書：“棠姬淑媚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閣下也。”棠姬和阿蕉，疑是日本的女子。又：“還來從赤松子遊。”赤松子是用漢朝張良的典故，但在此信中，也許會包含着別種的意義。

甲寅八月與邵元冲書：“阿崔猶得一晤否耶？”
乙卯三月與鄭桐蓀柳亞子書：“湘四，秦箏，阿崔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潛也？”
乙卯三月與柳亞子書：“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
乙卯四月與邵元冲書：“阿崔，秦箏，麗娟，都不聞動定，何也？”阿崔不知何人？我疑心和湘四，秦箏，麗娟，都是上海的妓女。焚劍記中有一阿崔，爲申江妓寮中侍兒，或者就是影射這個阿崔的。

甲寅八月與鄧孟碩書：“前月卓方伯去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卓方伯不知何人？也許就是張卓身。內務府不知是甚麼地方的假名？

甲寅十一月與鄧孟碩書：“縞衣人有書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尙問縞衣人起居。”縞衣人當是曼殊的女朋友，但姓名完全不知道。

乙卯三月與柳亞子書：“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紐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乙卯四月與邵元冲書：“輕輕嫁一富人，自言不得志也。”輕輕當是曼殊的女朋友，紐蘭則不知是男是女了。與柳亞子書中，又有：“鮑記室妄譚國事，直是南京告化子耳。”鮑記室未知何人？

乙卯三月與柳亞子書：“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伯順當卽孫伯純，亦作伯醇，名

易簡，孫少侯兒子，仲裁之兄，曼殊有和伯純及他的從兄景山任子天逸同拍的小照。阿二也許就是仲裁。

乙卯四月與邵元冲書：“牧之體中如何？……萊村前月生一女，可告小鳳。鄧方伯妄談國事，譬如牧豬奴折梅花打其豬，吾又何從加一辭也？吾將潘娘小影，奉還方伯耳。……劫灰先生風頭甚健，晤時爲我問湘老四，素貞，蔚雲諸人近況，幸甚。……老賽尙寓富春里否？”牧之我疑心是杜仲處，名義，別號小杜，直隸靜海人，獨樹齋筆記所講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處發現通緝曼殊密令的就是他。萊村不知何人？小鳳卽葉楚傖。鄧方伯就是鄧孟頌，潘娘是孟頌的女友。劫灰先生亦不知是誰？湘老四當卽湘四，和素貞，蔚雲，老賽都是上海的妓女。

乙卯四月與邵元冲書：“君何不携老三來遊箱根？”據蕭緝秋說，老三就是素珍，（曼殊書札中

附錄下 第一百七十三頁

作素貞。)她排行第三。又說，素珍有照片贈曼殊，曼殊死後，此片被友人周淡游取去，後來淡游客死蜀中，此片便無下落了。

乙卯五月與柳亞子書：“振生近日有書至否？……孫大返北京，還書仍由平津轉交。”振生即何震生，孫大即孫伯純，平津當是房東日本人姓平津的。

丙辰十一月與劉半農書：“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二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一浮名浮，浙江紹興人。

丁巳閏二月與柳亞子書：“去冬獨秀約游鄧尉，溥泉亦有此意，衲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上，和尚復有在陳之歎，故未如願，惜哉！”獨秀即陳仲甫。溥泉姓張，名繼，原名溥，別號自然生，直隸滄縣人，是曼殊在民報時代的朋

附錄下第七十四頁

友。曼殊朋友有兩個溥泉，一姓應；一姓張，此溥泉却是張溥泉。

曼殊和我的關係

曼殊和我相識，在一九〇六年，可惜第一次相見的情形和時地，現在竟完全忘記了。這一年曼殊的行止，他先到長沙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後到蕪湖赭山，主講皖江中學。他在畫跋上講：“余今夏之皖江，就申叔之招，……與共晨夕者彌月。後余離皖之滬，月餘，申叔亦來。”這是上半年的事情，皖江就是蕪湖的皖江中學，曼殊和申叔同在那裏教書，曼殊住了一個多月，先還上海，再隔了月餘，申叔也到上海了。在暑假中間，曼殊曾偕仲甫還去過日本。據周作人先生譯本河合氏曼殊畫譜序：“去夏始得卷單來東省余，適余居鄉，緣慳不遇。”

此序是一九〇七年做的，所謂去夏，就是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了。（曼殊和太炎相識，應在此時。）暑假以後，曼殊再到蕪湖教書，但住不多時，又復脫離他去。在他八月十九日與劉三書上講：“此間風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煥卿，薇生與曼日間當拂袖去矣。”他大概是八月十九後離開蕪湖的，中間到過杭州，又由杭到滬。他九月廿三日與劉三書講：“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無可奈何，遷往愛國。”此時他住在愛國女學校，環境很窘。到十月中間，又遷住八仙橋鼎吉里夏寓，十一月到溫州一轉，仍回上海。這一年他是在上海客棧中過年的。申叔和他夫人何志劍，暑假後同到蕪湖，此時也同在上海過年了。講我自己的行止，這一年從春天起到八月底為止，是在上海健行公學教書，從九月起還到鄉下。所謂八仙橋鼎吉里夏寓，就是當時同盟會

附錄下 第一百七十七頁

在上海的機關部，我也曾和高天梅，陳陶怡同去住過，大概在七八月間。曼殊十月中遷住鼎吉里，我已還去鄉間好久了。我和曼殊的相識，記得是由申叔介紹的。而我的認識申叔，即在這一年的夏天，是他從上海將要去蕪湖時。第一次見曼殊，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再不然，我九月初還去後，冬天曾到過上海一次，也許就在鼎吉里見到曼殊吧。

在一九〇七年的夏天，我做了幾十首的懷人詩，中間有一首是寄懷曼殊的，此時曼殊已和申叔夫婦在東京辦天義報了。曼殊八月下旬到上海，住在國學保存會藏書樓，直到十一月初六日才啓程重返日本。他九月十五日與劉三書：“申公忙甚，不易抽身回國。”但十月廿九日與劉三書，却說：“頃俟劍妹來，方能定日東行。劍妹十五日回鄉，云一週可返，今踰半月尚未來，殊邑邑。”劍妹即申叔夫人

附錄下 第一百七十八頁

何志劍，她是揚州人，此時她倆已歸國，志劍去揚州，申叔大概也在上海等她。曼殊本想和申叔夫婦同返日本，但後來他們又變計，在上海過年，所以曼殊只好一個人還日本去。我十二月到上海，和申叔夫婦及楊篤生，鄧秋枚，黃晦聞，陳佩忍，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等相聚數天，可惜此時曼殊已走，不及相見了。

一九〇八年，曼殊上半年在日本，曾有照片送我，見正月廿五日及二月五日兩次與劉三書。八月到西湖白雲庵，不久即還上海，九月到南京祇垣精舍教書，十二月十一日啓程返日本。曼殊在南京時常到上海來玩，我十月中到上海，和曼殊相見，申叔夫婦亦在，同拍小照，還有鄧秋枚，朱少屏，以及和曼殊沒有關係的林立山，韓筆海諸人。別後我有詩贈曼殊，此時已讀過曼殊的文學因緣了。

附錄下 第一百七十九頁

在一九〇九年春天我的舊詩稿上，寫着曼殊寄示近作占此報之的四首七律，還有和曼殊本事詩十章。此時應有曼殊寄我的信和詩稿，但現在已找不到了。是年八月，我到上海，時曼殊正從日本還國，先幾天還在上海，但我去時他却到杭州看劉三去了，竟不會相見。所以我寄懷他的一首詩，是：“無端避面春申浦，去逐劉三共酒杯。直把西湖作西子，鴟夷一舸未歸來。”此時曼殊仍住白雲庵，後來給人家趕還上海。（這一年申叔已明目張胆的投降兩江總督端方，做他的幕府人員了。志劍和申叔的表弟汪公權，還兼當偵探，孫少侯和陳陶怡的被端方捉去，她們是很犯嫌疑的。曼殊和申叔的交情，外面知道的人很多，曼殊在西湖的行動又很特別，很惹人注意，於是一個同住在白雲庵的四川亡命客雷昭性，就寫一封恐嚇的信，把他嚇還上海來。昭性也

附錄下 第一百八十頁

是我的熟人，一九一二年曼殊在太平洋報社時，昭性曾來看過曼殊，并說明前事的誤會，大家一笑而罷。) 劉三有懋問曼殊的五律，我也和韻成一首，題目是簡曼殊海上。在這一年的冬天，曼殊便到南洋去了。

一九一〇年五月，曼殊在爪哇，有與高天梅柳亞子書，此信曾輯入南社叢刻，但墨蹟現已找不出。是年曼殊曾漫游南洋羣島，見燕子龕隨筆，有“自巴利八版出石叨”語，最後便西入印度了。

一九一一年夏，曼殊從印度還到廣州，訪黃晦聞和蔡哲夫，鬚長盈尺。晦聞曾飲曼殊於廣雅書院，一醉而去。還至上海，和馬小進同拍小照，長鬚又薙去了。此小照曾送我一枚，現尚保存着。從上海到日本，再從日本到爪哇，主講噠班中華會館所辦的中華學校。此時陳陶怡也在南洋，武昌革命軍起，

附錄下 第一百八十一頁

陶怡從南洋還上海，帶有曼殊的潮音送我。曼殊也想還來，但因貧病交迫，屢誤行期。是冬從南洋給我三信，第一信是兼致馬君武的。自此以後，曼殊給我的信，我就通通保存了。（曼殊在南洋給我的最後一信，是十二月十四日發的。他預算二十日以後啓行，正月初十邊可到上海，所以我以為曼殊是一九一二年春天才歸中國的。但據陳佩忍講，一九一二年舊曆元旦，曼殊和張溥泉同到西湖秋社。那末，一定是一九一一年舊曆年底，就還中國來了。大概他在十二月十四日發信以後，便變計急行，南洋去中國不半月程，則舊曆年內趕到上海，元旦就去杭州，也是可能的事情。一方面他到上海以後，沒有就來找我，一直到二月廿三日以前，我們才請他到太平洋報社來辦事，這就是我所以誤認曼殊 九一二年歸國的原因了。）

附錄下 第一百八十二頁

一九一二年春天，曼殊住在上海了。此時我在上海七浦路租屋居住，曼殊和朱少屏都來同住過。我們白天同在太平洋報社辦事，晚上還到七浦路到覺。我們的喫花酒，就在此時，大概每天都有飯局，不是喫花酒，便是喫西菜，喫中菜，西菜在嶺南樓和粵華樓喫，中菜在杏花樓喫，發起人總是曼殊。有一天，有兩個穿洋裝的廣東人，到太平洋報社來找曼殊，後來聽曼殊講，是他的異母弟兄。我現在想起來，一個一定是蘇墨齋，還有一個，也許就是答蕭公書中所謂穆弟吧。曼殊從杭州還到上海的日子，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但總在舊曆二月二十日以前的，在這一天的太平洋報上，登有曼殊的南洋話。到二月廿三日，報上又登有曼殊住在編輯部的消息，可以證明。二月廿四日，他又到杭州，三月初二日才還上海。三月十四日，同孫伯純等還去日本。

次，四月十一日，仍到上海。還去的時候，我有一詩送他，他在日本時，有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兩通。曼殊重到上海後，即發表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於太平洋報，劉三曾因血統問題，提起質問，曼殊含糊其詞，這是我同陳佩忍兩人親耳聽見的，佩忍還同我講起油瓶的話。曼殊曾把一張日本女人的照相給我看，叫我在報上發表，問他是甚麼人，他不肯講，我替她題上了‘東海女詩人’，五個字，鑄銅版登出，此照相鑄版後被曼殊討還，至今不知下落，也不知那‘東海女詩人’究竟是誰？還有一張曼殊自己的西裝照相，我也拿來鑄版登報，題的是‘東海詩人蘇曼殊’八字，我對他講，可以同‘東海女詩人’湊成一對，他微笑而已。五月初五日，曼殊東渡日本，隨後我也還到鄉下去了。（曼殊起初的計劃，似乎是四月廿三日星期六就要東渡的，後來借

附錄下 第一百八十四頁

馬小進到華涇劉三家中去住了幾天，所以直到五月初五日啓程東渡，初六日過長崎，有明信片給劉三。）七月中曼殊寄我一信，拆開來一看，不是給我的，我就寄給胡寄塵，在太平洋報發表，這一信就是壬子七月與某君書，題目當然是我替他加上去的，所謂某君者，究竟不知是甚麼人，後來也沒有問明白。信中所講的丹鳳山，珠簾瀑，玉娘湖，沙陀江，樟溪，楓峽等地，我去問在日本住過近十年的老留學生，都說不知道，此信所講的話，頗有小說風味，和天涯紅淚記中的一部份相類似，我有些斷不定他的是真是假了。九月中有三信給我，都不很長。他九月底到上海，住在英租界大馬路一家客棧，名叫第一行臺，我曾去看他。此時葉楚傖也正從北京還來，大家在上海歡聚，我的海上雜事詩中，有一首云：“東海騎鯨蘇學士，朔方屠狗葉參軍。歸來心緒

渾難說，付與西風怨夕曛。”講的就是他倆了。曼殊說‘難說’應改‘無着’，但我沒有依他。後來我匆匆還去，曼殊在上海住到舊曆十一月，和鄭桐蓀，沈燕謀同赴安慶。在安慶時給我的信很多，我約他舊曆年底到桐蓀的家裏來玩，他欣然允諾。到學校放了寒假以後，他果然和桐蓀同到盛澤，還約了朱少屏偕來，我也先在盛澤等他，歡聚了幾天，他就到上海過舊年去了。

一九一三年舊曆正月，我到上海，曼殊還沒有走。有一天晚上，曼殊在花雪南家請我喫花酒，少屏和楚儉都在，還有陳英士。這一夜就是宋鈍初北上之夕，英士沒有喫完，便匆匆先走，他說要到車站上去送別。誰知明天看報紙，鈍初被刺，國民黨右派想利用老袁來解決政治問題的策略，完全失敗，中國的大局，從此又一變了。我先還鄉下，曼殊二月

附錄下 第一百八十六頁

中仍偕桐蓀，燕謀赴安慶，三月又偕來上海，和燕謀同住第一行臺，桐蓀則往來上海盛澤間。此時似曼殊又到過盛澤一次，住有半個多月。四月中旬，曼殊再到安慶，但三十日又還上海，五月初二日同燕謀到盛澤，廿二日到蘇州，住烏鵲橋滾繡坊七十二號，這便是桐蓀老兄詠春的寓廬。曼殊在此與桐蓀，燕謀同編漢英辭典，至六月底完成，又赴上海第一行臺，一直住到舊曆十二月，方還日本。曼殊在第一行臺時，大喫花酒，直喫到囊斂金盡為止。十月中我曾到上海，去看過他一次，此時他忙於喫花酒，通信很少。到十二月還日本後，通信忽然加多，在一個月中間，有與柳亞子書七通，與劉三書六通，與葉楚傖書兩通。

一九一四年舊曆正月至二月，通信亦多，有與柳亞子書四通，與劉三書五通，此後通信就稀少

附錄下 第一百八十七頁

了。從舊曆三月到年底，曼殊沒有和我通過信，劉三處也沒有。但他有與邵元冲書四通，與鄧孟碩書三通，時間是舊曆七月到十一月。這一年曼殊大概常在日本。

一九一五年舊曆三月，曼殊有與鄭桐蓀柳亞子書一通，與柳亞子書兩通。四月有與邵元冲書四通，五月有與柳亞子書一通。以上各信，都是在日本發的。舊曆五月以後，我們又得不到他的消息了。這一年大概他仍在日本。

一九一六年，曼殊到過青島看居覺生，後來從青島到上海，住在環龍路，曾看過桐蓀一次，桐蓀也去看過他一次，但我却沒有和他見面。舊曆十一月住西湖陶社，有與劉半農書三通。諸貞壯和林秋葉都到陶社去看過他，并有詩贈他。後來又還上海度歲，與仲甫夫人高君曼，劉三夫人陸靈素等往還，靈素

曾弄八寶飯請他吃。這一年我沒有接到他的通信。

一九一七年舊曆正月，曼殊重到西湖，二月，從西湖還上海，住到閏二月，從上海赴日本。在上海時給我一信，到日本長崎時又有一信給我，信上寫着：“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月餘後他果然又來上海，我也到上海去看他。我在燕子龕遺詩序上講：“最後仍晤君滬濱，時爲英士歸葬碧浪湖之前數日，握手道故，形容蕉萃甚。”就是這個時候的狀況，這一次是曼殊和我最後的相見了。別後他仍在上海，初住霞飛路寶康里，夏天住盧家灣程演生處，秋天住新民里蔣介石處。此時身體已極壞，到冬天便進海寧醫院去了。這一年也許在醫院中度歲，我處便杳無消息。

一九一八年舊曆二月，曼殊臥病上海廣慈醫院，經濟很窘，曾託楚僉問我借錢，我寄了三十塊錢

去，楚愴又延擱不即交曼殊。曼殊爲此寫信來問我，後來託人向楚愴處取到了，又寫信告訴我，這兩信就是曼殊和我最後的通信了。他叫我到上海去，我因事不能赴約。舊曆三月廿二日，（即陽曆五月二日）曼殊歿於廣慈醫院，我聞耗以後，有七絕四首哭他。

我和曼殊生前的交誼，大概盡見於此文了。文中用舊曆紀月，因爲曼殊的書札，統用舊曆，我現在根據着牠來寫此文，也不能不用舊曆，雖然是和用公元來紀年很相矛盾的。

曼殊的雜碎

在黃嘉謨所編的斷鴻零雁劇本內，有毛常的一篇序，他說曼殊“繪石達開孤城洗馬圖於天討”，這一句話引起了我的記憶。原來，天討是民報的臨時增刊，一九〇七年四月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我處本藏有民報全份，可惜被人借去了，永不還我，並且借連去的人的姓名都忘記掉，所以無法追取，幸而還留得這一本碩果僅存的天討。我見了毛氏序文以後，就找天討來看，可是沒有石達開孤城洗馬圖，而只有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翼王當然就是石達開。圖中確有一城一馬，并有章太炎題字：“‘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

聽此測朱顏。’太炎。”毛常所謂孤城洗馬圖，一定就指此圖。大概他曾見過天討此圖，知爲曼殊所作，而忘其名目，只記得是關於石達開的，並且有城有馬，所以就杜撰出孤城洗馬圖的名目了。（此圖的形式，和送趙伯先的一幅有些相像，不過送伯先的一幅是橫的，而此圖却是直的。）此圖雖無曼殊署名，但筆意確像曼殊，一種蕭疎中包含有雄勁的氣象，別人是萬萬寫不出的。並且一九〇七年，曼殊也確在日本，此事可以無疑了。天討上插畫共五幅，除此幅外，尚有（一）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圖，（二）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三）陳元孝題奇石壁圖，（四）獵狐圖，都有太炎的題字。其內容：（一）“‘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鄂王詩如此，古人善用兵者，亦多善歌詠，劉項魏武皆是，不獨鄂王一人也。作饒歌以厲

士卒，將待後賢，太炎。”(二)“徐中山功成以後，汎舟莫愁湖，蓋有留侯辟穀，鄂公導氣之意，太炎。”(三)“‘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陳元孝舟泊崖山而作此詩，其云碑者，即張引範滅宋紀功碑也，書之有感，太炎。”(四)“東方豸種，爲貉爲胡。射夫既同，載鬼一車。”這四幅和夜嘯圖筆意相同，一定也是曼殊的手筆。陳元孝題奇石壁圖，在燕子窰隨筆中也曾講起過。

盧冀野君有信給無忌，內容如下：“茲又有一事奉告，亦關於曼殊者，即我鄉伍仲文丈處，現存蘇君當日所繪女子髮髻百圖，開幕自東京博物館，皆漢時裝束，此殊足珍貴，大約留置京寓，兄就近打聽可也。”提起此圖，我也記得，是薄薄的一本。曼殊

附錄下 第一百九十三頁

一九〇九年上半年在東京時，曾和俞劍華同住，此圖即當時由劍華寄我，囑賣給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和商務不熟，轉託朱少屏去問，但商務不要，於是此圖就寄還劍華，以後也沒有下落，我疑心牠已不在世上了。隔了相近二十年，忽然發現了此圖的消息，說是在伍仲文處，真真可算是一件奇蹟。伍君南京人，我也認得，前年還在北京西安飯店見過，但後來踪跡久疎。直到最近期間，才從友人處探知他上海的住址，便同少屏去看他。誰知他說此圖本在他的胞兄義伯處，不幸義伯去世，此圖被友人取去，尙未訪尋得下落。所以此事仍舊只好暫擱，我希望將來有把此圖到手的日子。

一九一二年曼殊從南洋還到上海後，曾把幾件東西送給我。這裡面，有潮音跋四頁，現在已成研究曼殊血統問題的唯一證物了。有龔騰湘博士書，是

附錄下 第一百九十四頁

曼殊親筆手寫的，白紙紅格共八頁，用血牙色絲線訂成薄薄的一本，有雪鴻女士的八分書署籤。這一本東西，在內容上果然非常重要，因為曼殊對於佛教的意見，差不多完全在此文披露；就是在曼殊的墨蹟上講起來，也非常的可以寶貴。有去國行和哀希臘的譯稿，共四頁，上面寫着：“英吉利拜輪作，震旦曼殊譯述，楊琛，黃鸞娘，蘇金英，林璇女士校錄。”字跡不甚整齊，但頗娟秀，一望而知為女孩子的手筆。楊，黃，蘇，林四人，一定是曼殊在爪哇時所教的女學生了。（以上幾件東西，都帶在我手邊。）有照片四張：一張是曼殊自己，和一個十幾歲的青年，曼殊中坐；鬚髯頗長，青年旁立着；（此片亦在我手邊，已翻印入集。蕭叔秋處另有一片，青年的相貌極相像，惟曼殊戴黑眼鏡，鬚髯更長。背面有曼殊的題識：“宣統二年春，同季弟南洋泗水璋造相一幅；時

余爲也 研 埠 中華 會 館 英 文 教 習 也；蘇元瑛記。”所謂季弟者，不知是他香山蘇氏的義弟，還是學校內的學生，未敢斷定。）兩張都是女學生，每張兩人，背後寫着姓名，是她們送曼殊的，可惜此刻不在手邊，不能將姓名抄錄；一張是一個赤裸的小孩子，不過三四歲光景，大概是她們的小弟弟吧。還有，是金佛一尊，石硯一方，都很小，很精緻，在鄉間保存着。因爲去年遭了兵匪之難，家中無人敢住，至今把門戶封鎖起來，我一時又不願意還去。所以把金佛等拍照流傳的事情。只好等待到本書的再版時期了。

曼殊當然不是傻子，但他的糊塗，有時候的確是可以的。一九一二年他和我同住在上海七浦路時，無忌已有六歲了，是和曼殊天天見面的，但曼殊總當他是一個女孩子，有時候還要把他的名字改做無垢。現在所有的證據，是幾張風景畫片，外面一個套子上

附錄下 第九十六頁

寫着“無垢女公子收入”七字；又，一張信牋上，寫着：“絹花兩朵，無忌女弟晒存，瑛。”可惜這兩朵絹花不知還存在與否，大概已不容易尋找了。還有一本日文的婦人畫報，上面也有題款，惜此時不在手邊，不曉得他寫的是‘無忌女弟’，還是‘無垢女公子’？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信上，曼殊才承認無忌是個男孩子，而寫着“聞無忌公子竿頭日進”了。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曼殊把無忌認做無垢時，我們的真真無垢（我的第二個女孩子）還沒有出世，後來她出世時，我就把這個名字送給她，這也算是曼殊的一種紀念吧。

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紫羅蘭雜誌第二號上，有顧悼秋的雪蠅上人軼事，記畫汾隄弔夢圖，及在盛澤鄭氏著書兩事，此兩事均不甚密合。汾隄弔夢圖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報社的廣告

主任是李息霜，住報社三樓，有一房間，布置甚精，息霜善畫，畫具都完備；有一天楚愴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報社時，把曼殊騙到此房間內，關了門畫成此圖。但未必是完全硬騙，蓋楚愴索曼殊畫，曼殊恆以無靜室及畫具爲辭，楚愴引彼至此房間內，一切都完備，且言，如嫌外人闖入，可以關門，於是曼殊無所藉口，不能不畫了。悼秋言曼殊嗜酒，此大誤，曼殊並不嗜酒，楚愴決不以酒爲餌，不過此房間內，糖及雪茄或牛肉是不能不預備的。第二段尤奇詭。曼殊曾三次到盛澤，末一次住得日子最多，但亦不過二十天。所謂數月，或併住蘇州鄭寓計算。所著書卽是漢英辭典。文內‘大書小書朱書墨書’一節，直鈔龔定庵的宗先生述，曼殊真要變做箭梁式的人物了。曼殊末一次到盛澤在一九一三年夏，卽民國二年，文中作民四，亦誤。

曼殊一九一二年冬天第一次到盛澤時，在往來的旅途上，鬧了兩件笑話。他來時是趁滬杭車到嘉興，再從嘉興到盛澤的。此時嘉興到盛澤的小輪船還沒有，他坐的是民船，碰着大逆風，船夫上岸拉繚，他也要去拉，一個不小心，撲通一聲，丟到水裏去了。好容易救起來，西裝皮大衣已全溼，到盛澤後，在火爐上烘乾。後來從盛澤還上海，經過蘇州時，又在驢背上跌下來。拉繚下水，騎驢墜地，倒是一個巧對，哈哈。

曼殊到盛澤，年譜上只寫兩次，一次是一九一二年冬天，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夏天。但實際上似乎還有一次，應在一九一三年春天。此時桐蓀住盛澤，我住梨里，相去二十多里。曼殊是年三月十日與柳亞子書：“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臺，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遊，迄抵盛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尊許也。”照此

信所講，是曼殊三月十一到蘇州，從蘇州到盛澤，并擬由盛澤來梨里看我。但我記得曼殊並沒有到我家裏，也許我先到盛澤去看他，所以他就不來了。曼殊之到盛澤，除此信外，還有一九一三年陽曆五月一日的民立報可爲證據。此報上有楚僧的編輯餘話，他講：“曼殊泛棹分湖，欲依陸子敬終老是鄉耶？何禪踪寥寂，至今未來海上也。”所謂分湖，即指梨里盛澤一帶，陽曆五月一日即舊曆三月廿五日，此時曼殊確在盛澤無疑了。四月十四日與鄭桐蓀書：“英居滬半月，已費去數百金。”據此，曼殊當在舊曆三月底還上海的。此信上又有赴盛澤之意，他說：“燕君若不來，仍望吾兄駕臨海上，或寄快信一通，速燕早來，同赴尊府。”但這一次却沒有去成，直延期到舊曆五月初二日，方始成行，因爲他中間又到安慶去一轉了。（據五月十八日與某公書：“四月三十日，從

附錄下 第二百頁

安徽過滬，……重午前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舜湖就是盛澤的別名。)

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日本東京民國社出版的民國雜誌第一年第六號上，有這樣的一頁廣告：“泰西羣芳譜，羅鳳，曼殊同纂，每部定價八元。埃及古教考，英國貝德黎博士原著，震旦釋曼殊譯為漢文，每部定價二元。擺倫詩選，釋曼殊纂，每部定價五角。粵英辭典，羅鳳，曼殊同纂，每部定價四元。漢英三昧集，釋曼殊纂，每部定價壹元。世界各大書坊均有寄售，發行所芝區南佐久間一丁目三番地民國社啓。”這廣告裏面所講的書，除掉擺倫詩選，漢英三昧集以外，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最近遇見當時民國社的主幹居覺生，問起他時，也說並沒有出版。這幾部書的下落，就無從訪問了。

沈燕謀君是曼殊很好的朋友，曾在安慶高等學

校及上海第一行臺與曼殊同住頗久。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無忌曾寫信給他，討論曼殊的事情，他的覆信如下：“兩奉手翰，聆悉種種。潮音跋考證兩篇，亦經拜讀。曼師中年以後，好弄玄虛之習，與日俱深，假名臆造之事，隨處發生。尊著直認飛錫爲‘烏有先生’，實爲確切不移之論斷。茲因尊著，回憶前事兩則，可爲假名臆造之旁證。（一）曼師詩中有吳門依易生韻詩二三十首，作此詩時，實在盛澤桐兄家，易生則燕謀別字也。燕謀初未作詩，偶與曼師談得高興，曼師竟以依易生韻爲題。後在上海報紙發布，友人乃有向燕謀索原詩者，燕謀無以應；告以原因，相與一笑而罷。此一事也。（二）燕子龜隨筆之著，實在民二以後，此亦燕謀所目睹。燕謀識曼師在民元之秋。其年十一月，卽同赴安慶。年底在上海度歲。次春，又同去皖。夏初東歸。四月以後則在盛澤，與桐

兄等三人共編漢英辭典，（尊書粵英辭典，疑卽此書。）歷四月而畢事，復至上海。所謂燕子龜隨筆者，在此時期中着筆最多，中有三四條頗涉及燕謀。（一梅，燕君等名稱，皆是也。）先於二年，在上海報刊布。三四年又在日本某雜誌登出全部。登出後，曼師曾裁剪寄我。今茲潮音跋在一九一一業已著成，此時安得有燕子龜隨筆耶？卽使有之，此隨筆者，亦決非我人今日所知之隨筆，有斷然者。此又一事也。以此推論，不但飛錫是曼師臆造之人物，卽潮音跋所舉自著之書，最少亦有一部份有名無書，足下儻不以爲武斷耶？燕謀與曼師前後同居一室者，凡六七月，恆見一小皮箱中，儲有種種零星著述；偶向索觀，則曰：‘無足觀，無足觀。’其有時強奪以去者，多在滬報登出。時葉君楚儉同居逆旅，每有所得，輒爲任刊布之責也。埃及古教考，泰西羣芳譜，

附錄下 第二百〇三頁

從未見過，當是民三以後之著述。與曼師同著粵英辭典之羅鳳，並非燕謀之號。漢英辭典之稿，爲劉成禺買去，頃不知流落何處矣。曼師所貽之書，適不在行篋中，俟後檢出，更當錄寄。”我們所知道的，粵英辭典是曼殊與羅鳳同纂，漢英辭典是曼殊與燕謀同譯，現在燕謀說羅鳳並不是他，但又疑心粵英辭典卽漢英辭典，未免有些矛盾。關於燕子的隨筆，我以爲曼殊在一九一一年著潮音跋時，是有名無書，到一九一三年，就寫起來了。上海報是生活日報，日本某雜誌就是民國雜誌。曼殊給燕謀的信，燕謀沒有鈔來，無忌也就出國去了。直到最近期間，我從日本還到中國，在南京看見楚僧，他說燕謀要我去看他，有曼殊的東西交給我。後來我同少屏去找燕謀，又說是到南通去了，還上海的日期未定。我預備寫信到南通去問，希望他要交給我的曼殊的東西，可以早些兒到

手。

曼殊書札上的時間觀念，不很正確，也許還是有意的誇大。他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與柳亞子書，有“不見匝月”語，那末我和他至少在一九一三年冬天是見面的了。但他一九一七年二月與柳亞子書，居然說“與亞子別十餘年”，那不是笑話嗎？一九一二年三月與默君女士書：“尊翁亦十餘年闊別”，同一矛盾。曼殊一九〇六年在蕪湖皖江中學教書時，默君的父親張伯純在做監督。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二年，並沒有十餘年，更無論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了。又周作人先生譯本河合氏曼殊畫譜序：“早歲出家，不相見者十餘年，彈指吾兒二十有四矣。”此文是一九〇七年做的。早歲出家，恰與潮音跋年十二披髮相合。但一九〇七年以前，曼殊明明還到日本過。潮音跋的“奉太夫人居神奈川”，燕子詭隨筆的“十

四歲時奉母村居”，不都是披髮以後，一九〇七年以前的事情嗎？如何能說“不相見者十餘年”呢？周先生疑心此文是曼殊所作，我亦贊同，他在文內如此的亂造謠言，無怪沈燕謀要說，“曼師中年以後，好弄玄虛之習，與日俱深”了。還有，一九一七年二月與柳亞子書：“晤真長云，足下髮白如七十許人，然耶否耶？”諸真長未必會打誑語，我也疑心是曼殊在那裏搗亂吧。

紀載曼殊的文字，除顧悼秋雪蠶上人軼事外，還有天荒雜誌上的紀曼殊上人，泪紅生的紀曼殊上人，馬仲殊的曼殊大師軼事。天荒雜誌出版於一九一七年，時曼殊尚在。此雜誌和蔡哲夫有關係，此文不署作者姓名，文中屢稱曼殊和蔡寒瓊的關係，或即出於哲夫之手。哲夫與曼殊頗有交誼，但此文失實處甚多。“祝髮光孝寺”與潮音跋不合，“三入印度”

亦誇大之詞。其他如西湖縉光菴一段，也有點近於神話化了。曼殊與黃中央相識，我從前也沒有聽見過，不知可靠與否？中央的專蹟，詳見上文曼殊遺詩辨僞中。泪紅生一文甚奇特，年十五肄業早稻田大學，恰與我們的假定相合。關於菊子與曼殊戀愛一段，聞所未聞，也許就是靜子的傳聞異辭吧。削髮在肄業早稻田大學後，我以為他是指曼殊第二次出家，與燕子窠隨筆“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相合。至於他把曼殊假父的死年，搬下若干歲，那就等於把曼殊自己的死年，搬上若干歲，同一毫無價值了。（文中說曼殊民國四年以肺疾死。）馬仲殊的一文，是根據陳佩忍所講的，大旨不差，也許有過甚其辭的地方。像講曼殊吃花酒時要頂禮合十，那是絕對不會有的。

馬仲殊還有關於曼殊大師身世的研究一文，他是反對我的日本血統說的。此文據說交孫伏園送登語

絲，但未見登出，問周作人，又說沒有收到，大概被伏園失去了。關於日本血統，我是根據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的，不知馬君如何反對法？有信去請他把稿子寄我一看，但未接還信。此外，還有一位范曾浩君，也是熱心於曼殊研究的，他提出三個問題：“（一）大師一生識幾國文字，究在何時所學？（二）其一生所歷之地有若干？（三）絳紗記之夢珠酷肖大師，然否？”我的答案是如此：（一）曼殊所識文字，中，日，英，法，梵，共五國。中文幼時讀過，（曼殊幼時所入皇娘書院，當然有中文的。）但得力於後來的自修，仲甫和太炎都曾指導他。日文當在還日後讀，在上野學美術二年，一方面必在補習日文，後來入早稻田，當然不生問題。（范君以十五歲入早稻田時能通日文為奇怪，他忘記了上野的兩年了。）英文是莊湘所教，（莊湘大概就是皇娘書院內的英文教員。）

但後來自修的工夫一定很深，上野和早稻田大概也有英文讀，否則靠十二歲以前讀過的兩年英文，當然不能有此程度。法文大約是在日本時所讀，所以二十歲在上海已能譯露俄小說。（美術與政治都和法文有重大的關係，故上野及早稻田必均有法文可讀。）梵文係在暹羅時所讀，教師即喬悉磨長老。（二）一生所歷之地，大概均見年譜。（三）夢珠當然就是曼殊化名，不過並不是正確的自傳。不然，爲什麼夢珠已坐化，而曼殊還在做絳紗記？以上的三種答案，未知范君能滿意否？范君又講：“三年前廣州現象報，曾出一曼殊號，大旨說曼殊死在上海某醫院，年三十五，友朋集貲棺殮，停柩某寺，至今未葬。”三十五歲是對的，某寺係廣肇山莊之誤，停柩未葬，尙是孤山卜兆以前的傳聞。范君說現象報已停版，此曼殊號無法找到了。

附錄下 第二百〇九頁

無忌想做蘇曼殊之思想與性格一文，要我供給材料，我曾寫了一點給他。關於思想方面的，我已寫入上文曼殊的思想問題一節內了。關於性格方面的，就轉錄在此地吧。原文如下：‘關於性格的，我以為。多情善感’四字，可以包括曼殊一生。再簡單一點，可說是‘多情’兩字。曼殊與劉半農書：‘知公亦多情人也。’又：‘彼亦纏綿悱惻之人。’‘多情’與‘纏綿悱惻’，都是曼殊自己的性格。又答莊湘書，有‘博學多情’語：‘博學多情’正是曼殊的小影，但‘博學’不關性格罷了。還有，桐蓀信上講：‘他少年時本是極熱心，中年後悲觀極深。’又：‘他的行為雖是落拓，却並非不羈；意志雖極冷，而心腸却是極熱。’這都是曼殊的極好考語。’’

無忌想做一部蘇曼殊傳略及其著作，但只開了一個目錄，做了一篇蘇曼殊及其友人。這一篇的材

附錄下 第二百十頁

料，應該是供給他目錄內第一章第二節曼殊的時代及其友人用的，但他只先做成了另外的一篇。後來想做第二章第六節曼殊之思想與性格，也沒有成功。他現在出國去了，忙於功課，在最短期間恐難有告成的希望，我先把他的目錄鈔在此處：

(一) 導言

- 1, 曼殊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 2, 曼殊之時代及其友人
- 3, 各家論述曼殊之文字
- 4, 本文之經過與材料

(二) 蘇曼殊之傳略

- 1, 曼殊身世之概論
- 2, 曼殊家世之考證
- 3, 曼殊出家前之生活
- 4, 曼殊之流蕩生活

5, 曼殊之死及其葬地

6, 曼殊之思想與性格

7, 曼殊之逸事

8, 曼殊之年譜

(三) 蘇曼殊之著作

1, 曼殊文學之天才

2, 曼殊之詩

3, 曼殊之梵文與佛學

4, 曼殊之英法文學

5, 曼殊之小說

6, 曼殊之序跋及雜文

7, 曼殊之書札

8, 曼殊之隨筆及其他

9, 曼殊之畫與字

10, 曼殊編印之書籍

附錄下 第二百十二頁

11, 曼殊著作之搜集與遺稿之刊印

12, 曼殊著作提要

(四) 蘇曼殊之影響及其他

1, 曼殊之崇拜與影響

2, 曼殊與拜輪及師梨

3, 曼殊之戀愛與宗教戰

4, 結論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北新週刊第四十一二期合本上潘梓年的藝術論中，我們看見如此的一段：“相傳蘇曼殊因為有人拿了大而且劣的一張紙來求畫；他生平不作大幅；何況紙又是劣的，當然不願應命。後本被擾不過，就替他在東南角畫一隻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畫一個小小的人。人家看了莫明其妙，他乃不慌不忙畫了一條絳繩連過去，竟成一幅絕妙畫圖。”這一段故事似乎我在別處地方看見過

附錄下 第二百十三頁

的，但帶一點談諧氣味，不像潘君所講‘竟成一幅絕妙畫圖’的老實，我記得畫的人還在紙上面題有五個大字，却是‘牽絲扳藤圖’。至於畫此圖的人，似乎不是曼殊，但此段東西一時竟找不到，究竟是與不是，難以解決。我現在姑且照潘君所寫，鈔在此地。倘然是曼殊的，也可以算做是他的一段軼事。倘然將來發現實在是從別人身上移花接木移過去的，那末我們的曼殊，似乎有做徐文長，鄭板橋的可能，將形成爲一個箭梁式的人物，無怪羅建業要有神話化的恐怖了。

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的創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雪萊紀念號上，有張定璜的 Shelley（雪萊，蘇曼殊譯作師梨）一文，他說曼殊祇介紹 Byron（拜輪）而沒有介紹 Shelley，因爲曼殊沒有知道 Shelley 的偉大。這句話是錯的，大概張君祇看

附錄下 第二百十四頁

見文學因緣，而沒有看見潮音和其他曼殊的作品吧。曼殊的介紹師梨，雖然比不上他介紹拜輪的有力，因為他祇有拜輪詩選，而沒有師梨詩選，但說他沒有知道師梨是冤枉的。曼殊對於歐洲詩人，除拜輪以外，第二個推崇的，就是師梨。他在英文潮音自序內講：“拜輪和師梨是兩個英國最偉大的詩家。二人都有創造同戀愛底崇高情感，當作他們詩情表現中的題目。是的，雖則他們大抵寫着愛情，戀者，同着戀人底幸福，但是他們表述時的作法，有好像兩極曠遠地離異着。……雖是個戀愛底信仰者，師梨是審慎有深思。他爲着戀愛的熱誠，從未在任何強猛爆烈出的表示內顯現着。他是一個‘哲學家的戀愛者’。他不但喜好愛底優美或是爲戀愛而戀愛，他并愛着‘哲學裏的戀愛’或‘戀愛裏的哲學’。他有深奧處，但不恆定：毅力中沒有青年時代的信仰心。他底詩像月光

附錄下 第二百十五頁

一般，溫柔的美麗，恍忽的靜止，在沈寂恬默的水面映射着。師梨在戀愛中找着涅槃；拜輪爲着戀愛，并且在戀愛中找着動作。師梨能克己自制，而又十分專注於他對 Muses 的崇仰心。他底早年慘死將要永久悲慟，有像英國文學一樣的長存着。師梨和拜輪兩人的著作，在每個愛好學問的人，爲着欣享詩的美麗，評賞戀愛和自由的高尊思想，都有一讀的價值。”（據柳無忌譯文）據此，便足以證明張說的不確了。在潮音中，有譯師梨冬日詩，（湖畔詩社本十八頁）有錄師梨 LOVE'S PHILOSOPHY 原詩。（湖畔詩社本十九頁）此外，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納魯謂拜輪足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斷鴻零雁記第七章：“余嘗謂

附錄下 第二百十六頁

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爾猶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猶中土李賀，鬼才也。”這些都是曼殊對於師梨的品評。還有，燕子龕隨筆：“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格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此含羞草譯詩曾收輯在潮音中，後來又被刪去，不知何故？現在却無從尋覓了。曼殊有題師梨集一詩，詩曰：“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琅玕欲報從何報，夢裏依稀認眼波。”和他的題拜輪集一詩：“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正所謂異曲同工吧。

關於曼殊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和無忌通信的，有堵祖繼，凌挹秀，向達等三位先生，現在鈔錄於此。堵先生來信云：“間嘗拜讀關於曼殊大師諸宏著，不勝欣感。闡顯幽光，實有大功於文苑，非徒

附錄下 第二百十七頁

飄零詩人感激於九泉也。弟素日亦爲敬仰大師之一人，得此一助，更不勝雀躍矣。今日課餘，親詢黃季剛先生曾識交大師否？先生謂然，曠處士卽其別號。又言及大師死事，頗涉談奇，可爲信徵否，不敢必也，姑錄呈以備參照耳。大師居滬上，有人要大師一次食盡肉包子六十枚以爲勝者，師竟食之，遂臥病數日而終。方師食至五十餘時，友人尼之，欲無盡食，蓋此物食過多，則難萬一消化也。師堅執不可，幾至決裂，且食後又進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頽然榻下矣。又季剛先生言時，頗歎師天才超逸，爲僧返俗，出處迷離，實異人也。弟偶聞如此，冒然上瀆，知無關於大雅，祇以愛大師而佩先生之故，乃亦自忘其醜耳。季剛先生現教授民國大學，弟亦肄業於此。專此敬叩學安，弟堵祖繼頓首。六月一日。”凌先生來信云：“曼殊上人詩文秀絕塵寰，每於雜誌中見上人作品，

附錄下 第二百十八頁

輒錄之以實錦囊，惟恨未克窺其全豹爲憾。今閱報見蘇曼殊詩集之刊行，購而誦之，不覺撲去俗塵三斗也。就余所憶及，尙有上人詩一首，此集未載，特錄呈以供同好：

相逢天女贈天書 暫住仙山莫問予
曾遣素娥非別意 是空是色本無殊

此首係答友人而作，其友有‘何處滄波問曼殊’之句，此絕步其原韻答之。尙有上人詞數首，未載行囊，容俟異日再行錄塵，庶使上人作品，不致湮沒。上人詩畫作品，吾友壽州孫逸少君處保存甚夥，如能搜羅，刊而行世，亦一盛事也。此頌撰安，凌挹秀手啓。五月廿一日。”向先生來信云：“比聞先生肆力蒐集曼殊大師遺著，甚盛甚盛。唯大師尙有梵文典之作，似未付剞劂，僅從太炎文中見爲是書所作一敍，而原著是否尙存人間，竟不之知，寧非中土梵文

附錄下 第二百十九頁

學上一大憾事？今閱民報第十五號夏期增刊張非文莽蒼園文彙餘後附告白，有曼殊之梵文典首卷啓事一則，首卷目次，具列其上，全書內容，略窺一斑。雖未觀全豹，而吉光片羽，亦彌足珍。用爲別紙抄呈，以備省覽，是亦獻曝之意云爾。此頌著安，向達敬啓。十六年五月廿二日。”梵文典啓事，并鈔於下：

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存於龍藏者，惟唐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旣多齟齬，至於語俗，一切未詳，蓋徒供持呪之用而已。納自早歲出家，卽嘗有志於此。繼游暹邏，住龍蓮寺，鞠峯磨長老亦以書成相勉。嗣見西人撰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會。究心數年，成初步梵文典八卷。會友人勸將首卷開印，遂以付梓，餘俟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頁

續刊。非謂佛刹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
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持
此功德，廻向華嚴，首卷目次，具列如左：

印度法學士波邏罕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序

儀徵劉光漢居士序

儀徵何震女士題偈

自序

例言

決擇分

字母（十三種）

字母漢音羅馬音表

諸經釋字母品

摩多

別體摩多

空點涅槃點

體文

別體摩多附合法

求那毗利地及半母音法

五聲類別表

母音連聲法

子音連聲法

數字

聯合子音字表

梵文法表

卷第一附錄

心經原文 (漢文直譯 F.M.M. 英譯)

那羅王譚

粵東新會慧龍寺博經白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二頁

此外，還有劉半農先生和周作人先生的信。劉先生第一信云：“無忌先生：豈明轉到尊札，事多未能即覆，甚罪甚罪。曼殊三翰，均民五冬季所寫，其時弟居上海，彼則駐錫西湖也。香港學校，弟亦不甚了了，惟皇娘爲 Queen 之意譯，則可斷言。當時曾問曼殊，尊譯可惡劇乃爾？彼言俗物俗譯，庶彼此相當耳。香港大學 弟所知只有一所，初是書院，後改大學，或者漢文譯名，初是皇仁，後又改爲‘香港’。此事最好向香港友人一詢，如不得便，英人所編中國年鑑等書中，容亦有之。先生有意真輯曼殊著作，並及其友朋贈答詩文，甚盛甚盛。惟有一事奉懇：曼殊死時，弟曾作一白話輓詩，載新青年中。此詩甚劣，弟揚鞭集中已經刪去，將來先生集稿時，亦希萬勿收入爲禱。此請著安，弟劉復頓首。三月二十一日。”第二信云：“無忌先生：承賜曼殊詩集一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三頁

冊，多謝千萬。曼殊致弟第二函‘以憫岑寂’下署‘古曆十一月二十三日玄璞頓首頓首’，已見語絲。‘有新製望寄一二’下無所署；又首函函面寫‘西湖鳳林寺側陶社蘇玄璞寄’，郵印爲‘十二月十日’；次函寫‘西湖鳳林寺側陶社曇絨’，郵印爲‘十二月十七日’；三函寫‘曇絨’，郵印爲‘十二月二十五日’，凡此瑣瑣，不識於公亦有用處否？尊撰曼殊友人記精密確實，甚佩苦心。弟所作悼曼殊詩，如先生必欲一用，亦無不可。但望注明此非弟愜意之詩，重先生之請，故願留醜耳。曼殊別有致弟 Xmas Card 一事，面上純白地，繪金卍字一，甚雅妙，將來全集出版，或可借作封面圖案。惟卍字下又有英語 Good luck 兩金字，及 With every good wish …… 等黑字十餘，則甚討厭，非刪去不可。十年前住上海甚久，竟無緣與尊翁先生一晤，使中尚望爲弟多多道候是

附錄下第二百二十四頁

幸。此問起居，劉復頓首。”周先生第一信云：“無忌先生：曼殊詩集四頁本事詩第五首，查沈尹默先生寫本作‘桃顯檀口坐吹笙’，似於義爲長，又第一首末句沈寫本作‘那堪更聽入雲箏’，則明係錯誤，日本有二弦琴名八雲箏（Yakumo-goto），唯平時很少彈者耳。五月十日，周作人。”第二信云：“無忌先生：承惠賜照片，謝謝。‘桃顯檀口坐吹笙’，照上六字看來，當爲‘笙’無疑，因‘箏’當云彈，而‘桃顯檀口’又明指‘吹’也，雖然在事實上日本絕少吹笙的人。沈君係根據黎稚鶴君（世衡）所有抄本，便中當一問之，再行奉告。曼殊照片不但穿華服，而且還着朝靴，更妙也。五月十八日，周作人。”

陳仲光先生來信講，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高語罕所編的白話書信內，有以下的一段：

故曼殊大師說：

林氏所譯之茶花女遺事，約在甲午，乙未間；當時林氏悼亡在滬上，寓陳季同家。陳見其鬱鬱寡歡，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我國，不勝於愁眉對坐耶？”譯寫情小說於悼亡時，正如畫家作畫於窗明椅淨間矣，宜乎其有此神來之筆也。

迨此書一出，風行大江南北，林氏恍然大悟，知譯書之可以致富，故此後之林譯，雖汗牛充棟，亦皆如夏德 Hirth先生所評之西洋畫矣！吾非好爲尖刻之語以傷人，諸君但檢近年林氏所譯小說，與茶花女遺事一較之，當知吾言之不謬。——見曼殊大師給每週評論編輯部諸君評林紓文字底信。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六頁

此信口角尖薄，不像曼殊的筆墨，我屢次引爲疑竇。最近在上海看見程演生先生，他說：“當時一封信，乃梁曼殊所寫，非出蘇曼殊手。”并且，據演生先生講，每週評論在北京出版的時候，我們的蘇曼殊，早已逝世了。這是高語罕弄錯的，我們應爲辨正。

陳先生另一信中，又節錄明星畫報上署名亭亭所撰的秋夜偶懷一則，其文如下：

前年春，摯友吳公白江戶來，贈予曼殊上人所編之漢英詩集一冊，厚可五分，底面均黝黑，印刷絕精，蓋非出自國人手。惜予去夏回里，行篋中竟爲宵小竊去。年來憂患頻經，記憶全失。惟開卷之第一頁，印福王小影，尙模糊腦際。下並書一絕云：“玉樹歌殘跡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英雄愛美人。”此冊爲上人印以贈友者，坊間竟不

得見。

原文所謂‘漢英詩集’，實際上就是潮音，卷首有銅版一幅，似是六朝石像的攝影，下題‘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十四字。潮音有湖畔詩社翻印本，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寄售，此幅却被刪去了，不知是什麼緣故？此十四字是清代某君所做的桃花扇傳奇題詞，可惜桃花扇不在手邊，無從考查其姓名。據我的記憶，上半首也和亭亭所錄的吻合。大概亭亭從桃花扇上見過此詩，遂疑潮音亦錄全首，又誤‘不愛江山’爲‘不愛英雄’，并誤石像爲福王小影了。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創造社出版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一期上，有郁達夫先生的雜評曼殊的作品一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京語絲社出版的語絲第一百三十五期上，又有周作人先生的答芸深先生一文。前者不滿於曼殊的小說，後者又說曼殊思想的不高明。

附錄下 第二百二十八頁

現在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無忌給我的信，摘錄一段在下面，也算是我們對於郁周兩文的意見吧。原信如下：“郁周論曼殊文，周文未見，只由你來信上略窺大意。郁文亦匆匆未細看，似於曼殊小說不滿，我記得有一處講的，乃原是爲胡寄塵所硬改的斷鴻零雁記末段。又，曼殊的小說，想把現代小說作法的論理去批評他，自然經不起批評，也好似莎士比亞的劇本，原不能把三一律的論理相範圍。這種批評一面不懂得時代的關係，一面又不知欣賞文字間流露的美麗，祇斤斤于小說的結構。至於把文學視作有關風化的器具，慮講曼殊于青年有壞影響，這種觀念更太幼稚了。周以曼殊思想是舊道德，有產階級，這是一方面的觀察；殊不知曼殊亦曾做過女傑郭耳縵等文，高聲喊革命與無產階級起來。（我舉這個例，不過表明曼殊思想的另一方面，也很有血氣熱誠，或許可稍慰

如芸深君者于萬一；我並不是講，而且完全不贊成，即一種以爲有革命色彩的纔算是文學，而別的都不應提倡。周信上講得很對，文學並沒有什麼階級可分，——文學亦不必偏重那一階級或精神，雖在文學內可照映出作者的時代與階級。)總之，我們以爲值得介紹的是曼殊在文學上的工作，不是他的思想；我們不是把曼殊當作先知，當作耶穌，麻哈默特，或甚至孫中山列寧等，而崇拜其思想，提倡其主義，我們是把他當作歌德拜輪等一流人物，享賞他的詩文，闡揚他在文學史上的貢獻。維特出版後自殺者紛紛，然而其在文學界地位並不以此降低，更況曼殊的思想亦沒有那樣頹蕩。(我始終主張‘文學爲文學’的主義，亦所以始終不贊成現今亂嚷的所謂革命文學，血淚文學，甚至于投機文學也。文學一成工具，這還像什麼文學?)至於曼殊作品，大多在大清帝國末年，那時的

觀念本不過如是，即其爲舊道德，爲有產階級思想，亦不能以此抹殺曼殊。我們不以忠君的思想降貶杜甫，我們亦不因醉酒婦人的頹廢趨向，而不讀李白的詩，——我不知道他們通曉人類學與否，然而他們畢竟是偉大的詩人。曼殊已是過去的人物了，在他詩文中我們找到清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現。我們研究他，在雜誌上講他，正因爲他的作品已不是現代的作品，值得後世爲他蓋棺論定。我們決不提倡他當時的思想與詩文，作爲新青年的路燈，我們亦不歡喜現在有人還在寫斷鴻零雁記，雖則在曼殊當時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而且牠的價值將永久在文學史上提起。倘若抱了杞人之憂，以曼殊思想于現在不合，慮其影響于青年不好，而反對研究其生活及文學，這種見解實在不大而且太不高明了。拜輪爲英人所逐，屍歸故國，請葬于 Westminster 寺院而不准，嗚呼！……”

附錄下 第二百三十一頁

全文一九二七年十月起草，

——一九二八年二月完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修正。

願無盡盧詩話

高 旭

沙鷗所譯英吉利古詩兩章，幽怨綿眇，非淺人所能解也。——燕——“燕子歸何處，無人與別離。女行愛誰見，誰爲憶差池？”“女行未分明，蹀躞復何爲？春聲無與和，尼南行語誰？”“游魂亦如是，蛻形共驅馳。將翔復將翔，隨女天之涯。”“翻飛何所至，塵寰總未知。女行諒自適，獨我棄如遺。”——頰頰赤牆靡——“頰頰赤牆靡，首夏初發苞。惻惻清商曲，眇音何遠姚。”“予美諒天紹，幽情申自持。倉海會流枯，相愛無絕期。”“倉海會流枯，頑石爛炎熹。微命屬如縷，相愛無絕期。”“摻袪別予美，離隔在須臾。阿陽早日歸，萬里莫踟躕。”沙鷗

卽曼殊。

曼殊又有七絕六章，有絃外音，可使旗亭女子歌之，何必再唱黃河遠上也？——寄廣州晦公——

“忽聞鄰女豔陽歌，南國詩人近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落花如雨亂愁多。”——水戶觀梅有寄——

“輕嘗天女唇中露（此譯擺倫句），幾度臨風拭淚痕。日日思君令人老，綠窗無語正黃昏。”——失題——

“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噴。”“斜插蓮蓬美且鬆，曾教粉指印青編。此後不知魂與夢，涉江同泛採蓮船。”

——西京步楓子韻——“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蓬二十年。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

失題——“落日滄波遠島濱，悲笳一動獨傷神。誰知北海吞氐日，不愛英雄愛美人。”——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琅玕欲報從何

附錄下 第二頁三十四頁

報：夢裏依稀認眼波。”

晦聞詩秋氣甚深，潘蘭史老健矣，王漱巖有力
追古作者意，龐槩子詞，玉田之遺也。曼殊詩其哀在
心，其豔在骨，而筆下尤有奇趣，定庵一流人也。

錦笈珠囊筆記

楊 德 鄰

香山曼殊居士，姓蘇，名玄瑛，十年年前與余同任湘中實業學堂講席。除授課外，鑰日閉戶不出，無垢無淨，與人無町蹊。嫻文詞，工繪事，然亦不常落筆，或畫竟，輒焚之。忽一日，手筇杖，著僧服，云將游衡山，則飄然去矣。後在東瀛，復面一次，曼殊持筮相贈，上繪牧童脚笛騎牛，過小谿，前臨峻坂，有孤松矗立，枝幹殊疏落，今此筮已不見矣。昨在柳君亞盧處，見曼殊詩數章，孤懷瀟灑，如逢故人，根觸前塵，因亟錄之。本事詩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不著跡相，御風冷然，恍惚前日甯湘校游

附錄下 第二百三十六頁

衡山時也。爲調箏人繪像二首云：“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沈哀。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一縷深情，不可以字句間求，菩薩低眉，山間猿鶴，都能悟徹。寄調箏人一首云：“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則已懺盡情禪，空諸色相，與一切衆生，同登淨土矣。亡弟篤生爲余言：“曼殊固深於憂患者。”

縉秋華室說詩

黃侃

蘇子殺作畫，極蕭疏澹遠之致。偶作小詩，亦極凄婉。景仰拜輪之爲人，好誦其詩。余居東夷日，適與同寓舍，暇日輒繙拜輪詩以消遣。子殺之友彙刊爲潮音集，茲錄哀希臘及贊大海二篇，愧不能如原意。然子殺云：“無大違異處。”或不相給也。哀希臘詩馬君武嘗譯爲七言，今更譯之，無一字相襲也。哀希臘詩凡十六章，章八句，曰：“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亶，茶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長夏尚滔滔，頽陽照空島。”（其一）
“宰訶與諦訶，詞人之所生。壯士彈坎侯，靜女揄鳴箏。榮華不自惜，委棄如浮萍。宗國寂無聲，乃向西

附錄下 第二百三十八頁

方鳴。”（其二）“山對摩羅東，海水在其下。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觀！波斯京觀上，獨立向誰語？吾生豈爲奴，與此是終古？”（其三）“名王踞巖石，雄視迦邏濱。船師列千艘，率土皆其民。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一爲亡國哀，淚下何紛紛？”（其四）“故國不可求，荒涼問水濱。不聞烈士歌，勇氣散如雲。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其五）“威名盡隊地，舉族供奴畜。知爾愛國士，中心亦以慝。而我獨行謠，我猶無面目。我爲希人羞，我爲希臘哭。”（其六）“往者不可追，何事徒頻蹙？尙念我先人，因茲糜血肉。冥冥蒿里間，三百斯巴族。但令百餘一，堪造披羅谷。”（其七）“萬籟一以寂，仿佛聞鬼喧。鬼聲紛醜醜，幽響如流泉。生者一人起，導我赴行間。槁骨徒爲爾，生者默無言。”（其八）“徒勞復徒勞，

附錄下 第二百三十九頁

我且調別曲。注滿杯中酒，我血勝鄴綠。不與突厥爭，此胡本游牧。嗟爾俘虜餘，酌酒何慙？”（其九）“王途已陵夷，尙存羽衣舞。鞞廬方陣法，知今在何許。此乃爾國故，糜散隨塵土。偉哉佉摩書，寧當詒牧圉？”（其十）“注滿杯中酒，勝事日以墮。阿那有神歌，神歌今始知。曾事波利葛，力能絕天維。雄君雖云虐，與女同本支。”（其十一）“羯島有暴君，其名彌爾底。闊達有大度，勇敢爲世師。今茲丁未造，安得君如斯？東民如連鎖，豈患民崩離？”（其十二）“注滿杯中酒，倏然懷故山。峨峨修里巖，湯湯波家灣，繫彼陀離種，族姓何斑斑。儻念希羅憂，龍胤未凋殘。”（其十三）“莫信法郎克，人實誑爾者。鋒刃藏禍心，其王如商賈。驕以突厥軍，黯如羅甸虜。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其十四）“注滿杯中酒，榼下舞婆娑。國恥棄如

附錄下 第二百四十頁

遺，靚妝猶娥娥。明眸復善睐，一顧光婁羅，好乳
乳奴子，使我涕滂沱。”（其十五）“我立須寧峽，
旁皇雲石梯。獨有海中潮，伴我聲悲嘶。願爲摩天
鶴，至死鳴且飛。碎彼娑明杯，俘邑安足懷。”（其
十六）

贊大海詩六章，章十二句。其第五章爲餘杭
譯，蓋原義深曲，譯兩日不成，餘杭見而補之。“皇
濤瀾汗，靈海黝冥。萬艘鼓楫，泛若輕萍。芒芒九
圍，每有遺虛。曠哉天沼，匪人攸居。大器自運，振
盪粵峯。豈伊人力，赫彼神工。罔象乍見，決舟沒
人。狂譽未幾，遂爲波臣。掩體無棹，歸骨無墳。喪
鐘聲沙，逝矣誰聞？”（其一）“誰能乘蹻，履涉狂
波？藐諸蒼生，其若公何？泱泱大風，振慄起罷。
茲維公功，人力何衰？亦有雄豪，中原陵厲。自公之
甸，擣彼空際。驚浪嘖嘖，響魂悽神。轉側張皇，冀

附錄下 第二百四十一頁

爲公憐。騰瀾赴厓，載彼微體。拊溺含弘，公乎豈弟？”（其二）“搖山撼城，聲若雷霆。名王黔首，莫不震驚。赫赫軍艘，亦有虛聲。雄視海上，大莫與京。自公視之，眇矣其形。紛紛溶溶，旋入滄溟。彼阿靡陀（舟名），失其威靈。多羅縛迦（亦舟名），壯氣亦傾。”（其三）“依公而居，雄國幾許？西利伽維，希臘羅馬。偉哉自由，公所錫予。君德既衰，耗哉斯土。遂成丘墟，公所目覩。以敖以嬉，瀟回濤舞。蒼顏不駮，長壽自古。渺爾瀟漫，滔滔不舍。”

（其四）“赫如陽燧，神靈是鑑。別風淮雨，上臨下盥。扶搖羊角，溶溶澹澹。北極凝冰，赤造淫灑。浩此地鏡，無裔無襜。圓形在前，神光率閃。精彪變怪，出爾泥淪。回流云轉，氣易舒慘。公之淫威，忽不可駭。”（其五，此章爲太炎譯）“蒼海蒼海，余念舊恩。兒時水嬉，在公膺前。沸波激岸，隨公轉

旋。淋淋翔翔，媵余往還。滌我匈臆，懣我精魂。惟余與女，父子等親。或近或遠，託我元身。今我來斯，握公之鬢。”（其六）

子穀有室梨詩一冊，爲西方美人之貽，甚寶貴之。餘杭戲題其端曰：“室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遂被，爲曼殊闍黎所得。或因是縣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於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曼殊者子穀爲僧之名，其爲人想少情多，故餘杭以是相戲。

子穀譯樂苑詩四首，跋之曰：“梵土女詩人陀露爲其宗國告哀，成此一首。詞旨華深，正言若反。嗟乎此才，不幸短命！譯爲五言，以示諸友，且贈其妹氏於藍巴干。藍巴干者，其家族之園也。”詩曰：“萬卉市唐園，深黝乃如海。嘉實何青青，按部分班采？”“鬱鬱曼皋林，并闕竦蒼柱。木絛揚朱

附錄下 第二百四十三頁

唇，臨池歌嘖嘖。”“明月穿疎篔，眉樞無比倫。分
光照菡萏，幻作一甌銀。”“佳人勸醇醪，令我精魂
奪。佇眙復佇眙，樂都兵屑屑。”意亦婉曲，惜難盡
解耳。

鉛槧餘錄

汪東

余十六歲時，於日本東京識曼殊上人，夷服修髮，不知其曾受比丘戒也。爲人寡言笑，無喜愠，淳然天真，以是人樂與親。余方從革命諸鉅子游，高揖羣倫，猛氣如虎，及見曼殊，則亦心折。越三年，余因夏假歸省，網羅嚴密，遂罷遠游，同盟諸人，音書皆絕。密以學業文字相勸勉者，屢餘杭章君，季剛，曼殊，及錢中季（玄同，原名夏）數人而已。一日，得曼殊郵寄文學因緣一冊，並賸詩十九首，詞旨悱惻，益莫測其所蘊。民國初元，復見之上海，每問近狀，殊不甚答。未幾，聞遂示寂。余意其幽憂迫結，逃而之禪；抑信所謂了徹生死，去住無礙者歟。

附錄下 第二百四十五頁

遺詩久藏篋笥，塵蠹不侵，歷十四年，乃以鉛槧之暇，檢登華國，是亦‘文學因緣’也。題爲東居十九首寄病蟬海上。詩云：“却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蠟照梳頭。玉階人靜情難訴，自向星河看女牛。”又：“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嬋娟不耐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又：“羅襦換罷下西樓，豆蔻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精簾下學空侯。”又：“翡翠流蘇白玉鉤，夜涼如水待牽牛。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今流。”又：“秋千院落月如鉤，爲愛花陰懶上樓。露溼紅蕖波底襪，自拈羅帶淡蛾羞。”又：“異國名香莫浪偷，窺簾一笑意偏幽。明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愁。”又：“碧闌干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燭影深。看取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是同心。”又：“鐙飄珠箔玉箏秋，幾曲回闌水上樓。猛憶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夢蘇州。”

又：“碧沼紅蓮水自流，涉江同上木蘭舟。可憐十五盈盈女，不信盧家有莫愁。”又：“人間天上結離憂，翠袖凝妝獨倚樓。淒絕蜀楊絲萬縷，替人惜別亦生愁。”又：“蟬翼輕紗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誰知詞客蓬山裏，煙雨樓臺夢六朝。”又：“折得黃花贈阿嬌，暗擡星眼謝王喬。輕車肥犢金鈴響，院裏何人弄碧簫。”又：“六幅瀟湘曳畫裙，燈前蘭麝自氤氳。扁舟容與知無計，口口口口淚滿巾。”又：“銀燭金杯映綠紗，空持傾國對流霞。酡顏欲語嬌無力，雲鬢新簪白玉花。”又：“燕支湖畔紫駟驕，流水淒鴉認小橋。爲向芭蕉問消息，朝朝紅淚欲成潮。”又：“珍重常娥白玉姿，人天攜手兩無期。遺珠有恨終歸海，睹物思人更可悲。”又：“誰憐一閨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況是異鄉兼日暮，疏鐘紅葉起相思。”又：“槭槭秋林細雨時，天涯飄泊欲

何之。空山流水無踪跡，似聽蛾眉有怨詞。”又：
“蘭蕙芬芳總負伊，並肩攜手納涼時。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擘荔支。”後附病蟬跋語，稱其芬婉縣麗，因題二絕，茲並錄之。其一云：“天女維摩不礙禪，求珠滄海是前緣。何須更譜朝飛操，學得鴛鴦卽是仙。”其二云：“崎嶇海外暫歸來，舊事淒涼首重回。今日更無消遣法，祇將離夢繞銀臺。”曼殊詩第十三首，塗去四字（改注四字亦塗去），竟不可辨，未知其寄病蟬原稿云何，余既不知病蟬，乃終不得問也。（編者案：病蟬爲黃季剛君別號。季剛與汪君交甚篤，而此云不知病蟬，殊不可解。）

曼殊嘗游天竺，精梵文，能譯述經典，願不持戒，喜啖牛肉。一日，與宋遜初，林廣麋等集東京民華社，曼殊入浴，余揚言：“吃牛肉料理去。”故作拔關兌履聲。曼殊從室中呼曰：“勿！勿！待我！”

附錄下 第二百四十八頁

遽倉皇出，合坐闕笑。曼殊張目四顧，徐自語曰：
“誑我耶？”衆益大噱。是亦軼事之可紀者。

獨樹齋筆記

于右任

曼殊不談時事，偶作一二語，則復警切絕倫。於人無所不可，而品藻所及，各當其人。曼殊於歌臺曲院，無所不至。視羣妓之尤，如桐花館，好好，張娟娟等，每呼之侑酒。高士之於名花小鳥，心賞目娛，皆成悟悅。與言政事，則輒曰：“不成問題。”（曼殊之新名詞，用得皆非常玄妙。）繼是即作風花語矣。

杜仲虔於鄭汝成許見通緝曼殊案，指爲克強駐滬機關，奇聞無過於此者矣。

曼殊詩格超超，在靈明境中，記其尤入神化者一絕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

附錄下第二百五十頁

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綺蘭精舍筆記

周 然

蘇玄瑛號曼殊，工績事，能文章。以兒女情愛事，棄家入空門。然好啖，不能茹素。尤好食蘇州酥糖，一日盡數十包，曾載所作絳紗記或焚劍記小說中（兩記合刊一冊）。兩記爲藝林所稱，允推名著，其事蹟大半皆夫子自道，然頗隱約其辭。又好食糖炒栗子，卒以腸胃疾逝世。病革時，在寶昌路某醫院，予往視兩次。曼殊握予手，謂：“身畔無一時計，日夜昏昏，不知命盡何時？”予解所佩錶贈之。今憶其言，可哀也。又嘗嚮生不善看護，囑予交涉。予出詢院長，院長出糖栗三四包示予，反責曼殊之不遵所戒，私食禁忌之物，此由彼枕畔搜得者，猶望其疾

之速愈耶？後曼殊移廣慈醫院，適居覺生先生亦住此養病，與之鄰室。予往視之，聞覺生云，其疾已不可爲，而畏死特甚。予戲謂覺生設神話以慰之。覺生乃走告：“夜來夢一神人如佛狀，雲中宣言曼殊病當速瘳，予復爲子求福，良久乃寤，子疾必愈矣。”曼殊聞而大樂，於衾中合十謝佛及覺生，其狀尤可憫。曼殊初不能飲，然流連歌酒，亦所好也。且隨着深情，病中猶殷殷詢花間消息，卽責予讌客。予謂：“子病如此，不能赴宴，曷若不聞不見之爲愈。”曼殊謂：“不然，予於枕席呻吟中，使予得推憶諸友之豪情，亦一樂也。且予之不忘諸友，亦猶諸友之不忘予，故一箋之來，使予知子之真不予棄也，其欣感蓋十百倍於身受者矣。”今憶其言其狀，尤足悲矣。憶民國五年，曼殊在青島，與之游勞山。汽車半山而止，復乘山輜。曼殊卽不勝其憊，怨言思歸，一步三

附錄下第二百五十三頁

嘆，游興爲之銳減。當時強之行，並迫其不許多語。而曼殊困苦之色，現諸眉宇。蓋其體力精神，內虧已甚矣。宿勞山下宮，夜半，曼殊忽喧呼有鬼物掣其足，驚懼竟夜，予沈酣獨不知。同行者爲劉白先生，伴之竟不能眠，亦奇事也。曼殊在青島時，日與覺生之夫人，日人萱野長知之夫人，及予，以賭麻雀爲戲。席地而坐，予極苦之。而彼等悉樂此不疲，日日迫予爲此。予每見居公長女公子來呼，及彼等來呼，輒謂宣佈死刑云。久之，此語流行甚廣，傳爲成語，咸謂麻雀戲爲宣佈死刑也。願曼殊雖好此，而技甚拙劣，每賭必輸。惟百事均懶爲，而聞賭卽踴躍矣。曼殊之爲人，外雖和易，而內有僻性，故落落寡合。從事革命多年，爲諸偉人上客。嘗與予深談甚久，心中鬱鬱不得志，有生何爲而死何遲之恨。死後周年，予與覺生梓琴諸公祭之廣肇山莊，歸以兩律輓

附錄下第二百五十四頁

之，時某年四月初也。詩云：“一棺了此身，微風動積塵。寂滅長眠客，淒涼後死人。友朋猶有淚，天地已無春。漿酒寧嫌薄，應知我輩貧。”其二：“歇浦花都老，勞山夢亦奇。那堪辭世日，已是隔年期。骨朽名空立，心傷死恨遲。斯言猶在耳，多事輓君詩。”世之識曼殊者夥，予拉雜書其軼事於此。張靜江爲刻其遺詩。聞覺生欲葬曼殊於西湖云。

波曼筆記

葛克信

同學楊右銘君語予云：“曼殊詩文哀豔悱惻，亦頗工丹青。其畫秀逸之氣，時人無能望其項背；所謂‘超凡入聖，一塵不染’，曼殊之畫，當之無愧色也。其爲人也，亦復類斯。世之論者，多謂其浪漫不羈，蓋彼乃傷心人別有懷抱在也。居恆伏案大嚼，必至腹痛，繼則呻吟牀第而後已。其怪誕有類瘋僧，不過逍遙世間而已。彼之趣史甚多，茲特略舉其一耳。”楊君卽楊庶堪之公子，其父與曼殊頗友善，故其言當不誣。

楊君又云，曼殊有一遺物，現存彼處，卽一精美之畫而題有感慨之句。另有畫稿一手卷，現存蕭紐

附錄下 第二百五十六頁

秋先生處。蕭君湖北人，現在滬濱作寓公云。

乙丑四月，與父親同游武林，舟經平湖秋月，乃獨登岸，冀一謁曼殊墓也。山麓多草木，壞冢累累。時天已及暮，蒼靄垂空而下，碑文漫漶不可辨，乃捫之以手，卒以爲時太晏，廢然而返。今日思之，猶覺此心悵悵也。

說海感舊錄

胡寄塵

蘇曼殊並不是個專門小說家，不過他做的幾部小說都很好。大概他的小說裏都有他自己的小影在裏面，我決不敢說他完全是實事，然隱隱約約，總有一些是實事。

他的畫，他的詩，他的小說，都別有一種風致。有人說他的畫是融化中國畫和東洋畫而成的，實則他的畫在中國和南宋馬遠很相似。詩略近晚唐，總之高逸有餘，雄厚不足，說他是東洋風氣，也不爲過。詩畫如是，小說也如是。

就畫冊而論，吳門道中聞笛，擊舟金牛湖，韜光聞鵲等幅爲佳，因爲畫筆和情景恰恰相稱。若衡山

一幅，但作一角，未免太薄弱了。我前年遊蘇州，作詩數首，中間一首云：“數家臨水不成村，細雨輕煙淡有痕。絕似曼殊當日畫。羸驢破衲入吳門。”便是說吳門道中聞笛的一幅畫，然不是吳門山水明媚，也和他的畫不相稱了。

曼殊的生平，見於章太炎所作的曼殊傳，及柳亞子所作的曼殊傳。但我再聽說有一件逸事，是二傳中所不載的。當曼殊病故之前，有一皮包，寄存在上海虹口某旅館中。曼殊既死於某醫院，無人能知道該旅館的名字，所以這皮包便不可復得。據云，這皮包中所藏的多半是紀念品；其中有一條手巾，是他情人送給他的，上面還有他情人的淚痕。

我認識曼殊，在民國元年的冬天，那時剛是太平洋報停刊的時候。後來民國二年，在中華民國報館裏見過幾回，以後便沒有相見了。

附錄下第二百五十九頁

曼殊的遺著，小說有焚劍記，絳紗記，斷鴻零雁記，慘世界，共四種。慘世界係署蠶俄原作，實則其中多鼓吹排滿革命的話，半是曼殊杜撰的，蠶俄決沒有這樣的話。此書出版頂早，係在前清時。現在泰東書局的翻印本，改名悲慘世界。

詩歌，有拜輪詩選，潮音，文學因緣，英漢三昧集，燕子龜詩稿共五種。遺畫，有曼殊上人墨妙一冊。

說苑珍聞

菊屏

近世小說界中以文言見稱於藝林者，畏廬而外，厥數蘇曼殊，朱鴛雛，畢倚虹。此三人者，皆稟有絕世之才華，又皆以環境不能副其才思，而至於勿克永其天年。蒼蒼之厄斯文也，亦云酷矣。曼殊固世家子，母日產，因不得志於家庭，自幼卽以從母僑日之日爲多。其稟賦極優，讀書常爲一校冠；而身世之感，愴懷無極，其消極之思想亦卽構成於早年。用是好參禪悅，造致頗深，朋儕多以和尚呼之。顧性本多情，亦勿能自遏。游踪所至，常留連於秦樓楚館中。每有所許可，輒喁喁情語，窮日夜不倦。其溫婉之態，不啻好女子；不知者或竟目爲好色，斯則淺人

之見，厚誣曼殊矣。茲舉一事以證其爲人。某年，曼殊有事於滬，暱一妓，深愛之。事有暇，輒顧其家。既且寢於斯，食於斯，衣服雜用之物，咸置其處，幾視妓家如己室；與妓之同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終不動性慾。妓以爲異，問其故，則正容而語之曰：“愛情者，靈魂之空氣也。靈魂得愛情而永存，無異軀體恃空氣而生活。吾人竟日紆紆，實皆游泳於情海之中。（按此情當指廣義。）或謂情海卽禍水，稍涉卽溺，是誤認孽海爲情海之言耳。惟物極則反，世態皆然。譬之登山，及峰爲極，越峯則降矣。性慾，愛情之極也。吾等互愛而不及亂，庶能永守此情，雖遠隔關山，其情不渝。亂則熱情銳退，即使晤對一室，亦難保無終凶已。我不欲圖肉體之快樂，而傷精神之愛也，故如是，願卿與我共守之。”此其立論殊奇特，而若有至理。然細察之，究不足爲訓。苟

附錄下 第二百六十二頁

其說行之於倫常之間，則世界尙有人類乎？殆亦小說家之論調耳。

紫蘭花片

周瘦鵑

曼殊之畫

曼殊上人工詩，能小說，而尤長於畫。李印泉蔡哲夫二子，嘗以玻璃版影印其遺作二十二幀，古色古香，彌彪於手眼間，正不讓古名家專美於前也。吾友寄塵曾得一帙，昨承見示，喜躍萬狀。卷首有石禪老人題詩云：“狂僧已怛化，留蹟動悽惻。破碎寫江山，是淚還是墨？”又章太炎氏弁言云：“亡友蘇元瑛子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父分貲與其母，令子穀出就外傅，習英吉利語。數歲，父死，母歸日本。子穀貧困爲沙

門，號曰曼殊，不能作佛事，復還俗，稍與士大夫遊，猶時時著沙門衣。子穀善藝事，尤工績畫，而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期候。嚼飯輒四五孟，亦不知爲稻也。數以貧困，從人乞貸，得銀數版卽治食，食已銀亦盡。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子穀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所聘女亦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乃入倡家哭之，倡家駭走，始去。美利堅有肥女重四百斤，脛大如汲水甕。子穀視之，問：‘求耦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爲君耦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愷直，見人詐僞敗行者，常瞋目詈之，人以其狂癡，亦不恨。子穀既死，遺畫十數幅，友人李根源印泉，蔡守哲夫爲印傳之。”讀斯文，亦可以見曼殊之爲人矣。

附錄下 第二百六十五頁

曼殊所輯漢英對照詩集曰文學因緣，其端有小畫八幀，亦以玻璃版印，絕精妙，多見於畫集中。題語頗名雋，亟錄之，其一云：“昔人出山海關，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余常誦之。今奉慈母移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榎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其二云：“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仰天長嘆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惟有放聲痛哭，足以酬之耳’。今納亦作如是觀。入夜宿雨華菴，老僧索畫，忽憶天然和尚詩云，‘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峯望晚暉。’即寫此贈之。”

其三云：“甲辰由暹邏之錫蘭，見崦嵫落日。因憶法顯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游跡所經，都成往迹。余以繫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云，‘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其四云：“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小語精圓，致復可愛，惜不能多得也。

曼殊有寫玉鸞女弟續扇一詩云：“日暮有佳人，獨立瀟湘浦。疎柳盡含煙，似憐亡國苦。”亦可誦。

蘇曼殊玩世不恭，善爲諧語，每吐一言，輒令人破顏。其所爲小札，尤突梯滑稽，讀之可發一噱者。嘗見其與鄧孟碩書云：“西園有破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拏去。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又與柳亞子書云：“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瘦腰餓死。紐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逆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紐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馬，紐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煙餅乾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鮑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尚未換單衣，蘇州天氣如

何？亦嘗至植園西園疎散否？不知所裁。”又與鄭桐蓀柳亞子書云：“（上略）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覓蝨，放於地上。有侏儒亦於髮中出一蝨，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蝨自身上，色白；子之蝨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寧。亞子豈知吾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乳腐塗麵包，又何讓外洋吐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下略）”解衣覓蝨一節，殊有奇趣；而‘吾是弱國之民’數語，則行墨間有淚痕矣。曼殊往歲居海上，頗多趣事。平日酷嗜呂宋煙，恣吸不去口。一日煙絕，而錢囊亦中枵，困甚，卒去其金齒，易資以市煙。病中朋明好設宴娼寮，謂己雖不與，亦引以爲樂云。

曼殊別號

蘇曼殊有二別署，一曰沙鷗，一曰曇鸞。

調箏人

曼殊上人夙耽禪悅，嘗手譯梵文經卷多種；然蓮性雖胎，荷絲難殺，蒲團貝葉間，仍不能懺盡紅禪也。久寓扶桑，與彼邦名花百助女史善，過從綦密，燕子窠中，時着亭亭倩影焉。往歲嘗以一郵片貽天笑前輩，上鐫女史調箏小影，神光離合，不可逼視，璧月瓊花，猶不足以方其明治也。上有詩云：“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已袈裟全溼透，那堪重聽割雞箏？”又詞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佩玦。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梁，鷗盟寒渚，畫闌飄雪。”後附跋云：“余嘗作靜女調箏圖，

附錄下 第二百七十頁

爲題二十八字，并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闋，以博百助眉史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鸞飄鳳泊。衲本工愁，云何不感？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上人詩稿中嘗屢及調箏人，如爲調箏人續像云：“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沈哀。（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沈哀’句。）湘絃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束以絳羅，今日本尙有此風。）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又寄調箏人云：“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偷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又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云：“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閒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送君歸去海潮生，點染生綃好贈行。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爲調箏。”以上諸詩，殆皆爲百助女史而作。佛家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者非耶？

相思帶

英國大詩人拜輪（Byron）詩才卓越，年少美丰姿，蛾眉曼睩之流，咸傾心焉。拜輪騁逐情場，隨人鼻其情絲。年十四，卽賦詩弔情人，哀感頑艷，淚溢行間；而詩集中短詩百餘首，亦強半情詩也。一千八百零八年，有女郎某深慕其人，因貽以天鵝絨之束髮帶一，寄相思而達情悵。三寸羅帶，不繫雲髮，蓋欲繫住詩人心竅耳。拜輪之心，亦遂爲羅帶所繫縛，至於十年之久。所謂‘羅帶結同心’者，其卽此

附錄下 第二百七十二頁

意歟？時拜輪得帶狂喜，如親香澤，立以詩答之。詩凡五章，情文兼茂，香山曼殊上人嘗譯之曰：“何以結綢繆？文紕持作緼。曾用繫卷髮，貴與仙蛻倫。”

“繫著羅衣裡，魂魄還相牽。共命到百歲，殉我歸重泉。”“朱唇一相就，洵液皆芬香。相就不幾時，何如此意長？”“以此俟偕老，見當念舊時。摯情如根莖，勾萌無絕期。”“髮乃如銑，波光映珍鬢。螭首一何俊，舉世無與易。”“錦帶約鬢髻，朗若炎精敷。赤道曠無雲，光景何鮮暉。”美人頭上之珍，以詩人心血點染之，益復生色不少，時人因稱之爲相思帶云。

消寒雋語

歲暮天寒，滿眼皆蕭索之象，回想春夏間鳥笑花明，幾疑爲別一世界矣。曼殊大師嘗譯英吉利詩人

附錄下 第二百七十三頁

師梨 (Shelley) 詩云：“孤鳥棲寒枝，悲鳴爲其曹。池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萬籟盡寥寂，惟聞喧桔槔。”寫鄉村寒景，歷歷如積。師梨與拜輪齊名，詩筆清俊，亦少年詩人中之卓卓者。

亡國之音

印度詩人，近有台峨爾，名震寰宇；而女子中則有陀露哆者，以詩鳴恆河南北。顧以國運所關，每一著筆，輒惻惻作亡國之音。有樂苑一章，卽爲祖國告哀而作，蓋盛言印度之爲黃金樂土，而今乃非自有也。香山曼殊上人嘗譯之云：“萬卉匝唐園，深黝乃如海。嘉實何青青，按部分班采。”“鬱鬱曼泉林，并闕竦蒼柱。木綿揚朱唇，臨池歌嘖噓。”“明月穿疎篔，眉嬾無比倫。分光照菡萏，幻作一甌銀。”“佳

人觀醇醪，令吾精魂奪。佇眙復佇眙，樂都長屑屑。”吾友劉半農往歲嘗購得陀露哆英譯詩集，詩凡百餘首，均佳。卷首刊有小像，儀容黝以黑如墨牡丹，固赫然一印度婆子也，一笑。

茶 話

曼殊上人文學因緣中有采茶詞三十首，不知出何人手。經英國茂叟 (Mercer) 學士譯爲英詩，名之曰 Ballad of the Tea — Picker，茲錄其原詩數首云：“農家家住萬山中，村北村南盡茗叢。社後雨前忙不了，朝朝早起課茶工。”“空濛曉色照山砒，霧葉雲芽未易降。不識爲誰來解渴，教農辛苦日雙雙。”“一池碧水浸芙蕖，葉小如錢半未舒。行向磯頭清淺處，試看儂貌近何如。”“番番辛苦不辭難，鴉髻欹斜玉指寒。惟願農家茶色好，賽他雀舌與

附錄下 第二百七十五頁

龍團。” “一月何曾一日閒，早時出采暮方還。更深
尚在爐前焙，怎不教人損玉顏？” “茶品由來苦勝
甜，箇中滋味兩般兼。不知却爲誰甜苦，搥破儂家玉
指尖。” 語多銜怨，想見采茶之苦。茶熟香溫時讀
之，將令人不忍一啜矣。英詩遂譯甚切合，度彼茂叟
學士殆亦博通中國文者，故能臻此也。

紫羅蘭外集

周瘦鵑

香山蘇曼殊，工詩善畫，精梵文，兼通英法文字。性耽禪悅，儻然作出世之想。少年爲情所累，祝髮空門，顧仍放浪形骸，不爲禪宗所箝束。嘗譯英國名家詩多首，傳誦一時。嗜糖及雪茄，日夕不去口。前歲病歿海上，身後頗蕭條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亦可慨已！所爲艷體詩，嚼蕊吹香，幽艷獨絕。予酷愛其無題八首云：“綠窗新柳玉臺旁，臂上微聞菽乳香。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軟紅簾動月輪西，冰作闌干玉作梯。寄語麻姑要珍重，鳳樓迢遞燕應迷。”“水晶簾卷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祇是銀鴛羞不語，恐防重惹舊

附錄下 第二百七十七頁

啼痕。”“空言少據定難猜，欲把明珠寄上才。聞道別來鬢事減，晚妝猶待小鬟催。”“綺陌春寒壓馬嘶，落紅狼藉印苔泥。莊辭珍貺無由報，此別愁眉又復低。”“棠梨無限憶鞦韆，楊柳腰肢最可憐。縱使有情還有淚，漫從人海說人天。”“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纏綿。分明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星裁環珮月裁璫，一夜秋寒掩洞房。莫道橫塘風露冷，殘荷猶自蓋鴛鴦。”又東居雜詩云：“却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蠟照梳頭。玉階人靜情難訴，悄向星河覓女牛。”“羅襦換罷下西樓，豈寇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下學箜篌。”“翡翠流蘇白玉鈎，夜涼如水待牽牛。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今留。”“碧闌干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燭影深。看取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是同心。”“秋千院落月如鈎，爲愛花陰懶上樓。露溼

附錄下 第二百七十八頁

紅蕖波底樓，自拈羅帶淡蛾羞。”“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嬋娟不耐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銀燭金杯映綠紗，空持傾國對流霞。酡顏欲語嬌無力，雲鬢新簪白玉花。”“蘭蕙芬芳總負伊，並肩攜手納涼時。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擘荔枝。”曼殊亦工說部，有絳紗記，碎簪記，斷鴻零雁記諸作，均可傳。

送別蘇子毅

包公毅

劍不光芒酒不溫

死生流轉終和值

激浪怒濤翻海水

低徊我自無言說

沈沈歌哭叩天關

風雪來招武士魂

腥風羶雨撲胡塵

珍重前途爲國民

憶曼殊阿闍梨

鄧 菀 孫

寥落枯禪一紙書

欹斜淡墨渺愁予

酒家三日秦淮景

何處滄波問曼殊

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將次西游

命題數語爰奉一什丁未夏五

陳 仲 甫

千年絕學從今起

羅典文章曾再世

衆生繭縛烏難白

本願不隨春夢去

願罄全功利有情

悉曇天語竟銷聲

人性泥塗馬不鳴

雪山深處見先生

存歿六絕句

陳 仲 甫

伯先京口誇醇酒

孟俠龍眠有老親

仗劍遠游五嶺外

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爲丹徒趙伯先，歿爲桐城吳孟俠。)

何郎弱冠稱神勇

章子當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歸閩海

文章今已動英京

(存爲長沙章行嚴，歿爲福州何梅士。)

夬公說法通新舊

汪叟劇談騁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

論才慟惜老成心

(存爲壽春孫少侯，歿爲徽郡汪仲伊先)

生。)

老贊一腔都是血

熊侯垂死愛譚兵

蜀丁未關蠶叢路

淮上哀吟草木聲

(存爲霍邱鄭贊丞，歿爲正陽熊子政。)

谷士生前爲諍友

彤侯別後老詩魂

冢中傲骨成枯骨

衣上啼痕雜酒痕

(存爲歙縣江彤侯，歿爲績溪章谷士。)

曼殊善畫工虛寫

循叔耽玄有異聞

南國投荒期皓首

東風吹淚落孤墳

(存爲廣州曼上人，歿爲同邑葛循叔。)

曼殊赴江戶余適皖城寫此誌別

陳 仲 甫

春申浦上離歌急

此去憑君珍重看

揚子江頭春色長

海中又見幾株桑

曼上人作葬花圖贈以蟄君爲題一絕

陳 仲 甫

羅襪玉階前

東風楊柳煙

携鋤何所事

雙燕語便便

贈曼殊

劉三

餉君黃酒胡麻飯

總是有情拋不了

貽我白門秋柳圖

袈裟贏得淚痕蟲

病中得曼殊日本來書戲以六言答之

劉 三

白首天山蘇武

紅淚洛水文姬

喜汝玉關生入

將焉寘此胡兒

（曼殊贈予自繪文姬圖，題飛卿詩兩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殊精妙。蘇蔡在胡均生子。）

東瀛吹簫乞者

笠子壓到眉梢

記得臨觴嗚咽

忽忽三日魂銷

（前在東京，蘚苔一吹簫乞者，忽有所觸，淚不可止，此事至今未忘。曼殊近住海濱習簫，謂豫備將來乞食地步。）

支那音非秦轉

先見婆羅多詩

頭陀而定國號

國無人焉可知

（曼殊近讀婆羅多朝紀事詩，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吾國商時，已有是稱，含巧詐義。）

曼殊視我西湖住白雲菴半月以
鄙人之責言皇然走滬作此慰之

劉 三

蘇子擅三絕 無殊顧愷之

懷八紅綵影（東海女詩人，曼殊臨
別，以其攝影贈余。）

愛國白倫詩（曼殊新譯著，近謀刊
行。）

流轉成空相 張皇有怨辭

干卿緣底事 翻笑點成癡

送曼殊之印度

劉 三

早歲耽禪見性真

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

仲甫告我曼殊將於下月來杭予爲歸
思所迫先期行矣留二十八字君墨處
待其來出以示之辛亥五月二十日

劉 三

忽聞行脚到杭州

尺八紅簫一詩鉢

遲汝難爲十日留

白雲如夢證前游

海上遲曼殊不至詩以速之

劉 三

爲問生還蘇子卿

可曾黑瘦舊時箏

(曼殊作畫，有署爲調箏人績者，故敢以

此戲。)

思親遠絕秋津路

學道難忘太上情

欲共深杯稱意氣

祇今佳節過清明

龍華道上千株柳

似盼征驂取次行

曼殊自海東還以童時攝影見貽蘭芽初
茁婉變可喜蓋方在其母夫人懷抱中也

陳 去 病

正朔天南奉盛明

孤忠唯有鄧延平

百年更見田中嫗

一樣寧馨裹錦繡

爲曼殊題孝陵殘瓦

陳 去 病

牧馬成羣檜柏摧

鍾山王氣黯然哀

空餘一片蟠螭影

猶向宮門印劫灰

萬戶千門渺建章

行人誰識故宮牆

休嫌坏土無文字

曾伴簷鈴盪夕陽

夢得柳搖五字醒以語曼殊謂大類別
情會貞壯將赴南昌因足成一律贈之

陳 去 病

夢回聞客去	握手淚闌干
風送江流急	柳搖酒膽寒
別情增悵惘	彼美共辛酸
珍重潯陽道	琵琶莫漫彈

將爲曼殊卜葬湖上呈元首六絕

陳 去 病

皇覺真人往事陳
同盟會友知多少

吳門道衍又非倫
爭及吾師道味醇

燕子磯頭日欲斜
振衣立馬知何事

朝陽門外月生華
漫擬斯人是作家

少賤多能信有之
試繙文學因緣集

苦耽禪悅又耽詩
盡是中西絕妙詞

彈箏人住海東邊
畢竟阿難能解脫

玉腕紅紗盪客筵
至今愁聽十三絃

附錄下 第二百九十七頁

荷風十里桂三秋
最是孤山梅更好

奚啻從亡似介推
願將駿骨千金意

艇子瓜皮憶舊游
不曾磨鏡易眠牛

晉文應得有餘哀
換取繇山寸土來

丁未五月寄懷曼殊大師日本

高 旭

大師所說大乘法

傳播潮音妙入微

乞寫萬梅圖贈我

一花一佛合皈依

(去歲海上相晤，許續萬梅圖，繼而往東，未見寄下，時係我懷思也。)

題曼殊大師所著法顯佛國記惠
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

高 旭

誰歟健者橫雪山
法顯惠生滅度後
茫茫印度前古隔
功比險探奧與非
憶昔象教入齊州
想見二子作遊記
忍令遺書束高閣
曼殊大師心獨苦
續圖箋註導迷津
纍纍貫珠指諸掌

窮絕天竺投巨艱
宗風闕絕須追攀
震旦人來此第一
立溫斯敦偈頌曲
發揚異采功莫儔
勤搜博訪筆不休
大乘圓法須探求
證到如如法音布
敢說今人不如古
觀者佛若歷西土

附錄下第三百頁

腦中高掛佛國旗
大千世界原三千
天堂地獄究安在
一丈魔高一尺道
縱橫凌厲氣無前
謨訶麥德稱豪英
耶回足跡所至地
世界強權安可避
迦毗羅城悵回首
慈悲慈悲欺人語
偏是鈍根強解事
竊獨歸依禮世尊
大雄大勇大無畏
世間萬事無可說
我之言辭本虛假

華鬘金碧如親觀
大師功德原無邊
稽首衆生爲宣言
基督信徒傳宗教
載之兵船助之礮
欲行其說輔以兵
人民疾苦荆棘生
無以輦之教不行
國耶種耶今無有
大好名詞只宜口
讓人以肥自尪瘦
作獅子吼招國魂
如是我聞眞法門
我作此詩是饒舌
不啻秋風一飄葉

附錄下第三百〇一頁

我之軀壳本無存
合掌焚香自懺悔
十年面壁學參禪
阿難多聞迦葉笑
脫却妻孥等敝屣
了不解此有情種
重重帝網都歷遍
大師對我何以答
傾四海水灑楊枝

四萬八千蟲出入
幾時跳出煩惱窟
他生或生兜率天
不着一字真安便
如君方算無罣牽
澄然難着塵俗緣
八萬天龍相後先
無所得亦無所失
衆生立地皆成佛

和曼殊本事詩十章

高 旭

相逢應了前生願	綺恨偏從絃上鳴
春士善悲秋女怨	最移情算八雲箏
金粟 <u>如來</u> 空說法	我聞如是意凄然
可能芍藥將離酒	重訂 <u>雲英</u> 再見緣
不信華嚴成小劫	紅蠶春病尙抽絲
黃金未把名花鑄	脈脈靈犀欲語誰
怨已難箋况感恩	髮香夢醒尙含顰
前生鸚鵡今生佛	出入人天總一身

附錄下第三百〇三頁

碧欄十二倚吹笙

天女拈花迦葉笑

疊疊霓裳秋思盈

人間安用是癡情

四壁西廂都畫罷

無明有愛參平等

老僧擊鉢再吟詩

十種楞嚴禮頂時

休惜柳絮東風影

彈出離鸞新曲譜

傳說高唐有雨雲

兩行紅淚溼羅裙

面壁好參歡喜果

難除結習銷魔障

古禪燈畔病銷魂

記取袈裟認酒痕

賈姝少住櫻花鳥

臨去秋波剛一轉

一夜相思海上潮

惹人抵死夢紅橋

附錄下 第三百〇四頁

文君白首詩何怨

如許才華誰賞識

薄倖人爭笑長卿

爲君青眼奏銀箏

簡曼殊上人武林

高旭

離別不可道

魂飛滄海東

西風折楊柳

北渚采芙蓉

畫裏家山綠

樽前人面紅

南屏山下路

詩思渺無窮

寄曼殊哲夫海上

高 旭

深喜來從黃石遊

冷吟閒醉好勾留

誰知喜極翻成怨

祇隔門前一水流

今生癡願可能除

面壁無言勝著書

欲向大師求妙諦

木樨香裏證如如

天邊鴻雁苦相催

約我如何竟不來

漸老此生能幾見

沈吟落月費疑猜

虎林期曼殊哲夫不至

高 旭

曼殊闊別已經年

天末美人應悵望

未了成城一面緣

何當同話蔚藍天

寄懷曼殊印度

高旭

雪蝶上人工短吟

二十八字含餘音

遙思蠶嶺日西沈

芒鞋破鉢猶登臨

寄曼殊

高旭

海上鷺相逢	面帶煙波色
五年不相見	相見猶相識
袖底出新詩	酒樓讀擊節
英雄與美人	奇懷恣尋繹
各言別來狀	那堪回首憶
肝膽證平生	晤言無修飾
別後又兩月	聞有 <u>茶花</u> 譯
安得持所聞	寄向風雨夕
相思入骨髓	苦念遠行客
嗟哉無父人	捨地血常慙
羨君尚有母	可望不可卽

附錄下第三百十頁

因欲謁口口

恨少雙羽翼

秋魂未許招

一水盈盈隔

哭曼殊

高旭

棄儒而逐佛

知也已無涯

黃海瘦魂魄

紅衫欺鬢華

癡情畫楊柳

將母戀櫻花

證果死其分

生才足嘆嗟

丁未五月寄懷曼殊日本

柳亞子

袈裟贏得淚痕癡

我讀斯言喚奈何

(首語用劉三贈曼殊句。)

辛苦真人恢漢業

似聞皇覺有遺謨

戊申十月海上贈曼殊

柳亞子

無計逃禪奈有情
相逢一笑拈花處

青山故國畫難成
好向靈山證舊盟

曼殊寄視近作占此報之并
訊葯漢閣主時已酉四月

柳 亞 子

申江握手無多日
何意魚書來海外
青山舊夢家何在
畢竟逃禪成底事

自古文章見性真
女羅窈窕雌騷鬼
錦瑟華年隨逝水
最憐綺語銷難盡

又向西風慘別顏
似聞鶴唳下雲間
紅豆新詞恨未刪
袈裟清淚也爛斑

新詩一讀一悲辛
翠袖飄零絕代人
櫻花遊屐踏殘春
亦是今生一段因

附錄下 第三百十五頁

天涯知己幾朋儕	惆悵 <u>南皮</u> 感舊遊
<u>司馬文園</u> 仍善病	<u>元龍</u> <u>淮海</u> 未歸休
悲歌擊筑思 <u>燕市</u>	零落郵書怨 <u>石叢</u>
猶有 <u>劉三</u> 問消息	算君聊可慰窮愁

(君詩有：“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救命作詩僧”句。)

平生故國恨難銷	如此江山畫裏描
絢爛胭脂歸北地	悽涼金粉剩南朝
化爲頑石沈 <u>湘水</u>	贏得多情諡洞簫
寄語 <u>梁園</u> 舊賓客	年來愁絕 <u>廣陵</u> 漸

和曼殊本事詩十章次韻

柳亞子

智慧難參歡喜果

人天贏得不平鳴

新詩譜出銷魂史

不爲靈簫却爲箏

春病懨懨鎖日煎

愛河恨海路茫然

纏綿情話無端甚

亦是三生未了緣

迦葉阿難是本師

沾泥禪絮已無絲

只愁盪氣迴腸候

不戀佳人更戀誰

傷心影事入雲笳

曾隸妝臺伺笑顰

着袂天花消不得

銀燈影裏比肩身

附錄下 第三百十七頁

珍重親調雁柱箏	淚波雙眼自盈盈
才人浪說逃禪好	爭奈逃禪尚有情
事到難言唯有淚	人猶無着况於詩
伊誰精鐵闌干鑄	孤負逢卿未嫁時
最是 <u>維摩</u> 愁示疾	何曾 <u>神女</u> 愛行雲
悲歡離合從頭數	瘦盡腰肢蛺蝶裙
鶯花易了今生夢	貝葉難招舊日魂
古店齋心人寂寞	袈裟親爲檢啼痕
憔悴人間乞食簫	微茫情海自生潮
<u>媧皇</u> 倘有天能補	烏鵲填空不用橋

附錄下第三百十八頁

割慈忍愛無情甚

我有狂言一問卿

是色是空無二相

何須抵死謝調箏

己酉八月寄懷曼殊杭州

柳亞子

無端避面春申浦

直把西湖作西子

去逐劉三共酒杯

鴟夷一舸未歸來

簡曼殊海上並乞畫夢隱第三圖

柳亞子

西燕東勞恨

飄零何所之

袈裟溫舊淚

風雨釀新詩

憔悴高丘女

悽涼宋玉辭

青山如可贈

應謝虎頭癡

壬子暮春送曼殊東渡

柳亞子

紅燈綠酒幾句醉

海水天風萬里行

正是陽春舊三月

櫻花叢裏訪調箏

海上贈曼殊楚僧壬子冬日作

柳亞子

東海騎鯨蘇學士

朔方屠狗葉參軍

歸來心緒渾難說

付與西風怨夕曛

劉三以曼殊所續黃葉樓圖
索題賦此奉寄時甲寅歲晚

柳 亞 子

淡墨疏林黃葉圖
海天正有揚塵感

閣黎才思古來無
消息沈沈憶曼殊

戊午五月哭曼殊

柳亞子

白馬投荒計未能 歌姬乞食亦何曾
鬢絲禪榻尋常死 淒絕南朝第一僧

壯士橫刀事已非 美人挾瑟欲何依
七年絮語分明在 重展遺書涕似糜

（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君
光復歲寄余書中語也。）

文采風流我不如 英雄延攬志非疏
千秋絕筆真成絕 愁對荒城飲馬圖

（荒城飲馬圖，君爲伯先先烈作，余得其

附錄下第三百二十五頁

影本。)

瀟瀟暮雨過吳門

一水紅梨舊夢痕

無那落梅時節近

江城五月爲招魂

(君曾客紅梨湖畔，寓余婦兄家累月。)

丁卯五月游日本訪曼殊所稱
西京紅葉寺者不可得寫示東
友長井大有德永嬾牛諸君

柳 亞 子

三山自昔鍾靈秀

裙屐蹁跹各俊流

惜未相從紅葉寺

閻黎才調已千秋

（亡友蘇曼殊，生長江戶，十五年前，曾書來招游西京紅葉寺。頃舉詢長井諸君，則云西京故多古寺，亦多紅葉，但無以紅葉名寺者。曼殊神通狡猾，或託爲子虛烏有之詞，未可知也。曼殊工詩善畫，早修淨業，故朋輩咸以閻黎稱之。今去世已九年矣。）

琵琶湖懷曼殊

柳亞子

波濤壯闊莽無涯

絕勝嵐溪水一窪

留得三郎名句在

廿年前已識琵琶

(曼殊西京步楓子韻句云：懺盡情禪空色
相，琵琶湖畔枕經眠。)

金閣寺懷曼殊

柳亞子

廿載知名金閣寺

驅車今日謁來過

南天飛錫人何在

信是三郎狡獪多

(金閣寺飛錫所撰潮音跋，余嚮疑出曼殊

贗造。今詢諸寺僧，果云無飛錫其人。)

野原櫻州招飲妓寮卽席賦此

柳 亞 子

歌衫舞袖看當筵 粉臉朱唇盡可憐
更有彈箏人絕妙 廻腸盪氣十三絃

（有伎人岩崎米勇，能彈三味絃，頗類曼殊所藏百助眉史調箏小影。）

風光異國幾曾經 苦憶三郎舊典型
省識知音難再得 八雲箏是伯牙琴

（曼殊本事詩：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聽八雲箏。）

將去西京留別五嶋安之丞

柳亞子

五嶋殷勤說紅葉

光明古寺是耶非

他時合再遊京洛

向日町邊問闍黎

（君言曼殊所稱西京紅葉寺，即向日町粟生光明寺，其地在京都大阪之間。但畫家橋本四雲以爲非是。余考京都帝國大學學友會發行之京都史蹟案內，及京都東枝書店發行之京都案內，均載向日町粟生光明寺沿革，而均不言以紅葉著稱。亦疑君言未可信也。）

戊辰七月三日訪劉三靈素海上
寓廬並索觀曼殊遺墨小飲霑醉
賦呈一律卽用劉三貞壯唱和韻

柳亞子

廿年 <u>牙曠</u> 感知音	猶遣重逢付醉吟
賃廡 <u>梁鴻</u> 君健在	變名 <u>張祿</u> 我何心
樓頭黃葉愁今昔	海底紅桑問淺深

(曼殊曾爲君繪黃葉樓圖。)

珍重名山風雨意	故人遺墨費搜尋
---------	---------

戊辰九月二十七日訪周柏年於
莫干山夜話曼殊軼事遂成兩律

柳亞子

<u>海上</u> 論交舊	分携二十秋
音書忽然至	招我袂清愁
金鐵精靈地	川原浩蕩游
授餐兼適館	盛意愧難酬
亦有人琴感	淒然說 <u>曼殊</u>
<u>嵇公</u> 懷舊賦	<u>揚子</u> 草玄書
軼事煩君紀	殘編費我疏
行將 <u>湖上</u> 去	一爲吊遺墟

九月三十日西湖謁曼殊墓有作

柳亞子

廿載交期不可云
沈霾九地君無恙
苦爲雲林搜軼事
流傳縱遺弓衣繡

又携徒侶吊湖濱
憂患頻年我有身
忍言敬禮定遺文
寧慰零鴻斷雁人

湖海蕭郎舊騎兵
叢殘破爛都收拾
畫本精靈珍絕筆
袈裟一襲餘溫在

似聞於汝有親情
敦厚溫柔足品評
雜書細碎見平生
倘有脂痕淚點瑩

（均縣蕭叙秋，藏君畫稿雜記，及袈裟戒牒之屬，將編爲遺蹟一冊問世。敦厚溫柔者，君目

紉秋語也。)

各

隱痛難言淚滿裾

故人心事太迂墟

降胡克用唐名將

復姓希文宋大儒

只是紛紜傳說異

終慙考證簡編疎

鑿開混沌原多事

地下騷魂倘諒予

孤山一塔汝長眠

憐我蓬瀛往復旋

紅葉櫻花都負了

白蘋桂子故依然

逋亡東海思前度

憑吊西泠又此緣

安得華嚴能湧現

一龕香火禮狂禪

(陳巢南議建燕子窠於君墓塔之旁，以金盞

苦未果也。)

丁未九月發上海曼殊雪南送余
於江船雪南之歸曼殊爲余將護
其行明年曼殊補爲一圖寫此詩

諸宗元

天女維摩丈室中
平生無分依瓶鉢
賸可安心向初祖
他年握手應相笑

江鐙引夢記朦朧
十日能留阻雨風
何堪情話別吳儂
早燕雛鶯與斷鴻

壬子三月曼殊來海上
問訊故人投以一詩

諸宗元

浮海歸來國事新
難忘畫卷留行舸
有母將迎湖上住
四年一別今重見

袷衣相對况青春
欲向箏牀問舊人
工詩卽慰客中貧
積感知猶共苦辛

楚儉招飲未赴戲柬
一詩并寄曼殊日本

諸宗元

豪雋嬋娟雜座中

晚歸惜少一樽同

海東老衲還相念

消受桃花扇底風

(曼殊來書有此語。)

晚步湖上念曼殊在
病歸成一詩寄之

諸宗元

羣山西隱覺湖寬
風露滿衣秋在水
故人病臥勞吟憶
獨使繁憂損清思

片月東來許晚看
燈歌隔市我憑欄
稚女遊歸喜夢安
虛堂呼燭坐更闌

六年一月二日雪後泛湖登
公園後山亭子遂訪曼殊小
飲歸用東坡孤山韻賦紀

諸宗元

自是山

碧是湖

逆朝風雪今朝無

去年失此負游賞
城居雖陋安其孥
塔光下與橋徑合
茵重茶煖捨精廬
本來冷熱出意象
登臨不樂誠僦夫
蘇隄東水在眼底

凌晨破凍隨歌呼
一舟四客相嬉娛
槳力自隨波路紆
石臺爭上行非孤
豈竟早衰如柳蒲
西嶺何知雲日晡
貌我笠屐先爲圖

附錄下 第三百四十頁

行廚酒炙非餽餘

醉視雪蝶相逡逡

世間何境容荒逋

此樂不使旁人摹

亞子索書曼殊逸事并以期
日爲促草逸事成更繫以詩

諸宗元

空湧胸中皆往事
論交曾詔無生法
鸞翻幸爲毛羽惜
湖樓病別分明在

早歸地下感當年
成佛何求第幾禪
蟬聲留作古今憐
更寫吾悲益惘然

孤山尋曼殊寒碧墓

諸宗元

故人遺蛻鬱相望

孤嶼來尋宿草荒

何事捨舟尋狹徑

多時依扇立斜陽

懷 曼 殊

黃 節

去年今日譚詩地
萬影搖天聊自俯
故人顏色縈秋夢
賸欲慙愁寄東海

明月高樓人已遙
一舟臨水不堪招
往事淒涼有落潮
露深回雁正蕭蕭

曼殊自東瀛寄畫作風絮美人題爲調箏人續賦此慰之

黃 節

東海遺書久未裁
三年爲別兼春暮
入世蛾眉宜衆妬
憐君未解幽憂疾

殷勤函札幾回開
一紙將愁與畫來
向人風絮有沈哀
莫爲調箏又怨猜

庚戌十月初十夜月中懷曼殊海南

黃 節

四載離踪感索居	似君南渡又年餘
未違蹤跡人間世	稍慰平安海外書
向晚梅花纔數點	當頭明月自前除
絕勝風景懷人地	回首江樓却不如

• 辛亥三月雨夜無聊觀曼殊畫因
題一律於是與曼殊別已五閱星
霜矣哲夫寶愛此冊豈徒在畫耶

黃 節

浮雲終日隨游子
供眼江山同脈脈
尋常況狀吾猶昔
賸欲畫中尋曩跡

南北東西各一天
看人芻狗復年年
寥落朋儕地亦偏
殘春微雨到燈前

曼殊別五年忽南歸見
過一醉卽去追寄以詩

黃 節

五年一別驚初見	薄醉殊辜萬里來
春事陰晴到寒食	故人風雨滿離杯
拈花衆裏吾多負	取鉢人間子未回
自有深深無量意	可憐清淺說蓬萊

十二月初六日書寄
劉三貞壯曼殊寒隱

黃 節

舊懷初蛻又新愁
縮手耐寒殊怱怱
隨陽雁鶩安知計
兀憶故人江介臥

殘雨飄燈復起休
炙膚期暖盡油油
破蟄雲雷願未休
梅花開處不登樓

戊午六月江干視曼殊殯

黃節

一棺江舍未經時

冒暑來尋或有知

已負死生元伯語

所哀塵露步兵詩

(曼殊沒前三日，屬高君劍父致書告余，
言將不起。)

尺書病革猶相問

晚歲樓居不可期

(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數月。)

賸有茫茫憂患意

亂蟬斜照共銜悲

和曼殊本事詩原韻

蔡 守

美人心事英雄淚

無限辛酸共一鳴

誰省潯陽淒絕後

有人更感八雲箏

青燈煮夢驚寒夜

低唱君詩益惘然

綺障彌天誰懺却

姑同歡喜話因緣

法眼久知空世界

祇無慧劍斷情絲

阿難戒體休輕毀

細認摩登伽是誰

最難消受美人恩

怕惹郎愁黛斂顰

早欲皈依摩詰去

如花爭不自由身

附錄下第三百五十一頁

凭肩燈下聽瓶笙	一縷茶煙斗室盈
照見並頭杯茗裏	停杯無語不勝情
伏枕含羞濡鳳筆	蠻牋索寫定情詩
低頭攏帶叮嚀語	記取新歡濃盞時
已教琴操 <u>飯禪悅</u>	莫遣分飛若彩雲
美眷如花年似水	春人珍重合歡裙
似此佳人難再得	值君爲渠斷吟魂
遙知省夢詩成夜	不辨啼痕與墨痕
我亦多情慕之子	無端綺夢逐春潮
片時飛入 <u>秋津島</u>	蹋碎櫻花過板橋

附錄下第三百五十二頁

底事相逢還避面

畫圖早已識卿卿

漫噴游婿來狂客

斜倚銀屏索弄箏

柬曼殊上人

蔡守

聞聲久相思	初逢遽然別
結言訂寒盟	吟筒不曾輟
悠悠已半年	思口口莞結
引領 <u>東海隅</u>	魂夢時飛越
忽聞治任歸	使我心奇悅
誰料過 <u>滬江</u>	行滕未遑口
卽發 <u>金牛湖</u>	棄我如不屑
弟子是何辜	竟被師見絕

寄曼殊

蔡守

猛相思裏逢君至

多病維摩偏易老

朋儕半入黃梁夢

萬里遙尋信宿去

一別滄桑意更親

坐憐震旦不成春

爾我相持明月身

浮雲遊子却愁人

題曼殊畫冊

蔡 守

海裔結茅茨 素心可借隱
一別成終古 人生嘆朝槿

(茅菴借隱圖。)

江水寒照人 黯然與師別
橋頭有孤柳 枝枯不堪折

(江干蕭寺圖。)

惱殺林陵春 春隨樊素去
却似絮因風 飄泊向何處

附錄下第三百五十六頁

離魂隨客去

和月逐帆飛

縱被風吹醒

江頭亦嬾歸

題曼殊畫

—— 荷葉杯 ——

蔡 守

賸水殘山一角

寥落

何處辨華夷

有人凭檻淚交垂

知麼知

知麼知

靈隱觀造象懷曼殊

—— 瑞鶴仙 ——

蔡 守

此峯奇絕也 號飛來僧慧理也

如千佛樓也（案靈隱山洞內外鐫列佛象，大小無慮千數，大抵皆五代時所爲。）

信禪巖幽邃 佛莊嚴也 山愈古也

笑天奇何曾損也（夷白齋詩話：飛來峯，天奇也。自楊璉琢之，天奇損矣。）

令凡夫來往觀瞻 能發皈依心也（宋胡承德靈隱造象記：期來往觀瞻，同生淨土。）

——何也 俗流謬誕 誅擊三髻（用田汝成誅三髻像文。然靈隱佛象，非楊璉等所爲，曝

附錄下第三百五十九頁

書亭集辨之甚詳。))

眞焚琴也	憶當年也	此地逢 <u>曼殊</u> 也
各漂零	<u>蓬島</u> 幾時淺水	何處重相見也
黯銷魂	鬢影風飄	斜陽瘦也

題曼殊師畫冊

張 傾 城

佛心本多情

辭俗情猶擾

底事最關情

亡國情難了

在昔有亡人

吹簫而乞食

卿緣底事悲

旗亭擲寒笛

簡曼殊武林次鈍劍韻

葉楚倫

佳會隨流水

年年東復東

(去歲懺慧宴巢南於滬上酒樓，曼殊

與余同在座。)

天涯乏鴻雁

江上秀芙蓉

湖挾山光碧

楓留夕照紅

倘過岳王墓

且勿問通窮

戲題曼殊畫扇

葉楚侖

明湖十里映晴絲

不管桃癡與柳癡

覓個情場歸宿處

春風一棹載西施

擬玉溪和曼殊

葉楚傖

丹詔紛紜下九天

御書雙鳳自能宣

淮南人物寥無跡

待上靈霄與進賢

蜀國嬪妃略解愁

玉清供奉一時休

可憐降表新承寵

博識多聞第一流

曼殊行矣作一律送之兼示燕謀

葉楚儉

薔薇落盡浮槎去

地老天荒渡海來

曲巷宵傳扶酒夢

中年文燼刳餘灰

一時泉石皆勳戚

曠世因緣寄酒杯

西去瀛頭諸故舊

爲言我馬已虺隤

曼殊贈畫屬題漫寫二韻

沈尹默

張琴鼓天風

時答松濤響

坐冷石牀雲

孤鶴將安往

己酉題曼殊畫冊

沈尹默

賣酒罇邊春已歸
剩看一卷蕭疏畫

春歸無奈酒人稀
合化荒江煙雨飛

脫下袈裟有淚痕
何堪重把詩僧眼

舊游無處不傷神
來認江湖畫裏人

劉三來言子穀死矣

沈 尹 默

君言 <u>子穀</u> 死	我聞情惻惻
滿座談笑人	一時皆太息
平生殊可憐	癡點人莫識
既不游方外	亦不拘繩墨
任性以行游	關心唯食色
大嚼酒案旁	呆坐歌筵側
尋常覺無用	當此見風力
十年 <u>春申樓</u>	一飽猶能憶
於今八寶飯	<u>和尚</u> 喫不得

讀子穀遺稿感題

沈尹默

四海飄零定夙因

青山綠水最情親

袈裟滿漬紅櫻淚

愛國何如愛美人

讀君遺畫更遺詩

真抵相逢話別離

紅葉滿山秋色好

莫教傳語女郎知

誦子穀紅葉疏鐘之語感而賦此

沈尹默

雨散雲飛夢未成

多情畢竟是無情

疏鐘紅葉當時語

爭信人間有死生

紅葉每從吟際落

疏鐘更向斷時聞

葉色鐘聲自惆悵

於人何事惜離羣

題子穀紅葉疏鐘詩後

—— 浣溪紗 ——

沈尹默

紅葉疏鐘有夢思
此情唯有自家知

行雲脈脈意遲遲

晴雪遠山光暗澹
荒寒時節倍憐伊

——
疏枝曉日影披離

再題子穀紅葉疏鐘詩後

—— 采桑子 ——

沈 尹 默

憑誰寫出相思夢

紅葉疏鐘

而今夢也無從做

何處相逢

紅葉疏鐘

葉落鐘休夢轉空

何處相逢

除是秋林葉再紅

庚戌八月重至海上爲
哲夫題曼殊畫冊二首

潘飛聲

去歲蘇臺共別家

飄蕭風柳似年華

如今我亦江南客

畫裏逢君正落花

(是日飯君於無隱軒，木樨半殘落矣。)

酒泉樹酌蕩成橋

石上千人去已遙

爲語阿師添畫我

虎丘殘月坐吹簫

簡蘇玄瑛

景耀月

化鶴歸來後

愛君如海月

解識佉盧古

天南有相憶

蘇公號曼殊

吐語似瓊珠

能探梵語殊

寄興在虛無

秋夜一章寄曼殊爪哇

章炳麟

中原亂無象

忍詬既三載

秋風起初夕

登樓望舊鄉

蝮蚘徒爲爾

誰言樂浪樂

安得窮石君

草木焦以黃

將非天帝醉

夏氏竟何罪

昔人瞻周道

被髮入蠻夷

裘葛從之移

大火忽流西

天柱亦已頽

垂翼思于飛

四海無雞棲

彈日淪溟池

佳樹猶萋萋

金版資緹

種類將無遺

中心猶惛悽

附錄下第三百七十五頁

何況阻海波	咫尺不可躋
邦家既幅裂	文采復安施
先民固有作	終恐遭播燬
蠱思亦奚濟	魚爛會有幾
及爾同沈淵	又恐罹蛟螭
願言息塵勞	無生以爲師

曼殊上人贈印度藤杖歌

費公直

辛亥之夏四月朔
手持幾片貝葉經
蕭條衣鉢渡扶桑
十年浮海崎嶇遍
雅典詩人女雪鴻
袈裟紅上胭脂點
班荆海外話前因
探袖殷勤無長物
云是杖從金河得
白馬投荒萬里遊
春風燕子紅泥寺

上人歸來自天竺
巴倫詩卷共一束
滿眼櫻花意未降
詩心玄學傳異邦
扶將病榻靈犀通
不障禪心色早空
悲歡交集淚沾巾
貽我藤杖連城珍
木而玉德金以飾
敲雪披雲歷絕國
將尋一尺蒲團地

附錄下第三百七十七頁

從此面壁老空山	持與吾子區區意
自古交情脫寶刀	得此貞木亦稱豪
惜吾早作歸來計	杖乎入世終非遭
一笑吾家老 <u>長房</u>	<u>葛陂</u> 騎龍下大荒
似爾豈無騰霄意	願我原來玩世狂
老去清游思健僕	邨市盤鈴看不足
漫學 <u>李聃</u> 握青筠	竊比 <u>杜陵</u> 吟桃竹
杖兮杖兮一再吟	入手應見故人心
日落酒酣一長嘯	猶堪擲去竟成林

東曼殊大師並乞畫寒隱圖

高 燮

曼殊大師耽禪癖
昔年寸篋賜丹青
一別申江消息稀
祇園鷲嶺搜求遍
衆生未度添悲哽
百萬華黎孰喚咛
如此神州夕照寒
有時寫出悲荒景
愧余未解畫中境
趺坐無言鎮日間
殘山賸水莽榛蕪

畫法精能巨然敵
篋底珍藏如拱壁
芒鞋破鉢遠皈依
佛國歸來香滿衣
原來我佛皆平等
海邦掌教兼摩頂
袈裟拭淚向空彈
潑墨離披不忍看
盪胸靈氣成雲併
秋光忽幻兼葭影
天末懷人不可呼

附錄下第三百七十九頁

聊寄縑緗盈尺幅

憑君妙筆生奇趣

返視紅塵清夢遙

願言偕隱是吾徒

料知不吝揮毫素

相將攜手圖中去

聞曼殊歸國奉柬一首

高 燮

一別東坡今五載

住心常覺衆生苦

奴子未容悉平等

茫茫十丈紅塵裏

相思應念我如何

冷眼猶嫌熱淚多

天堂變相卽修羅

歡樂聲中但寤歌

聞曼殊將重譯茶花女遺
事集定公句成兩絕寄之

高 燮

震旦狂禪沸不支
天花豈用靈旛護

本無一字是吾師
下筆情深不自持

迴腸盪氣感精靈
今日不揮閒涕淚

肯向渠儂側耳聽
茶花凝夜吐芳馨

題曼殊斷鴻零雁記

高 燮

填胸難去是情波

學佛其如障礙何

絕好名姝竟揮手

怪他畢竟負人多

赤柱山下值墨齋與一修髯客
偕行歸語哲夫知卽余所訪覓
不遇之曼殊上人也補贈以詩

鄧 萬 歲

見佛不識佛

凡夫肉眼睽

須眉空邂逅

咫尺動參商

幸草春三月

伊人水一方

因緣當非淺

半面足千霜

寄曼殊海上

鄧萬歲

奇人叵相見

未許從之游

寤寐求難得

因緣不自由

維摩佛多病

四海氣皆秋

握手信無福

踟躕使我愁

贈曼殊

陳 蛻

人間無地著相思
那悉密花簪帽日
詩中早見維摩病
君自沈吟儂自笑

劃海分風杖一枝
貝多羅葉寫經時
世法難消大士慈
不同哀樂只同癡

贈曼殊

黃侃

萬樹櫻花快綺筵

倭姬十五笑嫣然

東坡老去風情在

天女維摩總解禪

曼殊爲繡亞靜女績扇
東渡前一日持示屬題

黃侃

明月清霜鴻雁天
不須苦憶瀟湘景

遠汀疎樹意淒然
且向江南繫客船

題曼殊東居十九首後

黃侃

天女維摩不碍禪

求珠滄海是前緣

何須更譜朝飛操

學得鴛鴦卽是仙

崎嶇海外暫歸來

舊事淒涼首重回

今日更無消遣法

祇將離夢繞銀臺

憶 曼 殊

黃 侃

常憶彌天一曼公

早梅飛瀑師齊己

豎義偶超經卷外

阿難道力終堅定

小詩清絕畫尤工

遠渚寒汀仿惠崇

逃禪多在酒杯中

未覺摩登梵呪功

海上贈柳亞子蘇曼殊

姚錫鈞

屯田才調託微波

一例才人思解脫

蘇子情深廢劫磨

齋心學佛似東坡

見曼殊畫因以詩乞走筆成三首

姚 錫 鈞

蒼茫煙水聽秋砧

胡奮賞心原不誤

著筆煙霞妙有無

平生獨抱關山感

莫須十日泥王宰

賤子可陳長物在

獨向荒寒存道心

本來孤趣似雲林

漫憐吳錦畫芙蓉

一幅荒城飲馬圖

肯爲三長拜鄭虔

微吟乞與證詩禪

呈曼師卽題其所畫

姚 錫 鈞

莫便道裝思解脫

朝雲猶自戀東坡

(楊古蘊題君小影句。)

十年形影相思處

楊子微言記得無

寄懷曼殊日本

姚錫鈞

詩人身似飢鴻影

躑躅江濤又海濱

絕妙房融參譯筆

如君何事竟長貧

再寄曼殊日本

姚 錫 鈞

梵夾重摩處

江頭感暮寒

孤踪如有寄

獨往得多歡

語綺才難盡

情深理自安

櫻花春爛漫

何許著緇冠

次曼殊作贈素珍

姚錫鈞

明珠珍重向誰投	我代風花一代愁
只有辨才 <u>天女</u> 在	天花落座拜樓頭
亦狂亦俠亦溫文	綰領羣才獨讓君
愁絕 <u>蕤園</u> 芳草色	祇應不及藕絲裙
玉人舊夢倩誰招	莫問 <u>江南</u> 廿四橋
我欲絕裾歸割忍	此生無分比 <u>文蕭</u>
奩鏡當窗理鬢遲	兔毫銀管界烏絲
逢卿別有傷心在	是我溫柔欲老時

與曼殊說法復成四絕

姚 錫 鈞

吾曹生活自如此

滯雨尤雲不足嗟

却怪閻黎干底事

也將綺語損年華

閻黎亦曰憐才耳

選色談空結習存

微覺中原歡事異

海天箏響盪心魂

一狂一狷誰爲判

三沐三薰意自知

我論文章忽中晚

但裁僞體已堪師

（閻黎謂雲仙爲狡獪，寶寶爲慷慨，則一狂一狷之說也。）

附錄下第三百九十七頁

秦箏漢瑟自家家

自覺聞歌百嘆嗟

信是闍黎好才思

自裁鴻雁領風花

將去海上留別曼殊

姚 錫 鈞

曼殊愁絕更清癯

把手江干一語無

此別應須各努力

名山都有未成書

(承以勵學相勉。)

追悼曼殊二首

姚錫鈞

海東老衲最疎慵 依約靈風寤寐通
太息人琴今俱寂 茶花如雪一春中

（曼殊大師有重譯茶花女遺事意，卒卒未就，而師遽以去歲病化滬上。師精通歐文，果有所作，必能別出手眼，固當與林書如瑯琊瘞鶴，爭爲雄長也。嗚呼子敬，人琴俱亡，輟筆愴然矣。）

生前身後總悠悠 蠹簡殘編一淚流
憑仗胡郎好珍惜 斷鴻零雁自千秋

（曼殊所作小說家言，余所見者，斷鴻零

附錄下第四百頁

歷記爲最早，亦最佳。書凡數萬言，排日登太平洋報，未竟而太平洋停刊，全稿尙僅胡寄塵處藏有一份。今曼師已矣，三數故人，撫其遺編，嘆風流之頓盡；則此編也，其年篋衍之所珍，而牧齋吾炙所必嗜乎。）

聞佩忍諸君爲曼殊營
葬西湖孤山感成一絕

姚錫鈞

歷劫南荒賸此身
平生錐地皆空絕

歸來遼鶴悟前因
慚愧同爲後死人

感 舊 詩

姚 錫 鈞

曼殊大師示寂後十年，瘦鵲將爲撰專刊，以永紀念，函來索文，拉雜成此。與海上文社絕緣，亦幾十年，筆翰荒落如此，大師有知，其念我耶？

埋骨青山已十年

蘇堤柳老不飛綿

祇從遺墨尋身世

斷雁零鴻總偶然

（所著斷鴻零雁記，刊太平洋報，時楚儉，安如，樸安，寄塵，皆在社中，余識大師以是時始。後論者多以此作爲大師自道身世，然寓言十九，固亦未可盡執迹象也。）

附錄下第四百〇三頁

鬢絲禪榻別君時 萬里投荒我有詩
錄到南風欄檻句 此情惟有鐵崖知

（民七余適新嘉坡，走別君於法租界寓所，時君已病甚。余南行雜詩，有：“短後單衣渡海船，南風欄檻拂晴烟”語，方最錄付日刊，而君訖音至。與雷鐵崖飲荷蘭山（星洲山名）語及之，痛感無似。今鐵崖亦下世久矣。）

浪跡佯狂記酒人 龍華黃葉倍情親
郵筒海外傳相憶 好我哀音祇損神

（民三四間居雲間，時與劉三伉儷過從，痛飲黃葉樓中。一日得師海外書，詢見鸚鵡未，久不聞此君哀感頑艷之音矣云云。）

附錄下第四百〇四頁

奇事奇人信有之 本來世法任游嬉
泥沙脫手亡金齒 也比貂裘換酒時

（昨見柏烈武先生，譚君在東時，售金鑲牙齒，換得雪茄菸一匣事。君襟懷開曠，視阿堵如泥沙，逸事甚多，不僅此也。）

故交雲合正新都 冠蓋京華事有無
祇有西山松萬樹 年年風雪不關渠

（三年前陳佩忍先生言將有西湖之行，爲大師葬事有所營畫，計今幽宮當已完成矣。首都故人雲聚，葉小鳳，林一厂，邵仲輝，姜可生，沈道非，劉季平，于騷心，朱宗良，于秋墨，時相譚讌，均大師久要交云。）

首都安樂酒店飲席贈亞子兼悼曼殊

姚錫鈞

十年重見柳屯田

塵劫滄桑各惘然

浪說文章驚海內

坐憐身世老尊前

故人死有千春在（君方搜集曼殊大師著作及其軼事。）

天下秋看一葉先（是日立秋。）

風露滿衣如此夜

慰情虛負酒如泉

（余以病斷酒。）

喜晤曼殊

馬駿聲

喜余尙在人間世

同是天涯淪落客

梅雨之中見曼殊

不堪蕉萃話江湖

與曼殊訪劉三途中口占

馬駿聲

落帽風高興不賒

殘陽一片下龍華

經年塵土征衣客

來訪劉三處士家

醉後寄懷劉三并柬曼殊

馬駿聲

三年不見我劉三

詩王酒帝病瞿曇

不知人間此何世

而我東奔西走數萬里

中散平生七不堪

憶昔我到華涇鎮

曼殊宣佛偈

我坐綠蕉紅雨中

今日風流雲散不相見

天上參商將無同

劉三遠在江之南

脫帽露頂揮塵談

黃葉樓中樂且耽

相與大醉十日酣

君唱大江東

狂嘯一聲天地空

哭曼殊上人用梅村哭蒼雪法師韻

馬駿聲

此別人天各一方

遺文收拾敢言忙

三年喫棒雷峯碧（三年喫棒事，詳景德傳燈錄。

上人在吾鄉雷峯寺剃度出家。）

五月歸魂歙浦黃（上人以七年五月二日示寂於申江。）

造象我留君竟去（元年夏，上人與余在申江同造一象。）

思潮音在法難亡（上人以所撰潮音一卷贈我。）

疚心十夜華涇語（元年夏，同上人住上海華涇劉三家中，凡十日。每夜，必聯牀共話，達旦乃止。余別撰華涇夜語錄紀之。）

附錄下第四百十頁

紅李青瓜禮佛堂（當時情事，詳拙著華涇夜語錄。）

詩學禪門自有真（梅村謂：“蒼公詩學禪門，總一參悟，當爲詩中第一，不獨爲僧中第一。”吾於上人亦云然。）

十年湖海水雲身

生天成佛皆先我 慧業宗風不染塵

白馬馱經誰繼汝（前六年，上人自佛國歸，携還未譯之祕典甚多。）

黃龍衍派更無人（用五代誨機和尚事。）

神山縹緲高堂在 哭子聲號動四鄰

（上人有母，年已八十，今在日本。）

海上將歸呈曼殊大
師卽題所畫紈扇

林百舉

生性原來飯鉢曇

紫雲猶障海西南

他年果有相逢日

宿鳥殘林認一庵

題蘇曼殊年譜及其他示亞子

林百舉

讀到新編燕子窠

傷離歎逝總難堪

勸君亦學斯人意

世事紛紜莫再譚

（屏子見贈君與公子無忌合著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一冊，連夜披讀。民元民二，余亦屢與曼殊游，得畫紈扇一柄，惜已燬於火耳。曼殊畫扇，上款署內人繁英名。余曾題一絕句，猶記末二語：“他年倘有相逢日，宿鳥殘林認一庵。”畫爲秋景小山，疎柳荒庵，上有飛鳥。余向抱出家志，其時不覺流露也。）

十七年八月十二日與亞子諸友
游玄武湖時湖中美蕖盛開因有
感於曼殊紅蓮禮白蓮之句觸景
興懷拉雜有作卽書曼殊全集後

林 百 舉

吾人好友朋	是卽社會性
苟擴而充之	世界無物競
天初生蒸民	氣類本團凝
陰陽禦災害	介獸抵毒猛
智力久漸殊	聖凡習以迥
創造藉箝制	權術更相勝
天下忘爲公	一私遂兼併
同胞反仇敵	空有貌尊敬

附錄下第四百十四頁

勢利稍抵牾	至親交白及
惟破諸畛域	抑且泯子姓
羣向自然界	拓展科學境
所需合所能	取用各無盡
斯成大同治	博愛而平等
渺哉俟河清	此願何時竟
因憶 <u>曼殊子</u>	身世實可憫
寓懷八寶飯	拚喪厥年命
紅蓮禮白蓮	遺句猶堪詠
卽景爲感傷	是亦社會病

次韻和亞子觀春航血
淚碑之作並柬曼殊

俞 鏗

妙現天花說法身
誰令環珮淒涼甚
未免有情誰遣此
雙飛蚊蝶何真假

悲歡離合萬千因
賺得袈裟涕淚頻
相看一例可憐人
總自迷離入幻塵

贈曼殊上人並乞畫山水

俞 鐸

飛錫南天法雨滋

蒼髯歸認舊松枝

未須棋局消長日

貝葉繙經伴客兒

(謂仲戟。)

東西文字舊因緣

神女詞參微妙天

遙憶辟支揮麈尾

十三絃上證情禪

檀林梵唱落雲煙

閒畫鬘陀縹緲仙

願乞如來智慧劍

割將蓬島散花天

題曼殊仲戟合影

—— 霓裳中序第一 ——

俞 鏗

離腸遠樹直 李杜參商逢未得

飄泊各難爲力

漫萬里南溟 萬重蓬島 垂雲奮翼

祇塞鴻梁燕皆客

深情在 水天不阻 尺鯉寄消息

悽惻 乍宵風逼 蠹魂夢闌幽欲黑

維摩多病 正憶彷彿平生 落月顏色

亂愁翻永夕 慕海外飛來對壁

神姿好 紅絲雙繡 伴我夜燈側

追悼曼殊

俞 鏗

尺八簫中履雨蘇

鉢衣回首舊東都

櫻花三月餉枝熟

曲几團蒲醉蜜殊

因緣萬古此梯航

雲氣縱橫入淼茫

爲怕高吟泣神鬼

貝多羅閣鑄金藏

妙鬘天裏舊龍盤

十幅鵝溪暈淺檀

自是漢家真色相

憑誰留作道場看

黃帽青衫海上懸

伽陵忽地落尊前

絳紗弟子能歌管

寫韻同參大梵天

附錄下 第四百十九頁

錦句傳抄碧眼孫
冷泠海水搖清響

莊嚴天地一袈裟
聽盡十三弦上語

丈室頻年太瘦生
一春風雨蒙頭臥

玉局前身又後身
蹋莎更有西來女

圓寂光中徧有無
殘山賸水驕餘子

臨風曾爲廢盤殮
中有玻璃未化魂

氣味渾然六代華
家風流轉到桐花

衆生皆病孰爲情
亂落榆錢作梵聲

玄言四海共尊親
落日中原弔拜輪

中原法物更誰扶
命斷長城飲馬圖

附 銀 第 下 四 百 二 十 頁

空山他日采紅薇
此去人間無所欠

倘有交情不我違
春風一路踏花歸

次韻和曼殊大師何處一首

鄭之蕃

曾傍紅樓幾駐車 青衫無奈又天涯
詩成百絕情難寫（時曼師有無題詩百絕之作。）
雪冷三冬恨夢賒（泛指花雪南。）
漫去深山盟落葉（曼師常有再作和尚之意。）
應憐空谷老名花（指花雪南。）
朱顏未減少年態 何事頻頻攪鏡嗟

讀曼殊海上討袁檄文

程 演 生

亂世情懷欠好開

臨階袖手嗟蟻鬥

季重舊遊成遠夢

可堪午夜聞鷄起

索居終日獨徘徊

閉戶沈吟畏鷗來

賓王新檄自雄才

愁絕天南畫角哀

約曼殊龍華看桃花久待不至

程 演 生

十里龍華道

風光麗以繁

慙慙迴玉趾

惆悵望珠軒

柳色餘春夢

桃花斷旅魂

佳人還不至

相待兩無言

甲寅二月十日總持賢兄出示曼殊
上人所作江湖滿地一漁翁圖屬題

方 守 彝

天光搖積水	八表入荒寒
山影淡將滅	樹色老欲乾
孤竿向何許	危坐波上灘
寥寂萬籟響	刁騷一片瀾
涼風生蘆叢	冷月下露團
廣大空明間	時時起悲觀
連鯨詎貪餌	尺鯉知避竿
羌子相漁父	豈爲盤中餐
江湖渺愁目	日月送奔丸
燦爛夢大圓	醒來秋水寬

附錄 第四百二十五頁

潮痕認今昔

雲影替飛翻

茅亭鳥散盡

礧石龍來蟠

相逢素心人

寫意託冰紈

冰紈光可鑑

照君減君歡

回頭人已杳

矯首天南端

答曼殊平原別邸見贈元韻

田 桐

廿年囊劍走天涯

海上縱橫到處家

今日喜同方外客

垂楊溪畔嚼梅花

與曼殊孟碩同游江之島

邵元沖

碧海擘煙巒	江島啓奇跡
素日澹宵冥	飛濤爭翕鬪
縈盤鳥道艱	逶迤魚梁窄
垠塢披高蘿	壑竹翳危石
崢嶸百尺松	謾謾盪精魄
絕巘截行雲	汎波湧石塹
蓉峯何崔巍	密若聯茵席
迺知造化工	搏削同一脈
相對苦徘徊	暝霞送行客

寄懷曼殊師

黃鈞

問字玄亭已十年

洞庭衡嶽堪行脚

浮生踪跡渺如煙

儘有人間未了緣

危城歲晏積雪初晴同貞壯少
華泛舟西湖登孤山攝影旋訪
曼殊於陶社留飯貞壯歸紀以
詩用東坡孤山韻索和奉答

林之夏

屏爲山

鏡爲湖

扁舟雪霽纖塵無

連朝客枕不成夢
曾思歸去並携孥
天寒海遠歲方晏
今晨乘興出吾廬
曼殊爲我語異域
重洋隻履君壯夫

孤城傳警中宵呼
此邦久處懷清娛
行止未審意緒紆
湖山得伴歡羈孤
遮留作饌供伊蒲
東西球晷探朝晡

附錄下第四百三十頁

捲單印度習梵夾

及今憂患俱生餘

他年此象可追述

手數佛骨窺浮圖

聘歌趨闕慚甯遊

一紙留影垂臨摹

題蘇曼殊燕子龕遺詩

林之夏

尸饗有母海天東
記取松青沙白句

餅鉢投荒事事空
碑前人是鄧成功

春申浦上舊歌鈿
酒盡燈闌滄海闊

雙漿桃根寫愛憐
滿衣花氣不關禪

已燼荒城飲馬圖
膏香竟使天年夭

復專重譯證佉盧
曾慟彭城老父無

自是根塵未易忘
牀頭何處尋周易

客來分坐讀書牀
篋積巾箱粗教香

附錄下 第四百三十二頁

臺閣賓朋盛一時
諸天原有降龍佛

軟紅不染水田衣
放下屠刀合十歸

湖樓濁酒訴離居
一別竟虛三宿戀

風鶴危城尺素書
夢中無路幾躊躇

風笛雲帆汗漫遊
居然殘缺留文字

三千世界一瀛浮
付與吳江劫後收

孤山冷月浸梅花
不屬茂陵封禪臺

絮酒平生愴歲華
故應坏土傍林家

病中聞蘇曼殊以胃病
死追懷往事悵然有作

沈兼士

智度寺中記初見

輸心談笑日宴宴

(智度寺爲余昔日在日本小石川寓居之
所。)

新句傳吟駭世俗

袈裟點點疑櫻瓣

(曼殊有句云：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
痕半淚痕。)

人生貴在任自然

唧唧啾啾失天全

於子乃見真顏色

乞錢且買雪茄煙

(曼殊嘗困乏，向人借錢十元，以之盡購
雪茄煙。)

附錄下第四百三十四頁

海外歸來感離索

失笑西湖逢行脚

孤山藕漿嗟至味

裘馬清狂興如昨

(曼殊一日遊孤山放鶴亭，主者爲調藕粉餉之，歸來賞歎人物之美不離口。家兄士遠因戲之以詩云：今宵不兆興亡夢，夢到孤山吃藕漿。)

自爾南北各分張

吳江燕樹長相望

病裏忽聞君竟死

展讀遺書徒悵悵

弔蘇曼殊四首

王德鍾

欲修慧命究何曾	夜雨枯庵佛火冰
終遣春人橫玉瑟	海山落日弔寒僧
一尺蒲團萬里潮	擔經渡海雪刁刁
遮門破葉天南寺	寒錫橫雲夢六朝
也曾跨馬到蘇州	一曲吳孃水閣頭
記取牋愁傳燭夜	箏牀墜月卷簾秋
隔江煙雨晚蕭蕭	縱有騷魂不可招
此後櫻花橋畔路	更誰月夜獨吹簫

弔曼殊次亞子韻

李 光

橫刀挾瑟倦猶能	歌哭人天我亦曾
如此心情如此世	何須留命作詩僧
冥思玄想入非非	瓶鉢荒涼似可依
誰識行空天馬意	笑辭芻豆謝羈縻
殘破山河畫不如	刳餘風景太蕭疏
<u>荒城飲馬人何在</u>	莫向江天說壯圖
幾曲清溪繞 <u>白門</u>	天空雲過了無痕
十年一掬昂藏淚	招盡東南烈士魂

弔 曼 殊

楊 庶 堪

切利詩魂不可招
眞淳不獨如三代
支遁遠鈴春寂寂
籠紗別有傷心在

絕代風流僧畫師
未應何肉妨禪定
貝葉重緝尋鷲嶺
武林一老今頭白

彌天一衲見風標
清曠還應似六朝
倪迂殘畫晚蕭蕭
白馬投荒未自聊

孤山同權使人思
空對巫芝擬豔詞
櫻花流詠入蝦夷
惆悵交親半死離

弔曼殊

陳寂

香火難生劫後灰

寺門無復故僧來

青山白水人何在

又作江南夢一回

金粉飄零夕照西

同心何處結蛾眉

十年故國休回首

燕子庵中又一時

銀箏彈夢度年華

枉說飄零故燕家

惆悵西風湖海路

兩行紅淚溼袈裟

采罷芙蓉悔別離

三生如夢總相思

憑君莫把明珠贈

恐是相逢已嫁時

附錄下第四百三十九頁

燕子飄零幾十秋

琵琶湖上春如海

幾年夢繞湖頭路

一曲箏弦人去盡

俠骨清才迥不同

可憐一夜西樓夢

十年淪落晦知聞

莫向劉三問消息

擊筑悲歌結客場

忽憶胭脂湖上路

櫻花落盡故僧頭

何必江南有莫愁

不見蘇橋雪蝶僧

空簾斜日不勝情

當時空自悔匆匆

祇在寒燈細雨中

江海相逢酒一尊

年年腸斷此黃昏

人天無處說微茫

十年春夢只蒼涼

附錄下 第四百四十頁

落盡紅棉冷鷓鴣

南雲疑望意何如

他年海上饒相憶

重檢殘僧一卷書

輓曼殊上人

黃懺華

南越詩僧舊姓蘇

柔情一往深於海

相逢曾記秣陵秋

亦有風懷刪未得

飄然來去絕塵埃

爲向雲中一揮手

結束風華苦未眞

此身大事何曾了

清詞玉佩與瓊琚

到處天花散曼殊

亂墜天花石點頭

莫愁湖水碧於油

問取曹溪舊鏡臺

他年化鶴倘歸來

多情文字最傷神

畢竟聰明慣誤人

輓曼殊

汪洋

方外論交誰第一

詩如摩詰常宜畫

一握兜綿除病榻

劇憐鄧尉探梅約

綺筵邂逅識曼殊

話到靈山未有吾

廿年行脚剩雙趺

化鶴歸來我與俱

輓曼殊上人

普陀太虛

昔年精舍建祇恒

十載未能留半面

天荒集裏同留句

不信奇人竟庸死

我亦宜僚學弄丸

一書曾憶剖雙肝

世亂聲中忽蓋棺

欲歌薤露胆先寒

悼曼殊

(一八?? — 一九一八)

劉復

(一)

這一個人死了。

我與他，只見過一次面，通過三次信。

不必說什麼“神交十年”，“嗟惜彌日”，

只覺他死信一到，我神經上大受打擊；

無事靜坐時，一想到他，便不知不覺的說——

“可憐！”

(二)

有人說他癡，我說“有些像”；

有人說他絕頂聰明，我說“也有些像”；

有人說他率真，說他做作，我說“都像”；

有人罵他，我說“和尚不禁人罵”；

更有人說他“奇人”，却遭了“庸死”，我說

——
“庸死未嘗不好。”

(三)

只此一個和尚，
百千人看了，化作百千個樣子。
我說他可憐，只是我的眼光；
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憐不可憐。

(四)

記得兩年前，我與他相見，
同在上海一位朋友家裏。
那時候，室中點着盞暗暗的石油燈，
我兩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張低低的軟椅。
我與他談論西洋的詩，
談了多時，他並不開口，只是慢慢的吸雪茄。
到末了，忽然高聲說——
“半農，這個時候，你還講什麼詩，求什麼學問！”

(五)

“猶是阿房三月泥，化作未央千片瓦，”

這是杭州某人的詩句。

我兩人匆匆別了，他有信來，說，

“這兩句詩，做得甚奇。”

又約我去遊西湖，說——

“雪茄尚可吸兩月，湖上可以釣魚，一時不到上海了。”

(六)

西湖是至今沒有遊成！

今 朝

劉 復

理舊篋，得曼殊遺簡，寫五十六字。

他年共話裴倫事

正是秋風翦翦時

淒絕臨歧同一慨

江山如此忍吟詩

殷勤約我游湖去

人事牽纏竟未能

賸得今朝一湖水

五更幽咽哭詩僧

曼殊死後周年余與覺生梓琴
諸公祭之廣肇山莊歸成兩律

周 然

一棺了此生	微風動積塵
寂滅長眠客	淒涼後死人
友朋猶有淚	天地已無春
漿酒寧嫌薄	應知我輩貧

<u>歇浦</u> 花都老	<u>勞山</u> 夢亦奇
那堪辭世日	已是隔年期
骨朽名空立	心傷死恨遲
斯言猶在耳	多事輓君詩

悼曼殊大師

盧冀野

破鉢天南試佛機

萬般心事認依稀

十年夢落蓬萊島

懺盡情禪一笑歸

悼燕子山僧

凌景埏

由來慧業卽愁根

燕子不來人又杳

況是平生歷怨恩

一天明月爲招魂

西湖漪園見蘇曼殊遺畫

傅 熊 湘

素縑淡淡寫明湖

秋在髡殘柳幾株

此日畫圖成絕筆

他年粉本合傳無

新詩愛說浙江潮

舊恨如煙銷未銷

回首六橋莽艸水

秋魂此日付誰招

(何時歸看浙江潮，曼殊集中句也。)

曼殊上人畫冊寒瓊

屬題時戊午九月

秦錫圭

畫理禪機悉性情

涅槃滅度無餘未

就論六法亦雙清

成佛云何先衆生

己未九月題曼殊畫冊

王 蘊 章

狼藉蓮池墨一丸

畫禪參得十分寒

南宗已去維摩老

風雨秋堂忍淚看

題曼殊畫冊

趙藩

狂僧已化

留蹟動悽惻

破碎寫江山

是淚還是墨

題蘇曼殊爲趙伯先作荒城飲馬圖影
本圖書莽蒼蒼齋終古高雲一截於上

陳 搏

燕子山僧（曼殊自號。）十地文（十地經以畫喻
文字。）

寫遺京口趙將軍

高雲更騰劉陽句

駿骨猶空冀北羣

（譚復生以戊戌殞，趙伯先以辛亥殞，戊午曼殊亦歿，三君皆一時之英，故以駿骨比焉。）

題曼殊上人遺畫

隙小蝶

曼殊上人蘇玄瑛，香山人。臘水殘山，深饒別趣。喜畫衰柳孤僧，有萬水千山，行腳打包之意，真乃詩人妙品。

山城泥坂滑秋霑
拂面曉風吹昨夢

馬骨蕭蕭怕病侵
一天斜雨溼衣襟

行腳無根類轉蓬
南來只有蕭條意

能空諸相亦英雄
萬水千山獨聽鐘

附錄下第四百六十頁

荒却楞嚴數卷經

斷鉛零粉總隨身

中年哀樂誰能識

奇癖平生愛美人

吳門道中憶曼殊畫有作

胡 寄 塵

數家臨水不成村

細雨輕烟淡有痕

絕似曼殊當日畫

羸驢破納入吳門

題曼殊上人登峯造極圖

張 根 仁

登峯立雲頂

造道求其極

客問世間人

舉頭看明月

秋馬我摯友也以曼殊上人所畫
登峯造極圖見示囑題俠本不文
聊題數言以誌仰慕時庚申春月

何 俠

舉首摩天頂

俯視萬物空

長與風雲會

獨立最高峯

題曼殊上人登峯造極圖

高麟

舉手摘明月

伸足動山坳

胸中羅錦繡

世外如鴻毛

烟霞供嘯傲

松菊伴清高

暢覽此遺跡

飄然意氣豪

庚申二月敬題曼殊上人
遺畫後奉秋馬先生雅屬

謝 鵬 翰

鶴飛遙天

月印萬川

振衣千仞

亦佛亦仙

題曼殊上人登峯造極圖

蔡 髯 青

欲問鴻溟事

何如百尺巔

風雲攬滿袖

天地卸雙肩

今世牟尼佛

前身賈闥仙

憑臨餘一笑

不染俗塵緣

題燕子龕遺詩

田 興 奎

一現曇花妙共參

斜陽滿眼爭丘壑

寶刀瑤瑟總闌愁

搖落江南紅豆樹

瘦粉乾香畫六朝

衲衣禪版都無着

麻姑眼見海生桑

萬里歸來人世改

疏煙疏柳碧江潭

獨眺天南燕子龕

海日東生水北流

一枝殘夢在蘇州

江山零淚落紅簫

惆悵櫻花舊踏橋

一傳心孤讀范滂

江城馬背日荒荒

附錄下第四百六十八頁

萬花如海一僧來
潭影空空風過竹

不帶蒲團帶酒杯
問他明鏡有何臺

江花江草認啼痕
爲惜調箏人別去

老屋庵荒火不溫
黃昏細雨懶開門

月寒敲斷磬聲孤
付與山陽長鐵笛

血嘔心盤字字珠
梅花吹落一分湖
(謂亞子。)

寒錫素縑悲一歌
窮荒我亦頭陀似

詩魂招得到山蘿
壓手孤樽涕尙多

題燕子龕遺詩

田名瑜

蓬山山下月黃昏
訴盡美人參盡佛

夢墮盧家翡翠鉤
樓臺歌管沈沈夜

櫻花紅襯薜蘿牆
滄海人言枯鬼底

人天劫劫忍言哀
細雨疏鐘黃葉寺

憔悴當年燕子魂
袈裟留淚至今溫

愁根愁葉說蘇州
一任殘髡弔古秋

新買棠梨兩樹香
好栽黃竹莫栽桑

一串紅情葬碧灰
傷心獨見燕歸來

附錄下第四百七十頁

柔烟柔雨柳波橋
吟漸澱山湖外路

多情種亦是劉三
懺盡落花歸去也

小浣胭脂畫素綃
苦無消息到芭蕉

酒胆詩腸故自酣
人間愁瘦柳江南

(謂亞子。)

題曼殊詩集

嚴 既 澄

人間何世太荒涼	拚把袈裟裹熱腸
華表鶴歸知悔否	強澆情燄作冰霜
慧骨何須五蘊空	上人胸次有長虹
生天成佛尋常事	且住才人戀夢中
春心如海正奔騰	歌哭輕狂不自勝
一代才人齊頰首	殉身哀樂此情僧
忍將流浪作生涯	茵溷飄零羨落花
長使翠樓傷缺月	但饒情淚漬袈裟

附錄下第四百七十二頁

早將生命等駢枝

西子比隣眉黛好

中年心病竟誰醫

諳盡人間秋氣否

賸有狂游興未漓

英魂長浴此湖漪

新塔峨峨有怨辭

雨窗凄誦曼殊詩

清夜讀斷鴻零雁記淒感
無已爲填此詞恨不能寄
示曼殊大師於泉壤也

—— 高 陽 臺 ——

嚴 既 澄

南 靈 絨 魂

東 洲 訣 夢

斷腸人太匆匆

灰 盡 心 香

依 然 怨 葉 淒 蓬

蛾 眉 並 世 恩 難 絕

是 枯 瀾 不 耐 春 風

通 寒 山

樵 悴 行 吟

拼 耗 幽 衷

瓊樓月暖知何恨

恨 綵 裙 柳 弱

不 繫 游 驄

附錄下第四百七十四頁

能幾低徊

朱顏又褪春紅

冥冥歲月驅人逝

悵仙山茫邈難通

賸沈沈

怨霧愁雲

長伴孤鴻

題曼殊大師遺著柬柳無忌

—— 踏 莎 行 ——

葉 么 鳳

蓬島櫻花

太平山月

天涯同作飄零客

此生猶恨不逢時

我來已是音容絕

花月留痕

雁鴻印雪

杜鵑啼罷餘殘血

遺珠賸錦賴君傳

瓣香一片心先蕪

無忌自日本寄贈曼殊詩

集一册率成二絕奉報

葉 么 鳳

感君海外贈瓊瑤

木李難酬恨路遙

紅葉櫻花起愁思

一時心上湧如潮

（余客神戶亦已八載，而今有不堪回首之感。）

衆生成佛竟如何

贏得當年熱淚多

蒼狗白雲無限恨

依然荆棘臥銅駝

（曼殊述其友人詩，有“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句。）

讀曼殊遺集誌感

無畏

城荒馬倦英雄死

往事思量總可憐

入世無言惟一慟

人間倘有自由天

讀書萬卷意何爲

微逐歡場復自悲

天地無情人懵懂

多情終古贈將誰

揮盡千金何足惜

蒙頭餓死亦無妨

要存真性還真宰

生死當由自主張

讀蘇曼殊詩錄

萍實

望夫化石已多時

錦字不聞寄所思

萬古傷心貞女血

斷鴻零雁有餘悲

靜婉風流雅絕倫

登牆窺宋在東鄰

櫻桃花裏彈箏女

亦是神仙謫降身

悲歡離合試才華

好句能令字字誇

絕似江州白司馬

不勝清淚落琵琶

雨笠風箴二十年

空中無相定中禪

如何却被閒情誤

綺語於今處處傳

讀燕子龕詩罷淒然有
作集句得四首題尾

孫 贄

吾師舊是多情種	獨向遺編弔拜輪
一自美人和淚去	<u>江南</u> 花草盡愁悵
才如江海命如絲	何處蛾眉有怨辭
<u>齋罷</u> 垂垂渾入定	疏鐘紅葉墮相思
懺盡情禪空色相	尙留微命作詩僧
輕風細雨 <u>紅泥寺</u>	縱有歡腸已似冰
<u>東海</u> 飄零二十年	桃花紅欲上吟鞭

附錄下第四百八十頁

芒鞋破鉢無人識

爲向摩耶問夙緣

秋雪刻曼殊詩竟感不絕於余心
爰效孫君輅公集曼殊句弔曼殊

馮 趙 冰 雪

人間花草太匆匆

幾樹寒梅帶雪紅

極目神州餘子盡

涉江誰爲采芙蓉

無量春愁無量恨

年華風柳共飄蕭

湘弦灑遍胭脂淚

賸有山僧賦大招

天涯飄泊欲何之

何處蛾眉有怨辭

春泥細雨吳趨地

不見僧歸見燕歸

水晶簾捲一燈昏

幾度臨風拭淚痕

附錄下第四百八十二頁

今日已無天下色 同鄉仙子獨銷魂

(余與曼殊同邑。)

集曼殊句懷曼殊

區植楷

最是令人淒絕處
春泥細雨吳趨地

天南分手淚沾衣
不見僧歸見燕歸

我再來時人已去
莊辭珍貺無由報

水晶簾捲一燈昏
幾度臨風拭淚痕

相逢莫問人間事
舊廂風月重相憶

十指纖纖擘荔枝
睹物思人更可悲

誰憐一闋斷腸詞
日日思君令人老

白水青山未盡思
人天攜手兩無期

集句弔曼殊上人

任白浪

沙白松青夕照邊

桃花紅欲上吟鞭

芒鞋破鉢無人識

東海飄零二十年

集曼殊句寄敬軒先生及秀山諸兄

黃海章

年華風柳共飄蕭	膾有山僧賦大招
日日思君令人老	遠山眉黛不能描
中原何處托孤踪	碧海雲峯百萬重
春色總憐歌舞地	涉江誰爲采芙蓉
獨向遺編弔拜輪	燈前蘭麝自氤氳
相逢莫問人間事	兵火頭陀淚滿樽
香火重生劫後灰	排雲誰與望樓臺
分明化石心難定	欲把明珠寄上才

附錄下第四百八十六頁

尙留微命作詩僧

縱有歡腸已似冰

雨笠煙簑歸去也

生天成佛我何能

展曼殊大師墓塔

黃海章

月明風定怕彈箏	應有詩魂涕淚增
飛錫投荒三萬里	孤懷誰復問山僧
跌宕詞場二十年	遙空一鶴唳青天
詩僧合向 <u>西湖</u> 老	葉葉荷衣護墓田
荒烟蔓草總模糊	踏遍芒鞋到後湖
我亦人間憔悴客	情懷得似 <u>曼公</u> 無

集曼殊大師句有贈

朱雲光

蟬翼輕紗束細腰

年華風柳共飄蕭

玉階人靜情難訴

深院何人弄碧簫

亞子歸自日本相晤海上承
以曼殊全集見貽卽題其端

朱雲光

踏過櫻花第幾橋
芒鞋破鉢今休問

箏人何處總魂銷
寂寞天涯一酒瓢

詞客飄蓬感不禁
鳳樓簫管秦淮月

斷鴻零雁費搜尋
流水行雲證此心

無題集曼殊大師句

葛克信

生憎花發柳含烟

况是異鄉兼日暮

同心華髮結青絲

一自美人和淚去

孤窗無那正黃昏

懺盡情禪空色相

語深香冷涕潛然

我本負人今已矣

浪迹天涯又一年

棠梨無限憶秋千

蘭蕙芬芳總負伊

妝臺紅粉畫誰眉

獨向遺編弔拜輪

萬家歌舞一閒身

多謝雲娘十幅箋

琵琶湖畔枕經眠

附錄下第四百九十一頁

秋千院落月如鉤
記得吳王宮裏事

幾曲回闌水上樓
浪持銀蠟照梳頭

平原落日馬蕭蕭
萬里征途愁入夢

酒醒天涯問六朝
朝朝紅淚欲成潮

危弦遠道客魂驚
故國已隨春日盡

指點荒烟鎖石城
尙留微命作詩僧

人間花草太匆匆
我再來時人已去

幾樹寒梅帶雪紅
庵前潭影落疏鐘

題曼殊大師斷鴻零雁記

鐵 翹

浣花箋紙最難忘
縱解北堂慈鳥意
黏泥豈共三春絮
却了死生剗腦願

人間雙淚落何年
樓望三山猶有恨
寒鐘夜渡西江樹
老去浮沙空寂寞

別後音塵竟渺茫
可堪東閣女兒粧
禮佛何勞一瓣香
舊松新桂兩無妨

弱水狂瀾怨遠天
魂歸百粵竟無緣
紫林晨承南海煙
拜輪詩思比青蓮

題黃嘉謨斷鴻零雁劇本

黃 開 宗

蟋蟀哀吟大地秋

孤鴻驚破蘆洲夢

家國興衰酒薄濃

可憐路左王孫泣

風雨飄搖未有家

情天偶布游絲網

誰云宋遠不崇朝

兒女心情任俠氣

西風怒湧海天愁

夜半鐘聲萬佛樓

白頭宮女話玄宗

落魄淮陰漂母逢

雜居傭保賣春花

後果前因似不差

壯士淒涼賸一簫

居然十萬許纏腰

附錄下第四百九十四頁

朝暾旭旭出扶桑

木屐在門席在地

嬌小東娃不解憂

老天知否無情好

葬花黛玉本情癡

斫斷天桃殺風景

朔風透到破蒲團

但祝香魂輪轉去

百歲蜉蝣總惘然

焚香省識慈尊指

洩洩融融拜北堂

太陽皮酒足稱觴

楚臣宋玉早悲秋

多事銀河悵女牛

秀骨難將俗事支

綿綿此恨了無期

靈隱閒僧澈骨酸

他生莫再看花冠

悲歡過眼等雲煙

佛法從來大似天

題盧冀野燕子僧雜劇

唐大圓

寒巖枯木已蕭疏

直到一陽來復候

淨名儘有大神通

天女散花縱無著

美人香草好參禪

色卽是空空卽色

老婆心切語猶工

不是趙州高手眼

不信三冬煖氣無

草庵燒却見工夫

不二門開丈室中

渾身猶恐落頑空

雲雨巫山夢正圓

赤條條已絕中邊

驀直台山路可通

幾曾墮在野狐叢

附錄下第四百九十六頁

欲漏難除道莫憑

多聞也苦遇摩登

生天成佛渾閒事

一曲爭傳燕子僧

孤山弔曼殊上人

—— 解 珮 令 ——

張 昭 漢

冷香微度 圓風清吹

把斯人哀艷都韜悶

畫癖詩魔 算試足塵寰遊戲

最傷心緇衣紅淚

三分貞誼 二分癡骨

且還多一天靈氣

斷雁零鴻 早淒透離憂肝肺

嚮名山獨參空慧

讀曼殊遺載及其全集感賦六章
卽用上人舊畫絹寫之戊辰秋仲

張 昭 漢

渺渺騷魂不可招 擔經天外聽雲韶
料知白馬投荒去 海月空寒夢六朝

袈裟和淚采芙蓉 瑤想瓊思證大宗
一自花光仙去後 霜鐘搖怨滿春淞

(花光和尚亦擅續事。)

刻骨清哀貯絳紗 如潮紅淚對烟霞
孤山埋得春心在 輪與寒梅亂作花

附錄下第四百九十九頁

水佩風裳別有香 亭亭萬本擁靈藏
春人挾瑟今何許 湖月年年自在涼

寥天鶴唳感無端 梵韻泉聲瀉玉寒
攜手深山深頂禮 落花三尺作蒲團

（客歲曾數偕翼如謁上人靈塔孤山。）

長笛山陽一惘然 去留肝胆鬱新編
蓮花如海香如雪 煙水蒼茫弔印禪

題曼殊上人墓前攝影

黃佩曼

每從集裏讀公詩

孤憤酸情不自支

(公詩有“孤憤酸情欲語誰”句。)

今向荒墳留影在

開花野草費吟思

訪曼殊上人墓有作

楊 霽 雲

遺編猶自帶啼痕

殘碣斜陽掩墓門

淒絕孤山流水恨

爲君嗚咽似招魂

謁詩曾曼殊上人墓

今 雲

詩囊酒袋走天涯

文字因緣處處家

尋得名山寄遺蜕

半依名士半名花

弔詩僧曼殊大師墓

何世玲

一棺寂寞葬湖邊	萬樹陰森絕可憐
如此生平如此死	我來揮涕伏碑前
右 <u>林處士</u> 左 <u>蘇小</u>	異世相期作比鄰
好月照波風蕩候	可曾詩酒釣湖濱
一雙白鷺掠湖飛	疑是詩人化鳥歸
悵望碧空無限恨	青蒲白浪映殘暉

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訪曼殊塔

劉大白

殘陽影裏弔詩魂

誰遣名僧伴名妓

孤山孤塔姓題蘇

若向蓬萊問消息

仍留遺蛻在人間

絕世才人蘇子穀

非儒非俠亦非僧

留得無題詩句在

塔表摩挲有關文

西泠橋畔兩蘇墳

海外飛來事有無

幾曾清淺似西湖

帶水拖泥便等閒

祇今妝點到湖山

人海逃禪儼上乘

埋髮地下又何曾

題曼殊上人獅子國造象

顧 悼 秋

玉像造從獅子國

應是沙恭達羅化

妙
性靈迴向法華天

瑰奇微妙此才傳

題曼殊上人墓摹本

顧 悼 秋

春山惹露千花媚

殞塔喧風衆草芳

鄰與小寺君復處

百靈光怪水天長

亞子見貽曼師全集三冊歸而閱
之隱几而臥夢大師來娓娓清談
如在江戶時也醒作兩絕以紀之

徐 忍 茹

朦朧握卷坐中宵
幾年不見著書人

涼月空庭花落滿
今夜依稀夢來館

回憶當年蘇季子
祇憐往事如流水

窮途賴汝慰酸辛
贈我遺牋墨尚新

曼殊去世忽忽十年溯念故
人墓草已宿把酒問天但增
忉怛聊寫四絕乞亞子正之

平 智 礎

悠悠萬里事孤征

學佛難拋一縷情

漫說天涯淪落恨

半生哀怨杜鵑聲

一片山嵐水似煙

白雲深處共流連

心靈了得生兼死

風雨瀟瀟證老禪

人世坎軻感慨多

心如古井不生波

無邊清怨歸何處

腸斷江南子夜歌

附錄下第五百〇九頁

錢唐策馬憶當年

回首蒼茫太可憐

詩畫飄零蘇子谷

遺篇端賴故人傳

戊辰冬殘陳仲光先生由臨浦郵
賜曼殊全集爲柳亞子先生新近
編輯者擬讀一過適友人有書付
印促繕字念萬鎖日伏案不能把
卷浴佛後一日陳君書來索題曼
集憮然久之率爾以應知不足以
爲表彰助也幸恕我憊

釋 萬 休

遽廬大夢場	顛倒循斷續
造物慣弄人	生死成桎梏
聲色名利染	中人勝醜毒
<u>扶桑</u> 此子遺	與佛爭忍辱
嗟彼生不辰	稚子逃塵俗

附錄下 第五百十一頁

八苦窺一斑	未必解六欲
賢哉 <u>莊</u> 湘師	作育方升旭
奇才本天縱	五穀誰能贖
著作浩烟海	等是羽衣曲
國士樂與游	悲哉 <u>卞</u> 和足

(聞曼五齡卽不容於蘇婦，令人憤慨。)

超然謝時人	<u>遲</u> 錫留芳躅
皎皎雞羣鶴	<u>雪</u> 鴻非 <u>弄</u> 玉
中原徒徘徊	曇花現金粟
詩畫不可沒	<u>柳</u> 侯愛才篤
<u>希</u> 文與 <u>日</u> 禪	<u>宋</u> 漢當遠矚
<u>政</u> 墨殊不倫	史策非祕籙

(始皇爲呂出，武后爲子蒸。)

卓爾 <u>魯</u> 男子	胡爲世界局
衆醉子獨醒	生芻我一束

附錄下 第五百十二頁

把卷不見人	遯世一何促
殘年臘鼓催	雪放梅花綠
索詩雁帛來	一翦西窗燭
九京 <u>玄瑛</u> 知	聞之或予勗
<u>孤山</u> 一片土	天風送香酷

讀燕子龕遺詩作并呈翔鶴兄

馮 至

月下開遍了
幽美的悲哀花朵。
我想化作一泓秋水，
月影投入水心——
花朵都移種在
我的懷裏！

弔 曼 殊

陳 翔 冰

昨宵夢到西冷荒郊，
一片枯野一個墳道。

樹上啼着夜半的寒鴉，
詩僧扶杖脂淚染袈裟。

曼殊！曼殊！不須和淚看碧波，
孤山梅雪反映你生前坎坷！

嗟你白馬投荒時的懷抱，
燕子孤征繞海嶠而哀號。

附錄下第五百十五頁

而今！而今！紅葉不掃，
疏鐘日暮：誰慰寂寥！

詠 皇 娘

Y H

香港皇娘講舍開

域多利亞育人材

舍情欲問蘇和尚

可是珠簾寨裏來

附錄著作者名號籍貫考

章炳麟——又名絳，號枚叔，太炎，別號末底，末公，荊漢閣主，浙江餘杭人。

劉師培——又名光漢，號申叔，少甫，無畏，江蘇儀徵人。

何震——號志劍，江蘇儀徵人，劉師培的夫人。

河合氏——日本人，曼殊的母親。

周作人——號豈明，浙江紹興人。

蔡守——又名有守，號哲夫，守一，成城，寒瓊，別號蔡八，廣東順德人。

佛萊蔗——W. J. B. Fletcher. 一譯苻佑之，亦

稱佛子，英國人。

柳無忌——江蘇吳江人。

飛錫——日本金閣寺僧人，疑出曼殊假託。

章士釗——號行嚴，秋桐，孤桐，別號爛柯山人，湖南長沙人。

陳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號仲子，獨秀，別號熙州仲子，獨秀山民，安徽懷寧人。

胡寄塵——原名懷琛，號季仁，安徽涇縣人。

魏秉恩——未詳。

梁社乾——廣東人。

毛常——號夷庚，浙江紹興人。

飄零生——未詳。

鄭江濤——未詳。

黃嘉謨——福建人。

附錄下 第五百十九頁

盧冀野——江蘇江寧人。

戴啓鈞——號公權，江蘇下邳人。

胡韞玉——號樸安，頤民，安徽涇縣人。

柳亞子——原名棄疾，號安如，亞廬，江蘇吳江人。

王德鍾——號大覺，玄穆，穆堂，江蘇青浦人。

傅熊湘——又名尊，號君劍，屯艮，鈍根，鈍安，湖南醴陵人。

惺 斤——未詳。

黃沛功——廣東香山（今改中山）人。

馮印雪——廣東香山（今改中山）人。

馮秋雪——廣東香山（今改中山）人。

章 父——未詳。

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吳興人。

周瘦鵑——原名國賢，別號紫羅蘭主人，江蘇吳

縣人。

段菴旋——湖南城步人。

蕭九重——湖南巫城人。

高 燮——號吹萬，時若，寒隱，黃天，江蘇金山人。

黃 侃——號季剛，運璧，病蟬，病禪，別號曠處士，湖北黃陂人。

狄 膺——號君武，江蘇太倉人。

鄧秋馬——廣東順德人。

鄭逸梅——別號紙帳銅瓶室主，江蘇吳縣人。

費公直——原名善機，號天健，一瓢，江蘇吳江人。

汨紅生——未詳。

馬仲殊——未詳。

顧悼秋——原名无咎，號服媚，江蘇吳江人。

附錄下 第五百二十一頁

- 陳 樗——號越流，藥叉，浙江諸暨人。
- 諸宗元——號貞壯，真長，大至，浙江紹興人。
- 陳去病——號佩忍，巢南，病倩，江蘇吳江人。
- 楊鴻烈——雲南人。
- 張定璜——號鳳舉，湖南人。
- 田 漢——號壽昌，湖南人。
- 熊潤桐——未詳。
- 馮 至——未詳。
- 葛克信——江蘇如皋人。
- 羅建業——廣東四會人。
- 陳學昭——浙江海寧人。
- 何世玲——未詳。
- 影 心——未詳。
- 銘 彝——未詳。
- 顧醉莢——未詳。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

高旭——號天梅，鈍劍，劍公，慧雲，慧子，江蘇金山人。

楊德鄰——號性恂，湖南長沙人。

汪東——號旭初，夢秋，寄生，江蘇吳縣人。

于右任——號伯循，騷心，別號神州舊主，陝西三原人。

周然——號南陔，貴州人。

菊屏——未詳。

包公毅——號天笑，朗生，江蘇吳縣人。

鄧莪孫——號繩侯，安徽懷寧人。

劉三——號季平，別號江南，江蘇上海人。

黃節——號晦聞，廣東順德人。

張傾城——又名洛，廣東合浦人，蔡守的夫人。

葉楚傖——又名葉，號小鳳，江蘇吳縣人。

附錄下第五百二十三頁

潘飛聲——號蘭史，老蘭，廣東番禺人。

景耀月——號秋陸，太昭，帝召，山西芮縣人。

鄧萬歲——號爾雅，廣東東莞人。

陳 蛻——原名彝範，號蛻齋，夢坡，湖南衡山人。

姚錫鈞——號鶴雛，雄伯，江蘇松江人。

馬駿聲——號小進，夢寄，廣東台山人。

林百舉——號一厂，廣東梅縣人。

俞 鏗——號劍華，一粟，江蘇太倉人。

鄭之蕃——號桐蓀，焦桐，江蘇吳江人。

程演生——號總持，安徽懷寧人。

方守彝——號倫叔，別號賁初居士，安徽桐城人。

田 桐——號梓琴，玄玄，湖北蘄水人。

邵元冲——原名庸舒，號翼如，玄中，中子，浙

附錄下第五百二十四頁

江紹興人。

黃鈞——號夢蓮，湖南醴陵人。

林之夏——號秋葉，涼笙，亮生，別號GR生，

福建南安人。

沈兼士——浙江吳興人。

李光——號少華，思聲，安徽太湖人。

楊庶堪——號滄白，天隱，四川巴縣人。

陳寂——未詳。

黃懺華——廣東順德人。

汪洋——號子實，影廬，安徽旌德人。

普陀太虛——未詳，不知是否現在上海蕪湖法苑

的太虛？

劉復——號半農，江蘇江陰人。

凌景埏——號老聃，江蘇吳江人。

秦錫圭——江蘇上海人。

附錄下 第五百二十五頁

王繼章——號西神，尊農，江蘇無錫人。

趙藩——號石禪，雲南人。

陳小蝶——浙江杭縣人。

張根仁——未詳。

何俠——未詳。

高麟——未詳。

謝鵬翰——未詳。

蔡髯青——未詳。

田興奎——號星六，湖南鳳皇人。

田名瑜——號介石，湖南鳳皇人。

嚴既澄——又名鏗，號鏗堂，廣東香山（今改中山）人。

葉么鳳——原名啓華，廣東人。

無畏——未詳，但不是劉師培。

萍質——未詳。

孫 黠——號黠公，廣西桂林人。

馮趙冰雪——號連城，廣東香山（今改中山）人。

區植楷——廣東人。

任白浪——江蘇宜興人。

黃海章——別號黃葉。

朱雲光——號靈修，江蘇吳縣人。

鐵 翹——未詳。

黃開宗——未詳。

唐大圓——未詳。

張昭漢——號默君，涵秋，別號慧觀居士，湖南湘鄉人，邵元冲的夫人。

黃佩曼——號薇卿，浙江諸暨人。

楊霽雲——江蘇武進人。

今 雲——未詳。

附錄下第五百二十七頁

劉大白——浙江紹興人。

徐忍茹——號蓋愆，別號默默村人，浙江嘉興人。

平智礎——號復蘇，浙江紹興人。

釋萬休——號竟菴，湖南長沙人。

陳翔冰——未詳。

Y H——未詳。

校後雜記

曼殊全集五大冊，快要完全出版了。在兩年有半的光陰中，這一千九百餘頁的材料，由搜集而編纂，而鈔寫，而校對，一手經理的我，到現在總算是完功大吉。

在此五冊以外，陸續搜集到的稿子，有曼殊的遺詩十首，書札廿六首，還有他人關於曼殊的作品三四十首。這些，我們想另編一冊曼殊餘集，繼續出版。

曼殊的血統問題，我們是根據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而主張的。但最近和我們通信的，有曼殊的堂弟蘇維驤，表兄林紫垣，舊友馮自由諸人，他們都以爲曼殊是香山蘇傑生的親生兒子。此問題現尚在繼續調查及研究中，一切材料，當在餘集內發表。

附錄下 第五百二十九頁

蕭紉秋處，藏有曼殊的畫稿二十四幅，雜記四十二頁，以及照片，墨蹟，戒牒，袈裟等等。這些，我已向他借來攝影製版，編成曼殊遺蹟一冊，交北新書局印行，大約在兩個月以內，總可以出版了。

有一位不認識的朋友，從北平寫信來給我，他說：“你編印曼殊全集，賺錢不少，可以拿點出來修理修理曼殊的墳墓。”謝謝這位朋友的好意吧！曼殊全集，編是我編的，印却由書局去付印。版權我已送給書局，除掉收還編輯費二百五十元，略償兩年來工作時的耗費；并取書二百多部，分送曼殊的朋友外，我並沒有享受抽收版稅的權利。所以賺錢與虧本，完全是書局方面的事情，與我無涉，特此聲明。

順便報告一個消息給讀者諸君，曼殊的墳墓，聽說已由葉楚傖函商張靜江，交西湖博覽會妥為修理了。

一九二八，一二，二七，編者記。

